

附錄：訪談整理稿

訪問整理逐字稿說明：

一、開頭大寫英文字母(如陳)即代表受訪者，接續的阿拉伯數字代表訪問

日期(如 950201 即 95 年 2 月 1 日)

二、訪問方式，以訪談者(姓氏陳粗體字代表)以對談問題方式，請教受訪者(以受訪姓氏代表)

編號：1 號陳 950212 2006.02.12 陳 AM10：00 訪問廖君

陳：今天是 2 月 12 號，我跟苗栗縣造橋國小廖君做舞龍的訪談，現在就先請廖君幫我們說明傳統舞龍的發展特質。

廖：傳統舞龍一開始我們比較傳統性的民俗舞龍方式，一般來講傳統舞龍既然是標榜傳統，所以有一定的模式。剛才跟陳組長報告說，像傳統舞龍有所謂的儀式型動作；就是有一定的規矩，比如說逢廟的時後就要做膜拜的動作，像最基本的，傳統龍在表演的時候，他一定要先做一個所謂三拜禮的動作，一方面表示說他很虔誠的來敬禮跟各位表示敬意，另外一方面是他們武術武德的發揚，這個很重要；另外，傳統舞龍因為每個地方不太一樣，應該要結合當地的民俗活動來做表現，但是在我們台灣部分，有所謂

的客家人、閩南人，這兩大族群裡面，有他們的舞龍的傳統模式，但是這兩個傳統模式裡面，都不會脫離廟宇，那所以他們逢廟必拜，也有他們一定的規則跟模式。

陳：上述所講的這些，它的發展有沒有什麼傳承依據，或者是按照什麼習俗為依歸去展現，有沒有這種例子？

廖：我想最明顯就是苗栗的𤟖龍活動。以傳統舞龍來講，跟民俗結合在一起，最明顯的就是苗栗的炸龍活動，我們客家話叫𤟖龍活動。因為它有遵照六大科儀來實施，而且這六大科儀來實施完成以後，就是很標準的傳統舞龍，但是這樣的傳統舞龍，有些動作雖然不夠華麗、不夠漂亮，卻是必須的、不可省略的。

陳：那在舞動的時候，苗栗𤟖龍有沒有什麼比較特殊的動作技巧，或它必須要做的動作？

廖：我所知道的，苗栗的𤟖龍活動，他們活動比較簡單，因為他們純粹是客家先民在做所休閒活動所使用的，我舉幾個例子，據我所觀察有幾項，第一個就是，行禮的動作。行禮的動作一般來講，都是頭穿過龍身以後，他的尾巴在後面，這就是所謂的神龍見首不見尾，這種來行參拜禮，這是一個信仰特殊動作。另外他們有一個動作，叫做甩龍頭，整條龍呈現一條直龍，龍頭連續同一個方向連轉十幾次，再從十甩回來，這個動作是代表說，這是像我

們一般動作叫做龍頭發威，他就是讓龍頭更活靈活現的意思。另外還有一個就是，客家人在進行廟裡或莊頭裡的拜訪時所表演的動作；這個動作一定是把龍尾高舉，龍尾跟倒數第一節龍個高舉，龍頭從那邊穿出去，這是他們最基本的動作，這是在我們中國人叫做，神龍擺尾，意思是告訴人家：我已經結束了，我要離開了的一個動作。另外還有一個很特殊的動作，客家人叫做，龍找珠的動作，客家話叫做尋珠的動作，那很特殊，龍珠可以暫時消失，只看到龍頭沿著龍上下點動、移動，作出尋找的動作。這些是客家人經常會做的動作，我就舉這幾個例子。

陳：傳統龍在開光的時候要拜四方，如果有好幾條龍開光同時開光時，是有所謂的開光程序；譬如說我們第一條龍去拜土地公，第二條龍就是沒有，就是直接用雞血，點眼睛點身體，然後拜四方；我還有聽說，就是苗栗撈龍開始的時候，他也有拜四方的儀式，我不知道說這一部分，跟傳統舞龍有沒有什麼關聯？

廖：據我所知，苗栗舞龍活動，沒有聽說拜四方。苗栗的舞龍就在當地的廟裡，就比如說民眾他做了一條龍，距離他最近的廟宇，一般對客家人來說是土地公廟，就在土地公廟那邊開光點眼。因為他總認為說，拜完再到土地公廟去開光點眼以後，當地的土地公廟會准許他舞龍，也趁這個機會祈求天上的神龍附身在這條龍身

上，然後讓這條龍加持這個地方，讓所謂的吉祥喜氣，跟所謂的驅邪避兇的概念帶給地方，這我所看到的部分。但是苗栗撈龍的開光點眼，有一定的儀式，而且不是只有點睛，他是從龍頭點到龍尾，相關的儀式，有他一定的動作。至於所謂的拜四方，或大小的部分，在閩南人的部分可能有，但是客家部分我沒有看到。

陳：還有一個動作想求證一下：當龍在表演時或是要去炸龍時，龍頭要先向後面轉擺尾，好像顧及後面這樣子，是不是有那個動作？

廖：這我沒有聽說，但據我所觀察，他們在做開光點睛的時候，點完睛以後要把龍舞動，在舞動的過程當中，龍頭龍尾同時擺動，所以至於是沒有頭朝向尾，我觀察是沒有看到，但是他們每次做完舞龍最後動作，一定是頭穿尾。

陳：那麻煩請廖君跟我們說明，就廖君你所了解，在競技龍的部分，有沒有它的發展特質或定義部分？

廖：競技龍，我想是一種現代舞龍，屬於比較現代的動作。我個人認為競技舞龍是結合現代所謂的競技動作，尤其把體育的影響把它變成競技運動，才形成所謂的競技龍。它的動作是很華麗，而且有點像競技體操一樣，把很多身體的動作，競技化的動作把它結合在一起，這樣會把龍表現的更生動活潑，尤其是人龍合一這個動作，很精緻、很完美，此外現在競技龍的造型也很亮麗，質量

來講也比較輕，所以會作更多更繁複及高難度的動作，這是競技龍它的特色，而且比較吸引人家，按照現代人的眼光來講，比較喜歡看這種比較繁複，而且比較漂亮的動作，競技龍有它推廣的優勢。

陳：再請教一下廖君，傳統舞龍跟競技龍實際上有他們的文化內涵，我想請教廖君：我們知道舞龍是團體的運動，傳統舞龍跟競技龍有它們一定的教育價值存在，請問廖君對教育價值這部分有沒有什麼看法？

廖：我覺得，傳統舞龍比較注重的是所謂文化傳承部分，至於競技舞龍，比較注重於競技層面，強調所謂的技術傳承的部分。如果站在教育的立場來看，這兩個都很重要。因為以體育發展的觀點來講，競技龍舞龍強調體育體適能的活動，可以讓我們的學生，因為藉著競技龍的表現，讓他的身體的體適能更加的完備，身體也會更健康。而以傳統的觀點來看，傳統舞龍就比較強調所謂的文化部分了。我想每一個活動，尤其是民俗活動中的舞龍，都有它文化傳承的重要面。那我所以希望說，一些會舞龍的孩子，在重視技術層面之餘，更應該了解舞龍的文化意涵，在他們了解舞龍的過程中，同時也了解生活上所結合的相關意義。像苗栗烤龍部分，是描寫客家先民對天地的尊敬與感恩惜福，甚至發揮村與村

之間團體合作精神。這些意義都應該賦予在舞龍活動上，讓孩子們了解。

陳：我們知道傳統舞龍跟競技舞龍在推動與發展時，實際上都跟宗教信仰有些關係。譬如說我們學校的舞龍，若去表演的場地是廟宇的話，我們會行個禮，我想這可能跟宗教信仰有點相關。請問廖君對傳統舞龍跟競技舞龍在宗教信仰這一部分，有沒有什麼看法？

廖：其實站在宗教立場，只要是對我們社會老百姓社會正義有關，我們都肯定他的存在。至於我們的舞龍活動，是我們相關信仰之一跟宗教結合出來，發展出一項重要活動，因為有神所以我們才舞龍，我們來感謝神明，那可能跟我們道教比較有直接關係。我覺得學校舞龍隊，包含傳統舞龍競技舞龍，如果經過廟行個簡單的朝拜禮，我想對學生也是一種喜事，因為那是一種跟感恩惜福、感謝的意思，我覺得也無可厚非。但是我們就不要落入乩童式的舞龍，也就是漫無目的的亂舞，會讓人覺得過分迷戀在宗教裡面，就會有一點乩童的方式，這我最無法認同。所以我覺得在傳統舞龍裡面，對宗教信仰的部分，好的我們要維持下去，不好的我們就要廢除。對學校學生來說，應該是屬於正面的傳承；在所謂舞龍過程當中了解我們的文化，了解我們的宗教，最後把自

己的人生觀，看的更透徹。

陳：再請教廖君，傳統舞龍跟競技舞龍對經濟跟觀光層面，譬如說像苗栗撈龍他就是有觀光的價值，其實舞龍要有極大的經濟價值可能還沒有辦法有所成效，但可能可以從舞龍道具的製作或買賣來發展，這個部份市場也蠻大，可是據我目前所了解，在新加坡或是香港，他們夜光龍比賽是必須買門票才能夠去觀賞的，我不知道您對傳統舞龍跟競技舞龍在經濟跟觀光這一部份，有沒有什麼看法與見解？

廖：我們台灣的舞龍運動，確實比較落後一點，我們的舞龍運動人口不多，而且在我們的廟會活動裡面，舞龍只是所謂的裝扮式簡單的表演就結束了，像配角的感覺，而且沒有發展很精緻的活動，但現在不一樣，我看了卓蘭高中精緻的競技龍表演夜光龍表演，真的可看性很高，那如果站在競技的立場來講的話，我想目前為止我們若用舞龍運動來喚醒大家注意我們的運動，可能在經濟效益來講還沒辦法做到，但是在觀光立場來講，我想觀光是一項很重要、可以吸引人家來看的一個重要的行銷模式，如果每個地方就像苗栗撈龍就很好了，如果說你沒有推展這項觀光活動的話，人家不知道那你的特色也沒有辦法宣揚你的文化，所以我覺得觀光有必要性，但是在實施觀光這種行銷活動的時候，可能要重視

不要忽略掉我們相關活動文化內涵，要不然就會變成商業利益，來傷害我們文化利益，我一直強調說，這些活動要重視我們文化內涵，讓我們當地人了解，甚至讓外地人知道說我們做什麼，至於文化層面，我覺得應該融入於經濟跟觀光層面。

陳：再請教廖君第四個問題：就是傳統舞龍跟競技舞龍在政治與族群的部分。在我參與舞龍活動當中，以新加坡為例好了，新加坡因為族群的關係，舞龍的組成份子大多數華人，在台灣，除了客家撈龍是屬於客家文化之外，大多數是閩南人，外省人比較少參與，可是我們不能否認，其實舞龍這種技巧，它是從大陸傳過來的，不知道廖君對於舞龍在政治跟族群上的關係，有沒有什麼特別的看法？

廖：其實舞龍是一種運動，是一種舞龍之間的融合運動，我倒不認為是屬於特定的政治或族群，只要大家喜歡，不管你是那個族群，應該都參加這個活動，只是說，各個族群發展出不同的舞龍特色，比如說像器具、運動模式、或表現方式也好，但是最終來講，它均是屬於中華民族舞龍的一個層面，我認為，不管你是閩南族群，客家族群，或是其他族群，你終歸你自己族群裡面的舞龍模式，然後在呈現出來，就呈現你當地自己的文化，你呈現你當地自己的文化是你自己的特色，也可以吸引別人來欣賞你的文化，

這是比較重要的層面，所以我是認為政治跟族群來講，應該不能把舞龍混在裡面來談，謝謝。

陳：再跟廖君請教一個問題：我們知道傳統舞龍跟競技舞龍，在舞龍的時候都需要很多的人力的支援與參與，所以我們需要周遭的人來認同我們，剛開始在組龍隊的時候，一定會有人反對，有人認同，對那種社區認同的部分，請問 廖君你有什麼感受、感想，可以讓我們大家一起分享？

廖：我是覺得舞龍運動，既然是當地的一種運動，在我們把他納入學校裡正常的教育之下，他就是一種體能活動，也是一種體育教育。所以在我們造橋國小的話，我就希望說，我們學生藉著這個舞龍活動，一方面運動一方面鍛鍊體適能，此外，更重要的是傳承我們舞龍文化特色。那針對這文化特色的部分，我們有跟家長溝通，就因為家長認同我們的學校在推展這種傳承的教育，也認為他們的孩子發展運動方面的教育，所以他們大部分都認同；而且學校藉著這個活動，發展出學校的特色，我們也到地方上、到社區或相關廟會活動、或開幕的一些表演，所以他們一向都很認同我們。所以我覺得社區認同度的問題，是希望學校走進社區跟他們結合在一起，我想社區和學校就是一體。

陳：再請教廖君另外一個問題：有關性別意識的問題，在我們中華民

族傳統文化裡面，一直是有一種男尊女卑的觀念，甚至以前，我們認為龍是一種吉祥的好東西，所以在古代文化裡，龍是不准女孩子去碰它的。但從以前到現在已有所不同了，現在開始有女子龍隊的出現，只是說比較少，大部分都還是男孩子在舞，不知道廖君對性別意識這部份有什麼感想？

廖：站在教育的立場，我是覺得現在性別平等委員會都已經成立，不管是那一種活動，包含舞龍活動，我覺得不應該有性別差異，現在男生的體能比較好，體力比較強壯，所以他們舞出來的龍，確實比較剛猛比較活潑；但是我想也有比較柔性的舞龍隊出現，所以我覺得女生也可以參加舞龍隊，我覺得女生舞出來的龍，說不定會更細膩，而且更柔美，又是另一種舞龍的發展空間。在我們的傳統裡面以前的思想，男尊女卑的思想造成所謂的，女生不能去參與某一種活動，這種觀念應該改了，其實像學校教育男女都平等，我們也希望，不管是男生或者是女生，只要有興趣，而且自己也認為這個活動對他有所助益的話，我們都會鼓勵他來參加這種活動，尤其除了體能以外，文化傳承的部分，不管男生女生我覺得都應該來接受，謝謝。

陳：再請教廖君一個問題，有關傳統舞龍跟競技舞龍在錦標主義的部分，讓我們比較困擾。以學校來講，應該要有名次才可以跟校長

主任或者家長交代；以社會團體來講，要有名次才可以用這個名次作為招牌，來突顯出他的傑出，甚至會以他的金字招牌來去提高他的表演的價碼，不知道廖君對錦標主義這部份，有沒有什麼看法？

廖：所謂錦標主義，我把他稱為勝利主義，大家都認為一件事情只許成功、只許勝利。我想錦標賦予舞龍隊的是一種肯定，但是過熱的錦標主義，會造成大家的功利思想，所以變成說—我要名，我要利，如果是站在所謂的運動立場，這樣能夠刺激大家都參與的話，這一部分似乎可以放心點，但是如此吸引大家來突顯錦標主義的實施，也是會有問題的。因此，我個人看法是：假如錦標主義要實施的話，可以把獎項設多一點，不要只有一項而已，比如說你不要只有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你可以把它變成所謂的最佳團隊獎，最佳技能獎，最佳……獎，讓來參加的每一隊，都有最佳的團隊表現，但是這是屬於鼓勵性質的，我想當然除了鼓勵性質以外，當然你還是要有錦標賽的意義存在，畢竟我們的基層基礎打好以後，更要提升技術，提升技術我們就要靠錦標賽來提升，這樣整個活動才會更精緻、更有深度，而且更吸引人家來觀賞。

陳：我想，除了我自己所列的問題，還想跟廖君請教：你身為一個教

育工作者，在經營這樣的團隊時，會遇到很多問題，比如人事或者經費的問題、行銷的問題、或者運作的問題等等，請問您有沒有什麼感想能和我們做一些分享？

廖：其實每個學校，甚至每個社團，在推展龍隊確實真的很辛苦，因為每一個團隊裡面做重要的就是經費的問題，你有經費才能夠聘請師資，才能夠買相關的舞龍道具，甚至你要出隊比賽也要有車費，也要有餐費，很多很多的，所以覺得經費的贊助，可能是一個學校最頭痛的問題，那目前學校的部分，除了申請上面的補助以外，就要找地方社區家長或是我們要出去對外各種表演賽，來收取一些紅包來維持，這確實是比較辛苦的。那另外第二個部分，就是相關的技藝部分，我想每個學校有每個學校的瓶頸，應該要開發出屬於我們更優秀更亮麗的動作，如果可以把他每個學校團隊，或是每個教練時間結合起來，在開發出另外一套教材，那應該也是很不錯的教學內容，但是我覺得經營一個龍隊，不是在乎他所謂的勝負或是說他的經營之道，我倒覺得舞龍只是一種技術動作的傳承，我要一直強調，站在教育工作者的立場，我們要強調所謂的舞龍背後的深層文化意義，因為這些東西，是我們中國人的民族精神的演化，讓學生知道為什麼要舞龍，舞龍代表的意思是什麼，那舞龍不只是只有舞龍，那舞龍的圖騰標誌、舞

龍的特徵，跟我們的生活結合，包含美術、工藝、飲食等見解，各方面都有他相乘的意義，如果我們多讓學生去了解這些的話，就不是只有舞龍技術這一項，而是整個舞龍文化的生存。

陳：再跟廖君請教第一個問題：台灣的舞龍發展，在目前我個人感覺是比較混亂的，也就是說沒有一個領導者，導致台灣的舞龍運動，大家各自發展沒有統整，誰也不服誰，這是一個嚴重問題。

第二個問題：台灣有很多相關的民俗活動，在大節慶的時候，舞龍舞獅團會跟商家要紅包這個情形；因為日前去新加坡作舞龍活動訪查時，發現實際上他們是有一個全國的武術總會在管理，龍獅團必須拿到他們所核發的執照，才可以在一般的坊間商家跟人家行禮、祈福、要紅包；而且他們在作表演的時候，是很慎重的，他們每一場表演如果說有獅子的話，大概是二十分鐘，如果有龍的話，大概會表演到四十分鐘，那所得到的酬勞，大概是八千塊到三萬塊之間，而我們台灣很多的小團體，沒有經過核准管道，只是隨便去跟商家搖個兩下，就跟人家要錢，相對的商家也不會給你很高的酬勞，只給個一兩百的。不知道廖君，對於民間社會的這一部分有什麼看法？第三個問題想請教：因為廖君實際上從事舞龍運動已經很久了，你對台灣舞龍運動還有什麼期許？

廖：第一部分，我覺得台灣的舞龍運動，真的是多頭馬車，每個單位

都想自立為王，都想發展出自己的一套，我是覺得，我們的政府機關，相關單位，應該有一個正統單位，來組織一下，這樣才能夠把整個民間的相關的團隊作一整合，而且我們經過政府機關，由他們訂定相關規則以後，我想大家都有遵循的依據，這樣推展舞龍活動，可能會比較好，尤其是在所謂的技術層面，大家統一以後，有所遵循的規則，而且舞龍運動當我們量化以後，有所謂的正式錦標賽、有相關的觀摩賽、有相關的展演活動，把所有的團隊都集結起來以後，按照我們台灣省各地的發展，舞龍的時候，擬出了在當地表演以外，你可以到外面去表演，巡迴活動的表演，這樣統合來講，龍隊給人家的感覺，就是比較正式的，這是第一個部分。第二個部分，我想很多龍隊，不是只有龍隊，其他隊伍也是一樣，在過年的時節當中，龍是吉祥的動物，我想到每家每戶去，大家都會喜歡，而且也趁這個機會，跟大家拜個年，這我很贊同，但是問題是說，要經過規劃，而且有經過訓練的隊伍來的話，我想大家會歡迎，我也覺得很好。但是很多地方上有一些不太好的團隊，隨便湊一湊的團隊要跟家人要錢，我覺得這很像乞丐的行為，如果站在我的立場，我覺得很可恥，既然我們是跟人家拜年，跟人家要收取紅包，我們要有相對的價值給人家，所以我也希望說，像剛才我們陳組長講的，應該有正規訓練，

而且訓練出來的這一套，讓人家真的很佩服你，可看性很高，讓他給錢給的心甘情願，那這個部分，我覺得台灣真的要好好的規劃一下，就像苗栗撈龍活動一樣，也有類似像這種情形發生，我們也建議相關單位，一定要有點過晴，而且有一定的執照給你的，你才去支援我們做相關的活動，這樣民眾的接受度就會比較高，要不然就一般人看到龍隊來，鐵門就拉下，就不讓你龍隊去拜年，這真的是心裡面一大感慨，我希望說，這些舞龍隊，所有的民俗團隊，要給人家拜年，要收取一定的紅包，一定要有相當的技術水準，讓人家肯定，那最後我是覺得，站在我一個教育工作者的立場，我看我們苗栗縣的舞龍，其實到有時候到外縣市，看其他學校的舞龍，我很肯定就是舞龍部分，大部分在國小生根比較多，到國中高中，甚至大專院校，幾乎就很少，是很可惜，那我個人是期許，如果所有的舞龍隊，他們都能夠有一個目標，就是站在傳承的立場來講的話，我想大家都做的很好，那如果說，你只是一味的想說，我要爭權奪利，我要取第一名，那就會演變所謂的功利主義，我覺得這樣不太好，我是建議說龍隊，第一個要讓小朋友玩舞龍，要讓他玩的很快樂，小朋友玩的很快樂的話，他就去參加，所以我站在教育工作的立場，我希望國小設立來講，國小的小朋友，他們參與舞龍隊的話，所有老師跟所有

家長都要支持他，我們先不要要求所謂技術層面，先讓小朋友玩的很快樂，這是一條快樂的龍，才能讓帶給大家有快樂的感受，謝謝。

陳：再跟請廖君教一下，像我們在參加一些國外性的比賽，他們都有習慣寫套路表，我們台灣在這一方面可能很弱，那你覺得說我們如果來實施這種套路表的話，你覺得可不可行？

廖：如果站在量化立場我是贊成，因為我們裁判，有所依循，跟你的套路來評分，這是很好的動作，在前兩年的時候，我有實施過，當時我是當苗栗縣民俗體育競賽的裁判，我們要求武術的各個團隊，把套路表寫出來，但是很可惜，也有很多學校的教練寫不出來，這是一個缺點，這個部分，如果是競技龍的部分，它有一定的規則，固定的模式的話，規定的動作的話，我想他可以寫的出來，因為目前我們台灣沒有把相關的，就像舞龍好了，沒有把舞龍的動作標準化，分為所謂的A B C D級，所以很多教練沒辦法寫出來，這是第一個部分，第二部分，如果不是競技龍是傳統龍，傳統龍的話，你要把他量化，寫他套路動作的話，可能因為每個地方都不同，所以他的動作的名稱也不太一樣，所以對裁判來講，他可能就是一大考量，所以站在我的看法，如果我當裁判的看法，我是覺得只要套式可以量化的話，都應該寫套路表比較

好，但是依傳統的舞龍部分，可能就只有站在觀摩的立場來寫。

陳：好，那我說我們今天謝謝廖君，給我們所作的訪問及說明，謝謝！

編號：2 號 王 950302 2006.03.02 PM03:00 訪問王君

陳：今天是 95 年 3 月 2 號，我們在雲林縣斗六市，訪問王君，因為王君辦理舞龍跟舞獅比賽有非常卓越的經驗，那我們特地今天來請教他。王君參與舞龍多年想跟你請教，傳統舞龍的特質跟定義，王君能不能幫我們說明一下？

王：那我想先從傳統的舞龍的一個觀念，讓我們大家先了解一部分，傳統舞龍是從農村文化中衍生出來的，因為我們是以農立國，所以它的道具、它的文化也比較冗長；我們也都知道其實民間的舞龍反而比軍中來得少，最早是 44 龍隊，我們在國慶都可以看得到，那因為傳統舞龍本身的特質大、重、氣派，當然他表現出來的定位也是設限在所謂的國家慶典中，因為它代表了君王、富貴，所以說它一方面是在國慶時表演給我們國家的總統、副總統這些政要來觀看的，所以那時候我們當地的舞龍，以那時候的一個特質來講，他就是表演給所謂的重要人士特定的一個觀賞，除了這方面之外，在民間的玩耍大部分的定義是在廟會活動，透過所謂的慶典、當地的迎神重要的賽會，在活動期間特別加以訓練的，其實真正在於活動當中是以軍中為主，尤其是 70 年代之前，在軍中幾乎是每一個師，每一個部隊都有舞龍隊，他們那時候還有所謂的國軍的藝工大隊，他們有一直在傳承所謂的舞龍技藝，所以

說他們那時候的特色只在於說它可以表演就好了，他們不會去計較它技術的一個層面，那當然它沒有技術的層面。對於說我們台灣來講，我們把舞龍其分為南北兩個層次的龍—南龍、北龍；南龍差別在於舞的變化比較少，因為南龍位處鄉下地方，那時候政府重北輕南，所以南部技術在那時候比較受制於教練的一個層次，所以他表演的方式遊走於所謂的蟠龍、穿節，甚至很少有所謂的跳節，只是基本套路而已，沒有什麼重要的步伐；但是北龍的話，因為有一個教練，資訊部分比較發達，透過我剛剛所講的44龍隊，因為要表演給總統府及高官來看，所以他有一些改變，重要的特色他有表現出來，增加一些技術的動作，那所以說他們動作就比較花俏，那因為他成立所謂的童子軍大旗的一個方式，應用在舞龍，所以說有人把他稱為童子軍龍，就是這樣子，因為他可以穿龍，造成我們現在看到的可以打結的一個方式，其實以傳統舞龍來講，幾乎是這樣的一個發展。

陳：那我們繼續請教王君：我們知道競技龍在台灣的發展的時間還不久，因為你也有在推動競技舞龍的比賽，包含辦了國際賽，想請王君談談你對競技舞龍的特質為何以及他們的發展？

王：好的，因為我們都知道台灣不是只有舞這個競技舞龍，那都是從新加坡那邊延伸過來，當然我們也不能武斷的說這個東西是別人

的，我們就不要發揚，或者是有所排斥，其實如果是一個好的技術，我們都可以延伸到國內，並加以發揚變成我們自己的東西。

在我們台灣的傳統舞龍，他的特質雖然是重、長，但是它在氣派上有一定的樣子，那如果我們現在把競技龍延伸，也能夠加入傳統舞龍，當然不是不可行的。競技龍它最主要稱為競技就是將它的技術套入標準化、規格化變成說大家都可以去模擬，甚至可以推作正式比賽用的，那當然包括我辦了兩三次的國際比賽。我們也都知道，它有分成所謂的日光龍，也就是俗稱的競技舞龍，其實日光龍不是新加坡那邊開始的，它來是所謂的夜光龍，那真正的競技的套路是從大陸那邊，他們將夜光龍的動作，用所謂的美式啦啦隊的方式更把它規格化，也推翻了我們傳統中一個人舞一節的觀念，他變成兩個人、三個人，五個人都可以舞這一條龍，雖然是短短的 9 節龍，但是他們五個人上去就可以舞一條龍。

陳：王君再請教你：我剛才從我們的對談當中，我似乎理解到，你說我們競技舞龍的動作其實起源是夜光龍的動作來加以改變，是嗎？

王：不是，其實是加以延伸的，90 年的時候，新加坡已經將夜光龍推展出來，那新加坡推展出來之後，大陸那邊把別人的東西改變成自己的東西，所以他們就研發了一套，因為是集權國家很好處

理，所以他們就透過其他的方式，演變成現在所所謂的競技龍。

那當然你說這個東西雖然是新加坡產生出來的，但是要真正把它發揚光大。那新加坡說這是我們的東西給你用，我們也要用一套，所以變成所謂的他就延伸出一個新的技術，他們就將原來夜光龍的動作，簡單的動作，又把它分成有難度的動作，所以變成所謂的現在也不惶多讓誰發明的比較早，沒有人能夠去說，到底是誰比較早還是技術比較厲害，其實如果以我們真正的一個了解，當然是新加坡發明夜光龍是不可否認，所以說他們競技龍是夜光龍延伸過來的，差別是在這邊，那競技舞龍它的一個特質本身它的速度，它們節奏，但是它又有用他們鼓聲來講，跟我們傳統舞龍不一樣，從我們傳統的節奏跟他們競技的節奏，它是用國際的音樂，來作為主要音樂，國際的我們都知道它的節奏都是很輕快，很明顯，而且有所謂的韻味展現出來，它的特質能夠展現出一條龍，很輕盈的，而且即像一條龍在空中飛舞的動作，甚至能夠透過單一的也就是說本來很重的東西，變得很小，但是也有一個現在可能要值得去注意的地方，就是說，因為現在像競技龍也好夜光龍也好，他們龍頭都太小，那變成舞起來雖然比較輕，比較快，但是有時候從遠地方來看，他就變成一條可能是蛇，那可能會沒有大方的展現，所以說很有可能我們在整個走向，可能會恢復到

龍頭會大，龍身一樣維持 13 吋或 14 吋這樣子，那龍頭可能會加大，因為龍頭加大的話會造成其他表演的動作，可能會有，那當然一個發明的特質來講，其實它有這樣的一個觀念存在，它還是有這樣一個觀念可以突破，它還是會挑戰這樣的方式，去改良，所以說它的特質是將傳統的兼顧，變成所謂競技發展的一個東西，有大家可以加以模擬、參考甚至加以衍伸的一個動作，那它的定義能夠所謂變成一個比賽，它的定義跟傳統舞龍不一樣的地方，它可以作為一個正式的比賽，因為你可以從它們動作當中，了解它的好與壞，速度的快慢都一定有，而且又不會常常去打結，踩節，這些都能夠看得出來，加上他的步，每一節、每一節都一樣，那當然競技舞龍在台灣來講，我剛剛有講過不能是別人的東西我們就不用，因為我們去登上國際的舞台，甚至說以後有機會展到以後的，也還有不一定發展，所以說競技舞龍不管怎麼樣，它是一個力的展現，而且對我們現在表演發展，因為傳統龍來講它又重又大，造價又貴，那競技舞龍從原來的它造價也貴，到現在因為大家極力的推廣，所以它的價錢也會減少，所以說來推展競技舞龍，對學校來講，或者是社區，或者是我們台灣的一個水準來講，當然是絕對是有很大的一個幫助，當然氣派上沒有辦法，但是需要稍微透過這幾次的比賽，得到一個經驗就是，只要把龍

頭加以改良，可以變成比較誇大的一個型式。

陳：想請教王君，我們知道傳統舞龍跟競技舞龍，都有它們的特質內涵，舞龍有它們教育價值在，比如說我們都說忠貞愛國，或說它是團體性的活動，不知道王君對傳統舞龍跟競技舞龍在教育價值層面，有什麼看法？

王：那從教育價值我們可以，以比較簡單的方面，在我們傳統的教育價值，它除了有表達對君王的忠貞之外也對部隊也有教育意義，因為我們都知道是部隊，所以它會很忠實，一個口令一個動作，變成會讓我們了解說團隊的一個精神也好，甚至同袍之間的友誼，都是促進的一個溝通的橋樑，.所以針對它的教育價值當然是沒有話講，但是軍中你要推廣，只要軍中大力支持，什麼樣的活動都可以，但是，在學校來講他可能，比如說我們現在因為第一個它的造價高，頭又重，小朋友沒有辦法舞，你說高中也好，大學都不一定能夠舞起來，所以說它的教育是以傳統傳承為主，可能教育價值我剛剛所講的軍中好的形成之外，其他沒有辦法，但是在競技龍來講就比較不一樣，第一個它現在造價不貴，而且它的舞法有專業的技術動作，它要推展出來很方便，所以說它對小朋友，但是我們也知道不管它是傳統也好是競技龍，它最主要是講團隊精神，那你從小讓它們養成一個團隊的精神，那對它們來

講，我們人是群居的對物，它從小就能夠透過舞龍的方式，養成一個群居的教育，對他們來講，出社會的話，很容易跟人家相處，溝通甚至不會孤僻，其實對教育來講它是一個很有正面的意義，而且它不會展現出個人的一個主義而是群體教育，群居的一個教育，所以我覺得說不管是傳統龍也好，如果你能夠推展我們也不排斥，也加以鼓勵，因為到底傳統還是根本，只要你的舞得動多幾個人去，所以我們在推廣上面，也是保持傳統的東西，它的一些動作我們也會保留，但是新的動作，傳統的東西我還會保留，創新的我們還是要繼續，才能夠跟得上國際的路線，但是以教育一個重要的指標來講，教育價值來講，當然競技龍會比較有所謂的教育價值。

陳：再來跟王君請教一下，那我們剛剛說龍在中國它是一個傳說也好、圖騰也好，那實際上它跟宗教信仰都有某些層面關連，像我們帶龍隊，我們只要去廟裡比賽，只要到廟我們都是要跟祂行個禮，那我想說請教王君，傳統舞龍跟競技舞龍，在宗教價值層面這部分，我不知道有什麼看法？

王：其實我們不管傳統龍跟競技龍來講，我剛剛已經講過，因為我們是以農村社會為主，那廟會活動太多了，所以說大部分都離不開所謂的廟會活動，那以我們傳統龍來講，因為它跟廟會活動結合

非常重，而且它大部分，所謂的開光典禮，它都一定經過廟，來做所謂的開光點眼，包括我們很多的寺廟，它所謂開光儀式就是這樣起來，其實它跟宗教，我們都知道宗教給我們一個信仰的問題，平安的問題，心靈寄託的問題，所以說當它們來舞龍也好，因為尤其在 50、60 年代的時候，大家都一陣一陣，尤其像高雄內門，那麼多的民俗藝陣，他們那就是用陣，一陣就負責什麼陣頭，你這一陣負責什麼陣頭，變成所謂的傳統性的舞龍，我如果有辦法去舞那個陣頭，我就能夠證明我做過，所以說實在的，我只是舉高雄這個例子，全省只要是農業的縣市，幾乎都是這樣子，它都有這樣的一個功能，所以說它跟宗教跟信仰來講，絕對是相輔相成的，而且會讓人覺得說除了宗教給他們的信仰，覺得說舞龍除了可以健身之外，也可以作為神明跟我們人之間的溝通，答謝，因為它覺得說這尊神明，我們這個地方是這間廟，這間廟主神來照顧我們，所以我們可以替他工作，替他遊街作他的信徒，他會覺得很光榮，覺得說非常好，能夠帶動地方的熱鬧氣氛，廟會活動就是熱鬧，那你信仰就是要熱鬧，你沒有熱鬧你不像一個廟會活動，所以變成它潛在的意義來講，它對宗教信仰來講是相輔相成的，但是我們反觀競技龍來講那又更大，因為新加坡這些先民，雖然說這些先民完全是從大陸那邊移民過去的，他們更重視所謂

的廟會祭拜活動，那再來就是說，因為新加坡來講，他們是我們先民，都是一樣到那邊，所以他們在出陣的時候，他們的禁忌比我們更多，那他們因為一定要將過開光典禮，才能夠出門，甚至他們都附著在廟，所以說他比我們更加應用在宗教信仰之上，他們覺得非常的榮幸能夠舞龍，而且我們都知道，龍是一個帝王的象徵，能夠舞到等於說他們能夠富貴，能夠比人家高人一等，所以說他們在這樣的一個層面來講，他們不輸我們台灣的傳統舞龍的一個在宗教信仰上的這麼一個密合的關係。

陳：那再請教王君，那我們剛剛說傳統舞龍跟競技舞龍，它發展越來越好，相對它有些經濟跟觀光價值的層面，像傳統龍部分，像我們在台灣比較有名是苗栗撈龍的部分，競技舞龍部分包含說，香港跟新加坡它們在比賽夜光龍的時候很亮麗，那我不知道王君對於競技舞龍跟傳統舞龍它的經濟跟觀光價值層面有什麼可以跟我們聊的？

王：那我想一個活動來講，他主要是有正面的意義來講，甚至有他的一個能力的範圍，那這個能力就是說它能夠印證出來什麼樣的一個東西，那我們傳統舞龍來講，雖然是屬於傳統式，但是因為它有一個造價，所以還是傳統這些老師會做，那做的時候它的價錢它也會隨著這樣的一個來展現出來，而且現在，說慶幸也好說這

個悲哀也好，因為苗栗的撈龍的方式，舞沒有幾天就收掉了，其實這是對神明，因為如果我們剛才牽扯到宗教來講，是不禮貌的，人家所說的請神容易送神難，你請沒多久就要把它收掉，那當然來講，這是所謂的地方它的觀念，主要是它作為娛樂性質，我們把它當作是娛樂性質，那娛樂性質在經濟方面來講，它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展現，又可以有這些意思，又可以稍微賺一些錢，能夠提升經濟，算是地方的一個特色，辦活動地方有經歷到，但也可以讓人知道說，其實舞龍不只有這樣的一個正式的比赛，它有所謂的廟會活動，當作過去的能夠作為當地觀光，來做一個結合，那當然這方面是可以的，只是說你競技龍有可能會不一樣，競技龍它的經濟價值，第一個，因為競技龍不比傳統舞龍，因為傳統舞龍它的結構比較勇比較耐，它頂多是調龍節就好了，但是競技舞龍因為它比較鮮豔，造型，要短小精幹，但是因為它的布，因為它用畫的，所以說因為它整個動作不是傳統龍一樣，傳統龍可以慢慢，競技龍它要快，它在地上磨損的機會太高，所以它的磨損消耗比較高，所以說它的經濟價值就會比較快，比較快又要去買一隻新的，當然一樣它會一直換新，那當中它就對經濟有幫助，但是你如果一個很好的表演活動，就像新加坡也好香港也好，它們辦夜光龍日光龍比賽都是有門票的，台灣因為它不是屬於台灣

本身的一個東西，所以說，我們還沒有辦法那可能往後我們會朝向觀光的邁進，當然我們會慢慢的向競技龍的路走，所以我們會慢慢朝向一個表演方式，能夠吸引觀光，讓大家覺得說台灣的舞龍水準，除了結合新加坡跟大陸的競技套路，那一方面的東西，我們加上傳統的簡單的單一的動作，其實我們還是大有可為，他們用 9 節龍，我們一樣用 9 節龍，但是我們可以隨時加上幾節，要長也可以，那我們可以單龍、雙龍、三條龍，其實都有可能，所以說它在觀光來講它主要能夠結合，一些民俗活動甚至所謂的地方的一些大大小小的活動，甚至所謂的一些鄉鎮市長，縣市長的就職或是當地的一個農產品的特產，都可以表演，所以人家說，其實我們舞龍來講它跟舞獅一樣，它也是很有味道的東西，這個東西就是熱鬧，那熱鬧就是，鑼、鼓、鈸又是屬於我們華人的特色，一個來講，它延伸很多東西，都是跟龍有相關的，那龍跟獅差別在於說，龍還有在 12 生肖裡面，所以就我們在龍年，或者是有一些跟龍扯上關係的，它都可以來做，它有它的經濟效應，又比獅還要高，所以有關龍的東西，它都可以附屬品相關的都可以來做，講歸講它還有一些紀念品都可以跟龍扯上關係，所以說差別就是在這邊，它的經濟它的觀光其實都是很有大的幫助，我們如果在表演方面，你如果技術好，你在觀光你說像很多的一些宗

教博覽會、大學相關的大活動，都有所謂的一個舞龍的表演，其實它還是具有所謂的觀光上加分的需要，所以對觀光來講主要先講政策，在政府推動之下，我想對我們的觀光還是有很大的幫助。

陳：想跟王君請教第四個問題，就是說在競技舞龍跟傳統舞龍的內涵當中，有關政治跟族群部分，像新加坡它是多種族人，在舞龍都是華人，那在台灣部分，這是我個人感覺，就是說苗栗的客家龍之外，其它的大部分都是我們閩南人在舞，外省人可能沒有在舞，那就是講難聽一點，舞龍應是從大陸傳過來的，王君對政治跟族群這一部分有什麼看法，甚至包含說政策部分？

王：那我想我們在政治來講，我們都知道現在是所謂的綠色執政，綠色執政就是所謂的台灣孩子化身，所以苗栗撈龍的形成，當然也有這樣的一個觀念的存在，但是其實真正來講，苗栗並不是客家龍，龍其實還是屬於我們台灣本土的這些人在舞，只是說因為它是客家村落，那我們都知道，客家人很喜歡勤儉，而且它們很注重勤儉，所以它們在 24 號送神，他們整個就是到元宵都是小過年，所以他們利用那段時間，做所謂的民俗推廣方面，他們把這一方面表現出來，那我們也都知道其，因為這個綠色執政之前的，是所謂的藍色執政，因為換了這些都是所謂的外省族群，那外省族群他們所謂的，講難聽點他們不敢跟帝王來相撞，但是因為他

們有所謂的兩廣，我們大部分都是比較喜歡兩廣，從政府播遷來台之後，就台北的後備軍人系統，他們都是以龍為主跟獅子為主，但因為他們比較喜歡獅子，為什麼，因為獅子帶有喚起民族意識，所以說他就可能比較喜歡獅子，這都是外省族群它比較能夠跟兩廣比較契合，所以說推廣廣東獅會比較多一點，那因為加上廣東獅的造型比我們本土的台灣獅這些還要花俏可愛，動作也比較多一點，所以說因為外省人是比較喜愛，他們比較能夠接受這方面的事情，所以相對的他對龍就會比較不贊同，那現在我們不管它是政治也好它是整個族群來講，其實這些東西就是屬於我們的東西，其實你可以把它定位說就政治，就是一個關係族群在，其實我認為現在我們應該不分族群，而把這個能夠讓我們的子孫了解到這是我們祖先留下來的，那我們把它加以傳承，讓我們到為了我們國家的世世代代，都能夠傳承我們的這些民俗技藝，第一個能夠強身，第二個能夠傳承，第三個要能夠讓大家知道我們都是龍的傳人，世界各國都知道我們都是舞龍舞獅的傳人，其實這樣把它定位，不要再把它硬要跟政治跟族群在一齊，其實大家盡量能夠鄙棄成見，我不管你是南龍、北龍，現在又加上競技龍，其實大家不管怎樣，只要技術好，這才是人家想要的東西，其實在我們推廣下，我們是希望就是說不分族群，不牽扯到政治，不然

的話，你就沒有那個，到時候的話上這個下這個，對於我們整個舞龍運動來講，不加分而是減分。

陳：請教王君說，那個社區認同度問題，我們以雲林濁水溪舞龍隊為例，他們是以社區民眾來組成一個隊伍，那我不知道說，王君對於舞龍部分，它的社區認同度的層面，有什麼看法？

王：那其實社區來講，它們都是屬於一個傳統舞龍的觀念，現在全國各地都還是以傳統為主，但這幾年來講，受到競技龍也跟我們辦了這麼多的比賽，那相對的因為現在所謂的節慶活動都改成競技龍，所以社區會認為說，我一條龍要花 20、30 萬實際負擔實在很重。

陳：請王君再幫我們說明一下社區認同度的問題好嗎？

王：其實我剛剛已經講過了，其實社區來講，經過我們這樣的推廣，覺得說何其要花一條 20、30 萬的龍，又重，因為現在是開發中的國家，士農工商大家都很忙那有這麼多人，所以主要是沒有人可參與，所以說社區他不得，像現在來講有很多包括社區也好，連學校都已經從原來的傳統的龍，現在都改成所謂的競技龍，所以說它在社區的認同慢慢的提升，所以說往後社區都會改成所謂競技龍，譬如說屏東一系列現在改過了，現在已經也蠻多的，改成所謂的競技龍的方式，所以我想社區認同這方面，應該是不成問

題，假以時日，可能三五年內都會改成競技龍，傳統龍除了特殊的任務之外，可能都還會存在，不然我想可能都會改成所謂的競技龍，第一個人力方面、經費方面、資源方面，人力少、價錢少你們這個資源，你本來 3、5 萬買不到一條龍現在可以買 2 條 3 條，在它的推廣上就較好，那大家有要認知它的價值的層面，社區認同，它就會因為這樣不管是人也好、經費也好、社區的配合也好，它都可以省下，我想社區認同度應該是加以實施會得到很多的認同，這是毋庸置疑的。

陳：我在請教王君，我們知道在中國文化裡面，都是男尊女卑，女性總是被壓抑的，那對於我們舞龍這部分，王君對於性別這一部分有沒有什麼感想？

王：其實來講舞龍的話，如果以傳統龍來講，當然女孩子要去舞，真的是很累的一件事情，那相對的因為女孩子她的體力，基本上也會比較少，而且比較不喜歡這樣男性化的一個東西，但是現在競技龍產生下來，我們可以從很多我們國際比賽來講，甚至有很多表演比較出名的，比如說大陸這一方面的，現在不是都是男孩子，女孩子都在舞了，社區婦女舞龍隊有男有女，那我們台灣來講，像很多學校，現在有很多都不是男孩子在舞，都女孩子，你說台中一中那裡都是男孩子舞的那一條龍，那像是我們卓蘭的都有女

孩子在參與，那日本全部都是女孩子，所以說我想現在的體力負荷，不比以前的傳統舞龍那樣的吃力，那樣的需要人力，那像再相對的年齡層國中、高中，甚至大專院校，那他們正值所謂的青春年華，只要他不是軟腳蝦，他們在舞動沒有什麼難的，而且你就舞龍方面來講，我們在學校推廣，不一定要開光點眼，相對減少很多宗教成份，或是說女孩子刻意去摸龍的眼睛，其實這再訓練的時候教練一定會講，所以這個不會成問題，所以說你不要再把牠認定說舞龍一定說就是要男孩子，當然男女混合有時候有一些舞龍的一個動作他可能不好意思來做，那像一直躺著的一個動作，它就不適合男女組在一起，那可能會產生誤解，但是如果站在推廣的立場來講，我打算把這些動作減少開來，其實不是說男孩子，其實來講女孩子甚至會比較細心，她跟男孩子的粗心不一樣，女孩子她會去把它轉換成一個比較柔軟的動作，她的思想有時候跟我們男孩子粗魯我就是要出力，她們動也有動的動作，靜也有靜的動作，因為你沒有靜哪來動的動作，一樣的方式會展現出來，有時候柔和你說陽剛，你只會舞硬的，它沒有辦法變軟，有時候女孩子她舞的柔軟都不會輸給男孩子，那女孩子她有這個力道她不會舞輸男孩子，所以說我是建議你說從事舞龍動作，教練裡面我們都是希望說不要去分男女孩子，主要看她們有沒有那

個興趣，說難聽一點你說小朋友，男女之間，小朋友心智還不成熟，那他從小從事兩性平等教育，現在我們講所謂的性的教育，其實你讓他們相互疊在一起其實主要不是刻意的有些動作，是值得鼓勵去做，因為他時間也不長，我們把他定位在就好像現在藝術，我們把他定位在技術上就毋庸置疑，我是覺得說性別方面的一個層次，那當然是一視同仁的，就好像我們現在提倡男女平等，只要她有興趣最重要。

陳：那再請教王君一個問題，現在社會慢慢在競爭的狀態，那舞龍這部分也有這種意識，想請教王君，對錦標主義這部分，有什麼看法？

王：其實我們在推廣上來講我們當然是希望以所謂的技術來交朋友，其實我們都知道我們整個推展組織來講，學校會比較多，學校比較多的話，你說會太注重於所謂的錦標所得的成績來講，其實當然誰不愛第一名，一定大家都喜歡第一名，對不對，如果有牽涉到升學，我們會去衡量說這個比賽的話，所以說我們會將它分的比較細一點，譬如說本來只有一項，加傳統跟創新，那這樣就可以多一個名額，那我們加也無所謂，一年不要只辦一次，甚至兩次提高他得獎的機會，但是有時候我們也知道其實在學校推廣上，你不管怎麼樣你有名次才能夠維持，你沒有名次，說實在地

方的支援沒有辦法投入，學校的校長有所謂的名次區分的校長太多了，你沒有名次他怎麼可能支持，所以變成你不得不用錦標的名次在裡面，以職業來講，他如果得到名次，以他們的行情來講都會提升，只不過說你在追求競技方面，當然我們也不否認，錦標是唯一的一個能讓這些團體能夠達到應有的名、利，但是話又說回來，其實，我們也希望說最重要在傳承，比賽得獎之外，因為你讓小朋友，第一次參加就得到第一名有時候也是很累，除非說你的技術就是比這幾個還好，不然我們都希望說，我們剛剛說講的技術的交流，你到這邊你可以交到很多朋友，很多同樣都是推展的教練，大家互相認識互相吸引，你到別隊可以互相觀摩，其實我們的用意最重要的是還是在於這邊，那當然錦標主義是在現在這個社會上，不得不做，就像教育部也好，教育部以前在辦這個比賽，他還是沿用所謂的觀摩賽，教育部本身不能夠辦比賽，辦比賽基本層面太廣，推廣所謂的觀摩賽，但是觀摩賽對這些學校來講，他要是敘獎，但不能夠登記，所以說變成說不得不用改成錦標賽，加駐一個錦標賽，用這個暗路的方式，沒有辦法，所以說錦標賽是目前在台灣傳承社會來講，是不得不做得一件事情，那名次，你如果在國際比賽來講你說用錦標賽不方便，變成說邀請賽我就沒表現，會變成說當然有一個賽是雖然可以彌補一

下，但是邀請跟觀摩他又差一截，所以比如說我們直接用成錦標賽，這些國家他們參加的意念，可能就更高，差別在於這邊，而且說你像我們台灣的制度，沒辦法，那新加坡或香港，甚至有些像馬來西亞，他們是固定的，他們沒有國家國內的全國性比賽是不能夠代表他們國家，他們就有這樣的一個共識，但是我們台灣沒有辦法，而且相對的大家都說我最厲害，那他們也不會去認輸，所以說有時候我們在推廣上，技術層面，配合這些錦標的層面來講，那要小心一點，那當然像現在，教育跟推廣，讓這些學校能夠永續發展之下，我們還是要採取所謂的錦標，就沒有辦法，讓這些參與的這些學校可以來去傳承，可以來去爭取第一的位置，這樣的一個機會。

陳：最後再請教王君一個問題，王君對舞龍舞獅推展，發了很大的心力，能不能把我們介紹一下，你絕得台灣這幾年對舞龍舞獅，發展的一些脈絡一些情況，包含王君在辦比賽當中在推廣當中，就是說對舞龍舞獅這一部分的活動的運動期許，能不能跟我們講一下？

王：那當然在這些推廣的經歷來講，歷程來講，那從政府的鼓勵支持來講，其實是慢慢的在進步，但是如果站在一個推廣者，有些經費上的一個補助，跟技術上的一個補充，還是有所欠缺，那我們

也覺得說，這幾年辦下來政府給我們的資源，還是有限，那當然自立自強也是我們自己要做的，總不可能說政府一直補助給我們，但是至少政府還有那個心，但有很多是卡在於這些學術單位，我們並不否認，在我們推廣不否認學術的說法，但是他要加上理論性的東西，實務性的東西，有很多就是他們所謂的教授也好，指沽名釣譽的教授，他自己推廣，但是他自己不做，你說像一個比賽錦標賽也好，觀摩賽也好，這些參與者都是所謂的以學生為主，你連最基本的，你說你是教授，你連最基本的鼓勵的這些你都做不到，像幾年前台南辦的，只有一個團體有比賽的獎狀，其它小朋友都沒有，吃住什麼都要自己來，我們辦我們就覺得說，你既然要，政府也重視，你支持我這樣的一個做法，變成吃住什麼都有，連小朋友都能夠拿到部長的獎狀，其實對我們整個發展鼓勵，其實都是一個很大的幫助，所以我們也會朝向這樣的一個方式來去做，所以說我們現在從原來一年一次甚至是兩到三次，這樣的一個推廣，目的在慢慢加大，而且我們也希望說以後，我們從面的增加之外，我們再從點的價值去提升，我們會慢慢的去做，像我們現在有這個總統盃或者是全國的比賽，我們會把它慢慢定位縮小到，好就是好壞就是沒辦法，我們會朝這樣的一個方式來推廣，讓要鼓勵或通通有獎的，分開來做，因為你不做到話

沒有辦法得到名次，就可能沒有辦法參加，他從那麼遠的地方跑到你中部縣市，他光車錢它還要花那麼多，學校家長會支援那麼多，沒有給他們獎的話，那就完蛋了，所以這方面我們還是會保持，一年會辦一次，那其它的競技性，真正的比賽性質，讓大家能夠切磋，我們也會朝向這樣的方式，一年也會辦一次，這是我現在推廣，包括政府的一個重視，這些學者也有再配合，慢慢的我將這邊引導開來，在我們的推廣下，它的前景還是看好的。

陳：我們謝謝給王君我們的一些指導，謝謝。

編號：3 號 C9502014 2006.02.14 PM 02:00 訪問鍾君

陳：今天是 95 年 2 月 14 號我們到苗栗市訪問苗栗燒龍的承辦人員鍾

君，跟鍾君請教，苗栗市的燒龍很有名，能不能為我們解說一下

苗栗燒龍的起源：

鍾：苗栗燒龍的起源，應該是起源在苗栗正月份的迎龍活動。所謂苗

栗的迎龍，是一種迎接的意思；還有一種是表演，也就是舞的意思。

所以客家的發音迎也就是舞的意思。在過去我們客家地區，

呃…為了迎接這個正月份的神龍，我們把這個龍定位在人與神之間；

因為龍到我們家裡來，到每一家每一戶參拜的時候，等同於

一個神明的造訪。所以呢，我們也要放鞭炮來迎接。那另外呢，

我們舞龍的時候放鞭炮，除了迎接之意，也因為在正月份的時候

還是小過年，所以也算是在過年期間一個慶賀之意。在過去，這

個燒龍是從迎龍衍生出來的，本來是沒有所謂燒龍這個活動

的，那是因為後來大家經濟的改善以後，鞭炮愈買愈多，大家好像

找一個藉口來玩鞭炮，後來就形成了炮陣的出現；這個炮陣的

出現之後，因為是挨家挨戶去拜訪，在村莊裡面往往會碰到一個

宗祠或聚落、或者是一個伙房，伙房是一個住了好多戶人家的大

宅院，所以那個時候，每一戶都準備了鞭炮，聚集在一起，就形

成了一個炮陣，於是就會有很多的鞭炮。過去，我們在迎龍的時

候，放這個鞭炮產生出這個效果來，這些鞭炮一放出來呢，不但舞龍的人都沒有畏怕，反而是愈舞愈起勁。所以就慢慢衍生出來舞龍的時候就放鞭炮，一方面慶賀、一方面也是迎神的意義。

陳：撈龍它在舞的時後，它有很多文化的意涵。對社會而言，它有些正面價值，對我們學生也有些教育的價值：如團隊合作、鍛鍊身體的活動價值，能請鍾君跟我們說明嗎？

鍾：在過去，我們地區上撈龍(迎龍)就形成一個風俗：這個風俗是順應神意，開始一年的春耕，或者是村里的子弟要出去打拼的時候，離開之前能夠給自己心靈上有個寄託，也就是得到神明的一個庇佑，作為一個成功的開始。嗯…這就是正月半的時候，藉這個神龍到這個地方來，一方面是希望看天吃飯的農民藉此能夠風調雨順，使所有農作物得到豐收，能夠受到上天的保佑；一方面因為當時醫學不發達，往往會有某些的病痛，當大家找不出病因的時候，都責怪於地方上有某些邪氣、妖魔鬼怪在作祟種種這些聯想，有了聯想以後，就藉著這個神龍帶來神明之氣，為地方除煞，這一年之間，一家人都能夠平平安安、大家都能夠身體健康，不會有什麼奇奇怪怪的病痛發生。所以這個迎龍呢，過去在我們地方上是以一個風俗習慣的意涵而存在的。在我們迎龍之前，我們會先做龍，做龍以後，我們就會募集一些迎龍的人手，就是舞龍

的人手。這些隊員的組成：過去在春耕之前，農村青年比較多，所以農村青年一方面它們也藉這個來做娛樂，一方面呢，出外子弟回鄉以後或是收耕以後農閒時，大家聚在一起，在村裡大會形成一個凝聚的力量、一個團結的力量。那過去我們在這個風俗裡，你只要這一次當這個龍手就要連續三年；原因之一是俗話說有一、二、三，有一、有二、有三；二是因為，在原來的團隊裡面，可以在這三年來培養默契和協調。所以過去我們在迎龍的時候，雖然我們敬龍的招式有所不一，但在迎龍的連續幾年下來，大家就會培養出一種默契和協調性，那舞出來的龍，感覺上就會比較生龍活虎。這種跟競技龍不太相同的是，這個迎龍呢大家想看的就是雄偉，所以體型較大，比較不好舞，因此我們要舞的時候呢，所耗費的精神和氣力，就比一般我們所看到的表演競技龍要來得更多，而這條龍在舞動起來時，要讓人家看到有如行雲流水一般，感覺上它是真的神龍活現。但過去是要挨家挨戶去參拜，沒有辦法定點舞的很久，把招式一一都呈現出來的；所以現在慢慢演變過來的就是包龍。所謂的包龍就是指整個正月十五的時候，晚上七點或八點，一些店家、企業甚至宗祠、聚落，大家一起合資；譬如說：準備三萬塊或五萬塊的紅包，包這條龍舞一個鐘頭；就是用鞭炮去炸。所以我們一直傳承下來，從這個迎龍到燂龍，

產生出這個包龍的文化。那實際上有一種教化人心的作用、對地方上在過去社教方面、老祖先留下來的有很多智慧收集起來，是很符合邏輯的。但慢慢的，這個時代的演變，有些青年把我們原來地方上的凝聚文化、內涵的活動誤解曲解，把它變成是過年要紅包的一種道具。所以我們八年前，苗栗舉辦種種凝聚特色文化活動，做一個社會上的重新教育；也就是過去，我們先人留下資產一五一十的把它交棒下去。例如說：舞龍的時間、舞龍時應該注意的事項、舞龍時該要從那個方向來做…等等。把龍做好以後，要怎麼樣把它神話？為什麼要神話？剛才就有講到，因為要讓它變成神龍，神話以後為地方帶來祥瑞之氣。如何使它神化？我們老祖宗留下來儀式是：這個時候要用白雄雞的血、沾上硃砂、加上米酒，來做點睛的動作。我們舞龍的時候、迎龍的時候，為什麼要設定時間？我們老祖宗在過年差不多初十的時候，大概大家的假期也差不多了，我們一般把它設定過年是到元宵節，因為元宵節過後要掃墓。在這個部分，時下的年輕人把過去的傳統做了改變；有時候年初一它就開始了，一直至正月十五、十六、十七，甚至是十八、十九、二十沒完沒了，這樣一來在無形中扼殺了我們傳統民俗文化的原意。不知道的部分呢，我們來導正。在我們地方上有很多國小學校有龍隊，我們也希望我們這些國小未來的

主人翁，使它們從幼兒就能知道它現在舞的龍是競技龍，而它在我們苗栗迎龍的時候是具有什麼樣的一個意義？讓小朋友知道，等到它長大以後，知道舞龍具備這樣子的一個意義，而它的這個意義能夠融入到我們的地方民俗風俗、文化裡面，使我們文化層面可以更有深度、更具價值。

陳：再請教鍾君，舞龍有宗教文化意涵。我們學校也有舞龍，每次我們去廟裡表演的時候都要行禮，不知道撈龍對宗教信仰這一部分有沒有有一些相關性？

鍾：我們苗栗這個迎龍，在遇到廟、寺或祠的時候都會行禮；那也就是叫做神明會香，這是從一個民情風俗上來的。這個龍在我們中國傳說上，不管是那個族群都認為深具我們中國的代表性；它是一個非常吉祥、且具有唯我獨尊的威嚴形象的象徵物，在中華民族的廟宇裡的柱上面，絕對有龍蟠虎踞；而且皇帝為什麼穿的衣服叫做龍袍？那是一種神聖的象徵。在宗教上，它在苗栗客家族中，不只是一個慶賀的表演道具，也是我們把它神話以後變成一個宗教層面的神龍，到戶外出巡的時候，也代表著一個宗教的神明在出巡。在客家莊它經過的每一個屋子都會有一個加持的動作，所謂加持的動作就是經過每個廟的時候，一定會進去，而龍主會先上香，告知神明我們是某某的龍隊，現在要進來廟裡參拜。這個

時候，住持除了會響起鐘鼓來迎接它們進宗廟之外，當他們舞完、參拜以後，寺廟會給它加持一個金花紅布，這個就代表神明會香。它從這裡離開時，它又增加了另外一個神明的加持。譬如說：我現在到了一個觀音寺，剛剛呢我們是到了關聖帝君廟，那現在又進入觀音寺，剛才又有關帝君的加持，現在又增加了觀音的加持；也就是說在傳統習俗上來講，神是大家都可以拜的，不限於任何國界。所以我們一直在加持龍的靈氣，也就是愈來愈香。在我們地方上的宗教信仰裡面、在我們風俗習慣，愈來愈有喜氣祥瑞的這種氛圍了。

陳：再請問鍾君：像苗栗這撈龍辦了很多年，慢慢的形成了台灣的一個重要節慶，而且它已經列入交通部觀光局十二個重大節慶之一。這幾年撈龍隊在經濟或光觀層面，對地方上有什麼影響？

鍾：當然，在一個特殊能夠是代表區域性或著是地方性的文化，總免不了，當做到個某個規模出來以後，一定會吸引本地及外地的觀光客到地方上來，那從過去我們八年的經驗來講，逐年都會增加遊客，來觀賞、來認識苗栗的撈龍的文化，一方面也感受一下不同的元宵節慶的風俗民情。所以在我們規劃這個活動的時候，不只是在於一個地方的文化，我們也希望把我們苗栗的在地文化也能夠推廣出去，有更多的族群、更多的觀光客，能夠對我們感興

趣。譬如說：不管平溪的天燈、鹽水的蜂炮也好，他們在舉辦的時候，也吸引了很多的觀光客去參與，我們這個理念也是一樣的。在過去，我們也有其它國外的媒體過來做一個專題的採訪，所以這樣就提升地方文化、觀光層面都是很正面的。當然，只要有我們外地的朋友到我們本地，他們畢竟都會有消費，如此也會提升地方經濟，像我們是一個很純樸的地方，在這個時候呢，不管是提升我們地方上的知名度，或是提升地方的經濟，都有直接的效果。譬如說飯店，像我們的活動一次就是連續好幾天，飯店的餐廳也好、甚至是我們賣一些地方的特產也好，我們試著慢慢讓我們地方產業跟我們活動的期間節日能夠結合。也譬如說：包裝上面我們有一定固定的商標，那個固定的商標可以代表我們這個活動的精神所在；一方面一般人外出都喜歡帶著紀念品，這個紀念品就很具地方代表性，我認為對這幾年來苗栗地方上的產業都有很大的幫助。我們也是希望，在我們幫助的同時 也受到我們中央的重視，交通部觀光局也把我們列入在元宵的時候重要的觀光活動之一。我們這幾年來的努力，慢慢已經看到開花結果，獲得了我們民眾的認同，大家也有很大迴響，那也就是我們在這個活動最終就是希望把我們客家過去的保守作風，包裝的更亮麗，改變出來，進而與外界共享。

陳：那請教鍾君：像苗栗燒龍活動在一個特殊的客家縣中，舞龍的人口都是客家人比較多，可是在台灣的其它舞龍團隊卻是閩南人比較多，客家人是因為有燒龍活動，所以有很多客家人會投入，鍾君針對燒龍這個活動，在政治或族群上有沒有什麼觀點或看法？

鍾：我們這個燒龍純粹是一個地方的民俗文化，跟一般的族群、政治上是兩回事，不管政治是怎麼樣，在我們老祖先過去從日據時代傳承到現在，都是把我們這個具代表性的文化做一個這樣的傳承，這是屬於我們自己的活動。有很多人是說沒有看到外地的龍隊來參與，那當然，因為我們這個地方上標榜著我們客家人的舞龍跟別人家不一樣；一方面也是舞花燈，所以說它本身在舞的時候純粹是在一個文化的層面上，跟我們這種競技龍方面的部分不同。這剛才有提到過說，我們是希望它大很壯碩，所以沒有辦法隨心所欲像我們競技舞龍的這種方式來呈現；此外，在過去舞龍是男生沒有女生，甚至很忌諱的就是怕女生從龍的身上跨過去，經過點眼的龍在傳統裡面甚至點睛沒有給女生來點睛。現在社會變遷不一樣，我們會邀請行政首長，包含女生。我們會特別徵詢過：那一條龍的龍隊願意給女生首長來點睛？在過去舞龍萬萬不得給女生來舞；我們舞的龍有時候會跨龍身 但我們會特別忌諱女生來跨過龍身 。

陳：再請教鍾君：撈龍這個活動辦得一年比一年還大，我感覺它對地

方的認同度應該是愈來愈高，對於社區的認同的方面鍾君什麼樣的想法？

鍾：這個從我們過去一直辦下來，至今天來說：在年初一、二、三…

甚至都可以接到地方上的民眾打電話到我們市公所，當然是我們主辦的活動！因為這個節慶還沒到這個活動就還沒有開始。因為我剛有提到：一些年輕人都會把它當成過年要紅包的道具，民眾就會打電話問：為何市公所讓龍出來？但是站在我們一個行政機關對於民俗的約制，包括警察單位都很難，所以我們採漸進式的導正。八年來慢慢在我們里鄰社區裡面龍隊的呈現，就比過去改善的非常的多。怎麼講呢？在背離我們風俗習慣的一個活動來講，那我們本身地方相信我們可以去抗制，你們龍來 我馬上關燈…甚至是不給紅包 這個時候，慢慢大家都會感覺到在某個期間之前；譬如說我們苗栗來講 天公生正月初九之前你來舞龍的話，沒人會接受你，沒人會歡迎你，你這些龍隊就會知難而退，對地方上造成負面的影響就會愈來愈少。我們之所以在這幾年來愈辦愈大，也就是希望把焦點都聚集在那個節慶上的那幾天中；這樣子，一方面也讓我們社區民眾、地方民眾知道：我們的活動就是在那個期間、焦點就在那裡，其它以外的，你可以不去理會

它。慢慢的這幾年我們導正了很多不良習慣、不良的小朋友的那種習慣。過去我們社區民眾也好、地方民眾也好，以為來玩舞龍的都是中輟生不讀書的，這次我們開始就是把國小的龍隊來聚集在一起，大家把學校龍隊的那種競技龍一一把它呈現出來讓大家知道；就是說舞龍跟其它體育選手都是一樣的德、智、體、群通通都是一致的；並不是舞龍的小朋友都是中輟生、都是不良少年，你看很多品學兼優的能夠使小朋友怎樣使一個團體凝聚、一個團隊做協調，這是未來他走出社會上一個很好的認知。怎樣使一個團體來認同、一起共同努力？這種榮譽心 用責任的一種建立是相當的一個正面，所以我們社區的民眾也都從過去的排擠到期待這種活動的到來。這樣子的話我們就會感覺到我們又一些不完備或是有一些在因為行政的力量沒有辦法深入到角落的地方，我們還是要再努力 希望這個更具有代表性。在我們來講不只是能夠深耕、傳承它，也是對地方上的觀光文化都能夠提升。

陳：那再請教鍾君一個問題：剛才聽到鍾君說，在撈龍的時候，不希望女孩子跨龍。實際上在我們中國文化裡面，女孩子都比較弱勢，很多東西不讓女孩子碰。就撈龍種活動跟性別意識、兩性平等這個主題鍾君有什麼看法？剛剛鍾君也有提到：撈龍已經把國小隊伍慢慢帶起來了，今年有辦比賽嗎？對名次的問題，事實上有很

多國小都抱著學習、共同參與的心情來的，我想會不會慢慢變成一種錦標主義？大家為了要爭第一名，形成一種不良的教育文化？

鍾：我們這幾年來都有辦這個比賽，不管是我們地方民俗組的或競技組，都不是從今天才開始的。我們辦這個比賽的目的，希望就是說你這個團隊的組成，因為都是臨時性的，不像過去組成時間都是三年以上的，雖然沒有龍可以玩，但是大家回來的時候，我們會有一個固定的期間來做練習，要做協調再出去，這是一個責任的一個做法。慢慢的，小朋友不知道它的原意，所以他們只是把這個龍當成道具，只是剛才說過的聽到龍鼓聲，所以看出一條龍有沒有做出一個有最起碼的動作出來、或著是最起碼的規矩出來。我們藉由這個活動來刺激它們對於一個團隊的協調性，能夠給自己一個機會，對於這個舞龍文化多一點的認識。在我們評分裡面，有考量到希望漸漸的這些舞龍的朋友能夠知道舞龍有什麼意義、最基本的條件、我們要具備哪一些、我們舞龍的時候有哪些的規矩和禮貌性？我也要附帶的來注意，包括整體的形象也好，這一部分要來怎樣呈現出來。那這個比賽的錦標主義是一種另一層次，不得已的方法就是我們想要用錦標的方式來刺激它們，來對這種文化有更加的認識。我們這幾年來辦得的的確確讓

我們的舞龍有最起碼的舞龍方式、還有最起碼要懂得規矩、還有到人家寺廟參拜的時候最起碼的禮貌、這樣社區才會認同，若你只是來伸手要紅包，聽到鑼鼓聲鏗、鏗、鏗 …、一個龍珠、一個龍頭，叩了三個頭，多出來的龍身要做什麼用呢？可以說就不要用了！那麼這跟我們一般來說所謂的文化期待難道就是披個獅頭、敲一敲鑼鈸、要個紅包嗎？這樣就埋沒了過去老祖宗留下來的舞龍文化！所以我們是利用比賽錦標的方式來刺激它們國小的部分，我就希望是往下扎根，不管未來這些小朋友是否在文化上有接續的作用，但是最起碼的就是說，他現在變成文化的種子，只要有一個人、兩個人有參與這種活動，他就會帶動過去老師所教的，也會帶動這整條龍隊，這樣子，未來才有保存深根的意義。不然，這樣很膚淺的這樣熱鬧一場完了，沒有得到什麼、留下什麼，這種文化是沒有辦法持久的。

陳：再請教鍾君，關於性別部份。現在政府單位，已經強調兩性平等，其實我們看撈龍龍隊沒有一位女生，但日本卻有一隊女生高中組的舞龍隊，舞得很好，是不是可以讓女性多多來參加這種民俗性的活動，增加可看性，可不可以請您針對性別的部分來做說明？

鍾：我們在傳統裡，客家人是大男人主義。所以今天在我們客家族裡面，一個家庭不會容許我的女兒去參加舞龍。這部分老師在學校

來講，老師的付出可能比較受到家長的認同；那在一個社會上來講，男女混合在一起可能在接受度上會大打折扣。但是，假如說單獨都是女生隊的話，或許慢慢會走上一個正軌的時候。譬如說我們學校這些龍隊，未來走進社會的時候，她或許表現出來不讓鬚眉，會有一種特色出來也不一定。我們只要是正向的話，社會也應該會接受；如果是負面的話，接受度自然會降低。譬如說是男女混合組隊，在目前來講，地方上比較淳樸，那麼對外的接受度反而沒有那麼快被接納；現在目前可以看到舞龍的雖沒有女生，但是鑼鼓裡面有女生；還有那個騎閣樓那個收紅包也是女生。這個活動就是希望是正面的情形之下兩性平等，希望都能夠參與，只要你是正面，過去我們留下的傳統，或許某一些因為時代的變遷，會做某些的調整、包裝的改變也不一定。

陳：再請教一下鍾君：剛才從您的口中知道：燐龍已經辦了八年，那八年開始創起應該是很辛苦的，明年要邁入第九年、第十年，你對辦燐龍活動還有什麼期望？以後有什麼比較重大的傳承？

鍾：那當然，我們從這個活動一開始是無心插柳，柳成陰啊！經過了八年，為了要辦這個活動，我們第一次攪盡了腦汁怎樣才能夠具代表性？那時候有考量到這個迎媽祖，結果是迎媽祖全省各地都有，因為在苗栗來講比較淳樸、比較保守，推出一個大型活動，

大家的接受度或參與度都有做很多的考量。後來我們才會想到：每年都有那麼多的龍隊，這個地方上的龍隊，在地方到處流竄，我們怎樣把它整合起來，變成一個規模？我們一開始想：數大就是美！具有規模以後，能夠製造一些氣氛出來，當然有了規模以後，我們做了很多的包裝，包括：我們剛說了有一個導正的作用，我們做了來形成地方上的文化，那麼這幾年來，我應該所投資的人力、物力相較來講，前三年比較少，那個時候只注重在地方上，第四年的時候，我們想到要跨出去。慢慢我們又增加系列的活動，我們今年看到從我們國小組比賽開始，那未來我們會結合我們華人地區。剛才老師也講到說新加坡，希望未來除了我們自己以外，也能夠邀請到我們原鄉的，包括廣東跟客族有不同的舞龍文化，也可以引進來參與。新加坡的部分，過去是屬於廣東傳過去的，是我們華人的一種技藝，在我們地方上唯一覺得比較困擾的是地點；我們要找一個很好的地點，要辦這個撈龍的活動是不容易找的。第一、我們人長眼睛鞭炮不長眼睛。所以我們以前在中正路街上玩炸龍的時候，就往往會有一些民眾受傷。站在我們行政機關來講，我們是覺得很遺憾，當然在我們主辦單位會覺得感嘆，有安全上的恐懼感產生。所以我們慢慢一直想，包括有體育場容納五到六萬人、跑到是PU跑道、草皮 … 然後才想到河

濱公園。河濱公園這個部分呢，是一個新生高灘地，但畢竟不是一個理想的草地，只能單邊做觀賞，所以假如說我們能夠四邊圍繞的時候我們把這個場地擴大，可以容納 5~6 萬人，甚至是 10 萬人。這個呢 我們的感受也就會不一樣，在鎮公所來講，人力、物力是很難募集的，我們有很高的理想，往往受到資源部份的牽制。我們也希望縣裡面慢慢把地方的資源譬如說，後龍的大稻埕、竹南的照火融合起來。還有在同一個時間舉辦，把它變成一週連續幾天幾個晚上，這樣做的話，可能規模上對我們地方的經濟、觀光有比較正面的助益。我們也在考量地方上成立一個夜光龍，我們也是苦苦一直想說夜光龍要怎樣來呈現？一定要在室內，那我們要去租那個場地的話一個晚上要多少錢？在我們鄉鎮公所多數沒辦法負擔，所以這個部分我們也希望未來提議縣政府。去年在中正路的體育館只有做一個小型的骨牌，但是受到很大的迴響，相當不錯。那有骨牌的話一般的學生那都可以參與，我們可以請指導老師教導，雖然老師都把大原則和技巧都教給我們的學生，由學生配合去創造一個 e 世代的創意，說不定我們過去的傳統跟現在新的創意融合在一起，會製造出很好的效果，包括夜光龍也是一樣！在室內的時候沒有任何光害的情況之下會製造出很好的效果。但是，我們唯一的缺點是：地方不好來搞定，

那我們在影片上有看過是相當不錯；另一方面經費的部分，譬如說我們邀請國外團隊來的時候，能不能容納？如果允許的話，也就是說我們也多觀摩別人的優點。

陳：那很謝謝鍾君接受我們訪問 那我們今天就討論到這邊.。

編號：4 號 D950304 2006.03.04 PM 04:00 訪問巫君

陳：今天是 95 年 3 月 4 號，我們在台中市訪問彰化王功兩廣醒獅團負責人巫君，請它跟我們談談傳統舞龍跟競技舞龍的一些特質跟相關的問題，第一個我們想請教巫君，在你的觀念裡面，傳統舞龍的特質和定義是什麼？

巫：在我的有印象中的模式，還有一些在跟朋友的訪談當中，在台灣的一種傳統的舞龍當中，它是以區域性的，它是以區域性的去做一種，一種玩法的一種模式，就像北部，北部地區大家是，比如說，像我們現在是說，講過江龍，那我們台語講說ㄉㄤ、(滾的意思)，北部龍是以ㄉㄤ、為主，那在大甲、北港這一帶的龍，他們一種玩法是，大部份都是以那種跑龍，用跑的，跑龍的方式居多，那在彰化一帶，我知道有溪州的地方，他們都是以打結龍，他們就是想那個打結，打結的東西，打結跟頭結，解結，所以我說，據我所知就是說有這一個比較有特色的，就是有這幾個地方是，好像就是，以一般的舞龍方式來講，傳統套式來講，它們有這些的模式，比如說，你們說苗栗的這種炸龍，或者是很多以前所說的稻草龍，也很多，但是我剛剛跟老師在探討說傳統，什麼叫傳統，其實在學者的定義，可能跟我在一個在職業團體的定義裡面，我們的見解它會不一樣，以我們的見解是，傳統的東西它

固然有，就像說我現在是舞福州的龍嘛，對不對，那像很多比如說，正面龍的參拜、過龍門、登天門這些，都是以前傳統所留下來的，我們要保持，但是你如果說，這些保存下來了以後，它沒有辦法浮上台面的時候，那我們是不是又要重新思考一下，我們又要去做一個變化，或者是去做更好的一個技巧，但是，還是一句話，傳統與不傳統，都好，至少要有一個系統，這一個系統是最重要的，就是一個源流，它的根，要把它找出來。

陳：再請問巫君，像我們競技舞龍部份，在我的了解，其實在台灣發展沒有幾年，縱使是有，我們通常大部份都只是有那種概念，沒有大陸的那種水準、精神存在，那我想請巫君幫我們說明一下說，台灣在競技舞龍這一方面的情況，它的特質定義或是它的發展？

巫：在台灣，如果說競技舞龍的話啦，你說它要剛起步，也不能說它要剛起步，那你說它沒有起步，它又好像說也有已經在走了，我們以競技舞龍來講，其實我們都知道說，傳統舞龍也好，演變成現在的競技舞龍也好，我們所要求的就是一種團隊的合作，達到一個圓滿，其實說以前的傳統舞龍，可能就是沒有固定的招式，或者是說，沒有固定的節數，但是現在的競技舞龍它是把它限制，我就是有固定的招式，然後那個招式名稱統一，以方便一些

裁判的評分標準，還有我的節數，我就是以九節為主，然後把這個傳統的舞龍，演變成一種體育運動，可能就是兩人一組，三人一組的一些，達到躺臥招式，或者是疊羅漢的一種形象，把它表現，那以台灣來講，很多在舞龍的方面會說，我就看錄影帶，看錄影帶來學，對...看錄影帶來學，也是可以學的起來，但是由我們在舞過龍的都知道，以前剛開始，在我還沒接觸到我師父的時候，我也是一樣在看錄影帶在學，那我們直接很簡單的一個動作就是一個半邊龍，一個半邊龍，我們在看，在我們那時候，看錄影帶跟學出來的，我們也覺得說我們已經舞的很好了，但是當師父給我們教導的時候，我才知道說，原來我們的半邊龍只能夠上下，而沒有辦法做到像人家有寫一個8字，打一個8字出來，沒有那種人家說那隻龍在打8的那種動作，它就是說只能夠其形，不能得到其體，那你這一批人馬能夠得到這一個形狀了以後，不見得說，他下一批的人馬，還能夠再把它舞的出來，人家在說的，東西是會越傳越少，不會越傳越多啦，所以我說，我一直跟別人說，既然你今天我們要去做一項推廣的話，我認為說，老實說就是要不恥下問，把心中談開，要去學別人的東西，其實說，我們去聘請師父過來教，我相信，也是值得的。

陳：對我也有身同感受，就是說像我們在舞龍的時候，我都覺得說，

我們參加比賽，我覺得說我們雖然有動作做出來，可是那個形，大家都做不出來。有形沒有體，那再請教巫君一下，剛剛討論過傳統舞龍和競技舞龍，那我想討論一下它的文化內涵，教育價值，比如說它是團體性的運動，它一定有團體性的價值，我不知道說巫君對那種傳統舞龍和競技舞龍的教育價值部分，有沒有什麼看法？

巫：其實傳統舞龍跟競技舞龍，在我的觀念裡面，都是像我剛剛說的，傳統舞龍都是，它沒有一定的想法啦，它只是說競技舞龍它有把它很多的名稱限制，就是說它有一個模式，比如說，簡單講，它就是比較標準化，但是總歸一句話，所有的舞龍，我們都是在延續一種文化的傳承，就像剛剛老師說的我們要去尋那種根的源頭，最重要的，我們要讓它們知道，所有的一種印象，活動、運動活動裡面，都是以「團隊」為主，要圓滿，要做到融洽、融合，所以說，我覺得舞龍這個運動，其實它在文化的內涵來講，我覺得它是蠻有必要去傳承的，它至少能夠，教導我們下一代的人，他要怎麼去融到一個團隊，怎麼樣去做到一個，不能突出，也能夠去順從人家，人家說的，我們台灣在說的，人沒有辦法獨立生存，都是要靠團隊，那我覺得說這種的文化教育內涵，就是很好，那至少在教育方面裡面來講，可以教導我們學生讓他知

道，什麼是順從，什麼叫能夠做到圓滿，什麼叫做能夠做到融洽。

陳：我們再跟巫君請教一個問題，龍在我們中華傳統裡面，其實它都是有一種宗教或信仰的層面存在，比如說我們龍出去表演，如果說去廟會表演，在我們表演的心態說，我們去廟，然後我們都一定要先跟那個廟宇的主神先拜一下，然後我們才開始表演，那代表說它是一種地方的主事者，我們尊敬它，那我不知道說，巫君能不能夠幫我們說明一下傳統舞龍和競技舞龍，它的宗教跟信仰的價值層面，有沒有什麼不相同的地方？

巫：其實很多，你說舞龍和舞獅都一樣，其實你看，舞龍舞獅它都一樣，它都注重一個禮，一種禮，那其實在一個學習的一個過程當中，武術的人也好，以前都是要有功夫底子的人才能夠舞龍舞獅，那這就是說以禮帶人，那還要說注重一個武德，你是說在教育，宗教及信仰方面層面來講，其實龍它本來就是至高無上的東西，所以說它在舞的時候，比獅子更沒有什麼禁忌，但是在台灣的民間，我是聽說過啦，它有一個習俗就是說，那一個龍珠，拿龍珠的，不能隨便放在地上，（陳：我第一次聽到）對；我也是聽到的，說這個龍珠如果隨便亂放，那可能會，可能對一個團體當中裡面，會比較容易出現小事情，當然這一些是口耳相傳的，我們也沒有去實際的去探理說，但是說，人都是這樣相信習俗，但

是我們如果聽到的時候我們就會比較努力去注意，那我現在，在舞龍的時候，我拿龍珠，也是一直要求說學生，盡量不要把那個龍珠，很大力的去撞地，那在往回來說，在宗教信仰的層面來講，如果說以我所知道的話，以前獅子的話，獅子的話，是老師父死的時候，才有舞白獅，而且白獅舞完了以後，要把它火化掉，就是說，跟著老師父一起登天，當他的坐騎，那在職業的獅團裡面，他現在有在舞白獅，是因為，為了要那個，混口飯吃，要顧肚子，沒辦法，但是在龍的方面來講，龍其實它的身體有分5方龍嘛，有黑色、有紅色、有青色、有白色、還有那個黃色，但是白龍來講，也是有人在舞，但是一般看到喪事，它還是要迴避，我們都知道，龍它是九五之尊，它是最高的嘛，我們說對龍有一種純淨，而且知道它的威猛，所以說碰到喪事的時候，它就一定要迴避，所以說，一般來講是比較沒有去，拿去完喪事的，但是在我們台灣的社會裡面，又變成不一樣了，白色禁忌，變成說白龍也有人在舞，我剛才說過，要賺錢。

陳：我都不曾看過，但我有看過那個蜈蚣陣出喪事，出那種白包的那種團，蜈蚣陣，獅子有看過，獅子好像有看過，在彰化有一個振興社，有一個，那個叫陳師父過世有舞白獅，因為我有一個同學，他有在做那個研究，他有放那個照片給我看，那個師父也是很德

高望重，他也有得過薪傳獎，他去世的時候他的靈堂裏舞白獅？

巫：對～以前的白獅真的是老師父過世，但是現在台灣的所有裡面變成說，白龍白獅都變成說，有人邀請，我就去舞，我不知道別人怎樣拉，在我的觀點裡面就是說，我也有在表演，但是我的白龍白獅，是絕對沒有眼睛，純粹是在玩的，人家說的玩獅玩龍，不點睛，但是，但是很多人，舞白獅白龍也好，它的那個我們都會點一個紅彩嘛、紅花嘛，對不對，但是有人會去點青的，有人說青的是避邪嘛，但是在我的觀點裡面就是說，當然我們不是說迷信，或者是說神話論啦，我只是說，在我的觀點裡面，在我老一輩的師伯一直流傳下來，人家說為什麼白獅要家紅彩，白龍也應該要加紅彩，就是像我們去參加人家的一種公祭儀式，你會看到一些長官，它都是在披紅，沒有在披綠的嘛，我們就是說，一樣，獅子跟龍，它本來就是一種很神聖的一種東西，雖然我們沒有點睛，但是至少它的形式神聖，我們還是要，給它披紅，以示一種尊重。

陳：我想巫君跟請教一下，對那種傳統舞龍和競技舞龍的經濟和觀光層面，那這一個部分，我先做個說明，比如說像我們在傳統舞龍這一部分，像苗栗的燒龍，他現在把它增加觀光意涵，它也是那種交通部列為台灣的十二大節慶之一，在新加坡和香港，他們比

賽夜光龍，他們開始在收門票，而且像你們的團體是職業性的，我不知道說，對舞龍這一部分經濟和光觀光層面的價值，你有什么感想，能不能幫我提一下？

巫：其實像剛剛老師說的撈龍，我就覺得它推廣的很好，就我所知啦，鹿港天后宮的以前有一個林主委，他的一種主意就很好，他曾經跟我講過一句話，他說鹿港以前 10 月 10 號雙十節也在遊行，也在民俗踩街活動，10 月 25 號也有人在辦，5 月 5 號也有人在辦，正月 15 也有人在辦，什麼節慶都有人在辦，結果辦出一個什麼名堂嗎，但是現在很厲害，他現在就是每年固定的，正月 15 他辦迎籠燈，那你說它會給我們地方帶來什麼樣的一個層面，我說會帶來一個很可觀的層面，至少，每到正月 15 的時候人家都會有一個概念說，我就來鹿港看迎籠燈，我就來苗栗看撈龍，其實這都是一個鄉土相傳的東西嘛，能夠帶動我們一個商家的一種買氣，或者是說我們一個飯店一個地方的一種名氣，都是帶來地方的一種繁榮，更重要的是我們能夠打響我們的一個知名度，那最重要的是說，你像現在新加坡有每 2 年有一個夜光龍的國際賽，那中國的廣東，他每 2 年也是辦一次嘛，像我們的那個，馬來西亞雲頂，他本來就是一個遊覽勝地，他每 2 年也是辦一次世界性的舞獅比賽，那為什麼要辦這些比賽，就是有一種經濟層面，絕

對能夠帶來地方性的一種，一種可觀的一種經濟來源的收入，所以說，他們才會這樣的一直延續下去在辦，在台灣來講，如果說在台灣來講，要辦一個舞龍比賽，要收門票的話，可能就目前的話，可能我們還沒有辦法做到，還沒到達那種層次，第一是層次不夠，第二認為覺得為什麼你知道嗎？我在台灣看人舞龍，很簡單嘛，廟會四處我都可以看，可能觀眾他沒有辦法，他會說我不願意花這比錢去看這個舞龍的比賽，但是如果，如果有一天我們台灣的地區水準都是提高的時候，可能觀眾會改觀，但是問題先決的條件問題是說，舞龍舞獅，本來都給社會的一般大眾不是很好的一種印象，會跟一般的廟會活動搞在一起，會變成這樣，所以說，人家會說，我花這筆錢有意義嗎？你看籃球比賽，籃球比賽，他真的有比舞龍好看嗎？也不見得，但是為什麼人家的門票可以賣的這麼好，人家的經濟價值層面的一種不同。

陳：再請教巫君一個問題，就像我們在推廣這一個東西，在政治和族群部分的問題，像政治，可能包含到政策，像我個人認為說，在台灣對推展民俗活動部分的政策，其實都比較不明顯，那另外一個族群問題，比如說像新加坡它是多族群的問題，他在舞的都是華人在舞，那在台灣部分，除了苗栗客家人以外，我覺得在舞這種龍的大部分都是閩南人在舞，可是又有很好笑的問題就是說，

這種東西應該是由大陸傳過來的，但是我有聽到老一輩的國術老師在講說，它的長官認為說台灣的舞龍舞獅這一部份，很多東西從東南亞那邊傳過來，不知道說你們能不能認同這一種想法？

巫：其實，在一種族群裡面，你如果像我，我之前是從獅藝開始，我之前我的師父雖然多我4、5歲，但是他的觀念也很老，他們是外省人，但是就他是不教台灣人，老一輩的他，還有這種的一種想法，他不教台灣人，但是最後也是我們用真心去感受到他，但是最後，他也講一句話，我所教的徒弟裡面，只有王功兩廣給有他面子，所以說，可能在老一輩的想法當中，可能我們會認為說，我是外省人，你是河洛人，但是我們今天講開什麼來講都好，我們沒有什麼，什麼政治的一種派別啦，我們都會講說，其實龍這種東西，不管你在哪裡也好，都是一種，一種薪傳造勢的一種活動，就是它沒有一種矯情的，那你說，你說真的說要有的話，以前就像，老師剛剛所講的，苗栗們的撈龍，就是可能會有鄉下，城市之分而已，你說很多人會說我們的獅我們的龍，都是從東南亞馬來西亞來、新加坡，那邊學過來的，其實我的認為，以龍來講，真的可能是我們從外面學回來啦，但是以獅方面來講，以前我所知，是別人來給我們取經，我們老一輩的人還是給人家，但是最後為什麼會變成說我們，都是從別人學過來，因為別人在突

破，那我相信，龍也是一樣，龍可能也有，可能以前我們台灣的龍也不錯，但是就是因為我們，要怎麼說，是不是故步自封，還是自以為是，我不太會表達那種意思，可能我們就是會認為說，我們就是最好的，變成我們沒有去做一種突破，變成別人在突破，我們沒有在進步，我們在後面追，就是轉變成說，我們已經去在學別人的東西了。

陳：那在請教巫君一個問題，在我們推展舞龍的時候，它常常都是一個社區的發展，像濁水溪聖龍團，它們那邊是以一個社區發展出來，那巫君對這種社區認同度，我們在推廣傳統舞龍或競技舞龍時，有什麼幫助，可以分享？

巫：其實你說比較不一樣的地方，到目前老實講啦，到目前還是真的沒有看出來有哪裡不一樣的地方，目前為止，那往後我不敢講，往後當然我們的龍有一定的水準的時候，它要變成一種什麼樣的一種認同感，我是不知道，但是在目前為止，它還是沒有改變，因為舞龍，還是一樣，我們前面所說的舞龍，它會把它跟一般的陣頭把它歸類在一起，會覺得說，應該是不好，那為什麼我現在要一直強調說，我要去找外國的師父，像新加坡的師父過來教我們，當然我們不是媚外啦，我就是說，有一個系統找尋下來之後，我們還要把我們的東西精緻化，讓別人能夠接受，要讓別人知道

說，現在的舞龍跟以前的舞龍不一樣，因為現在的舞龍，也能夠把它舞到好像活靈活現一樣了，而不是像傳統一樣，而且是說，說難聽一點啦，就是叫你們表演就臨時練幾個動作，就在那邊跑來跑去這種感覺，沒有一種看頭沒有一種價值感，沒有一種美感，所以說我們要把它，結合在一起，那如果說在推廣方面來講，以我們一個職業的在推廣方面來講，很難推廣，很多的家庭他不認同，他們都會認為說，會荒廢掉學業，會荒廢掉他的工作，會荒廢掉他很多事情，好像說，就是去舞龍，就是會成群結黨，會去變壞怎樣，所以說我們一個職業師，我一直在強調就是說，我去找外面的師父來教，因為我要打破這種觀念，但是我也很老實講一句話，10年來，要去改變這個觀念，真的很難，但是問題是，我們要好嘛，但是我也希望說，我希望啦，在台灣的一些武館也好或著是說同好、同業都好，我們在舞龍舞獅層面的方面來講，當然啦人家都說先顧肚子，再來顧佛祖啦，當然肚子顧好以外啦，我相信說我們還要再用一點心啦，在用一點心把它推向更好的地方，而且最重要的那種素質，人為的素質，要把他顧好。

陳：那我們再提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其實在我們的中國傳統文化裡面，我們都有一種男尊女卑的觀念，舞龍有些忌諱，我們以前說，不能讓女孩子去碰龍，女孩子她們是不潔的，我不知道說在這個

新新時代裡面，巫君對那種性別意識的問題，有沒有什麼感想，或者是說包含現在你們職業隊伍沒有女生，像我們的學校團體，都是男女生混在一起，像職業團體，我們比較少看到，我不知道性別這個問題這一部分，有沒有什麼看法？

巫：以前會有，以前可能就像老師講的說，因為女孩子嘛，可能她，不乾淨，所以說不要讓她碰到這一些比較神聖的東西，但是現在所有台灣人，我們常去廟裡看，也很多很多女生起乩，也有很多的女乩童，所以說現在這種性別歧視，其實已經不存在了啦，那我很老實的跟你講，在我二、三十年前開始教舞獅的時候，有女孩子，我也很納悶，女孩子可以練嗎？我的社團裡面沒有女孩子過，帶女孩子去表演，別人會接受嗎？但是我還是去教，因為是學校，那我帶他們出去表演的時候，給我的評語是，大家反而越喜歡看女孩子，為什麼？人家會說，那個女生，不簡單，比男生還厲害，那個女生力氣，不輸男生，所以我常常在講一句話，我現在都把女生當男生用，男生當畜生用，因為現在都已經沒有，沒有什麼禁忌了，有時候你看，女孩子，如果說舞龍來講，女孩子她來舞龍珠的話，可能更有賣點，而且她更細膩，女孩子她的心思本來就比較細膩一點，不會像我們男生一樣一條線那麼粗，所以說女孩子，現在已經沒有說不會去禁忌那些了。

陳：那我再請教巫君一個問題，其實在我們舞龍裡面，有所謂的經濟文化，它就會有那種錦標主義出現，那我不知道像你們這種職業團體跟我們那種學校單位，可能我們對那種錦標主義認定不一樣，我們雖然是有教育性質在裡面，是在走教育，可是我們也要有一個錦標來達成，來襯托我們，我們才會好繼續走下去，那我不知道說你們那種職業團體對於那種錦標主義部分，有沒有什麼看法？

巫：其實錦標主義來講，以學校也好啦，我們職業團體來講也好，其實職業團體，他也是需要有名氣，來打響他的知名度，所以說是必要的，那像學校，可能也是一種校譽嘛，那在一個職業獅團來講，職業龍團來講，他對我們也是一種榮譽感，至少讓所有的一般學員辛苦，能夠得到一種評價，所謂的評價就是別人給我們的評價，好與壞，或者是足與不足，但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說，現在台灣，像很多國際賽事都是一樣，只要有比賽，都會有爭議，但是我常常在講一句話，就像以前我們在玩拳擊的時候，要怎樣最好的，就是把對方擊倒對不對，不要打到雙方 5 分 5 分，如果打到 5 分 5 分的時候，每一個裁判的角度不一樣，那他判出來的結果，我們只能夠欣然的接受，所以說很多的賽次很多的民俗體育運動，我們要把它推向國際化，真的是要有一種圓融以及包容

啦，當然裁判的素質也是很重要啦，所以說你說錦標主義，我認為說有錦標主義的團體，他會更強，但是最重要的是，他的心態要正確。

陳：感謝巫君接受訪問。

編號：5 號 E950310 2006.03.10 PM 02:00 訪問謝君

陳：今天是 95 年 3 月 10 號，我們在台中潭子訪問兩廣拳兒龍獅團負責人謝君，請他來跟我們談談舞龍的事情，那首先跟謝君請教一下，能不能幫我介紹傳統舞龍的東西？

謝：傳統舞龍這部分其實龍這種東西，我的感覺是說，特質來講，就是說競技龍跟傳統舞龍，玩法不同，那我們的龍，你知道龍有南部龍跟北部龍，北部人大部分都在滾，南部人大部分都在地上，它們的姿勢不一樣，龍的形體也有一點差別，像傳統舞龍的發展來講，在學校推廣也很難，傳統舞龍我是覺得不容易發展，社區裡面，你現在要找到很多人來玩，也不太容易，現在舞龍發展，大部分都是跟學校在配合。

陳：可是你說在學校部份的話，就是我們國小很多隊伍，像我們苗栗縣比賽，我們四十幾條龍在比，可是到國中只有幾隊，到高中就只有我們一隊而已？

謝：要溝通校長，還有教練，因為很多傳統龍的東西，技術上有很多東西，其實也是找不到師父。

陳：能不能幫我介紹傳統舞龍的東西技巧技法？

謝：最主要不管是玩舞龍還是玩舞獅都是一樣，在你還沒玩之前，你要先去了解，因為我們這個舞龍跟舞獅，比較離不開廟會文化，

你到廟會怎麼舞，那是一種禮貌，其實舞龍舞獅那種禮儀，我覺得比技術還重要，因為你不懂舞龍舞獅的禮儀，就算你技術在好，人家也會覺得你不是在舞龍，我只能這樣講，所以有時候要當一個教練，或是當一個師父，你要了解說，要會龍獅，你今天怎麼進出這個廟，這其實有他一定的禮儀在，技術這就關係到孩子的體力，跟他學習的態度，應該是這樣講，如果說以技法來講，技法當然除了我們傳統一些，互相觀摩以外，那也要衡量到女孩子體力的問題，有的技術很難，可是，這個怎麼講，技術有時候關係到女孩子體力，你體力不夠你怎麼舞，這應該是這樣。

陳：請教謝君，像競技舞龍部份，在台灣我知道也沒有流行的很多年，到國際龍獅總會它在 1995 年開始成立以後，對它才比如說有一點點的認識，不然我們都覺得說包含我們現在台灣在舞的，比如說有一些動作，我們舞的是競技舞龍，可是實際上我是覺得說我們內涵都還不太了解，請謝君跟我說明一下競技舞龍的發展特質？

謝：特質，因為競技舞龍它的特質跟傳統比較不一樣，傳統大部分它比較沒有肢體上那一些表現，那競技舞龍最重要它應該在孩子整個團隊技術包括上馬這些比較困難的動作，他們兩個應該特質有一個差別，以傳統舞龍來講它們比較喜歡大，那我們競技舞龍來講，就比較靈巧，較活靈活現，那應該是這麼講，一個講究靈巧，

一個講究氣勢，我講兩個差別應該是在這裡。

陳：再跟謝君請教一下，如果我們在舞龍，都有它的教育價值，比如說龍本來就是神格化，我們認為它忠精愛國，或是說有一點團隊價值，因為它是團體性的活動，我不知道說你覺得再舞龍這一部分，它的教育價值在哪邊？

謝：其實它我覺得比較注重在團隊精神，舞龍舞獅，舞獅不一樣舞獅兩個人，舞龍九節龍就要十個人，可是它團隊這種，尤其競技龍這部分，只要有一個出差錯，幾乎就沒辦法，整個龍就掛，所以它整個團隊，比傳統舞龍的團隊精神還要重要，默契培養體能上體力上的展現，它跟傳統舞龍比較不一樣的地方就是說，它得體力的消耗，比傳統舞龍來的更大。

陳：那我再跟謝君請教一下，龍的由來，傳說都有宗教信仰關連，比如說我們都會說龍是水神，掌管水的，是我們中國人的一種象徵，我們的龍到要出去比賽到有一個廟地方的時候，我們都會簡單行個禮，這代表說我們去尊敬那個地方的主神，那我不知道說，像你們職業的團體，對舞龍跟宗教信仰有沒有什麼比較相關，或是說你們在舞龍的時候，人家說出陣要拜拜，不知道有沒有這種習俗？

謝：那個出門拜拜是一定要，可是有一點就是，你到廟裡面，因為龍

它的身格比獅子會較高一點，因為我們以身格來講，是我們現在你看王爺或是千歲或是說很多神明，他所坐的龍椅的部分，他的兩個扶手都是龍，他的整個底座，他是有獅子至尊，大一點他有八隻獅子，我們以舞獅來講，八頭獅，以舞龍，九龍至尊，九龍，那你看大廟來講，廟他有左青龍右白虎，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應該有知道青龍白虎，我們說龍邊虎邊，然後小孩子在舞的時候要知道，那一邊比較大那一邊比較小，你要進廟要怎麼進，那他的龍邊在那，虎邊在那，你一定要去了解，你說大廟，大廟撐龍柱，顧門是獅子，所以整個他的在廟裡面，整個龍的部分它的神格上，支撐整個大廟，你說龍一定是龍柱，一間大廟一定有龍柱，所以整個你真正要認識就是，進出這個廟，我應該從那裡進，然後整個廟的整個穩定性，它的龍柱使整個廟的一個穩固，所以對整的廟來講來講，它代表的意義是一種力量，這是我個人感覺。

陳：那在請教謝君，舞龍是要經過推銷或推廣，跟經濟跟觀光有什麼相關，像我們苗栗燒龍，我不知道你對苗栗燒龍的看法，有些人說苗栗燒龍完畢，把龍燒了，把龍神請下來把它燒掉，有人認為說是很不好事情，可是說我覺得它是為了觀光，那是沒辦法的事情，我說剛剛有講過說，新加坡跟香港它們在比賽，在夜光龍比賽，它們是有在賣門票的，實際上我們國內，可能還沒辦法做這

種情況，可是像你們在做這種職業團體的話，可能又是換另外一種形式，我不知道說，對那種經濟跟觀光價值那一種層面的話，依照你們職業團體來講的話，我不知道你們有什麼感受？

謝：其實我們如果以經濟價值來講，因為我們台灣地區，有一個華人比較少有的特色，就是說進香，其實舞龍舞獅它可以做的層次算很多，那這個部分我認為第一個最早的舞獅，它可能會配合一些觀光地區，觀光區，就是說可能以前的阿里山什麼遊樂區那一些，其實舞龍舞獅，也是可以配合他們這個部分的，或是說像我來講一些開工，一些大概廟會的一些進香，尤其進香是我們台灣比較特有的宗教文化，在可能華人地區，一些比較少有像我們這樣進香的，我的感覺是維持這種東西，我是覺得主事者要認真，當然附帶除了教育以外，你要維持一個武館，當然要他的經濟來源，這個經濟來源我是覺得可能要看你怎麼作才了解。

陳：我說比如說我剛剛提過的撈龍的部分，謝君你對那個撈龍，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去參觀過，有什麼感受？

謝：撈龍是屬於它們地方上的一們民俗，可是如果它是撈龍完，要把整個龍燒掉，當然他們有說是飛龍升天，那每個人他整個神格價值不一樣，那在我們來講，我是覺得說，對舞龍跟舞獅這種東西，以我們武館，我們都是相當的尊敬，可能就是說當初他們對整個

這個龍的認同，它的神格，尤其在我們來講燒掉不好，可是對他來講可能送龍升天，他們是覺得很好，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地方對這種，整個價值上整個認同的問題，我們不能說燬龍把龍燒掉好不好，可是我覺得說它把這個民俗推演起來，讓苗栗成為一個特色我覺得相當好。

陳：謝君，我另外請教一個問題，你剛才講，我想到說有人在舞那個白獅或白龍，是人家的喪事部分才有在做，假如說舞那個白獅的話，通常是在武館裡面輩分很大很受人尊敬的師父，還是老前輩去世才有在舞白獅，我不知道舞龍有沒有人在做喪事這一部分。

謝：其實我覺得這一部分，跟華人地區一個幫會，其實有比較絕對關係就是說像我們台灣來講，現在都要請白獅白龍，可能就是幫會就是比較多，其實我們現在說幫會老大，當然他也有一定的層次，因為而且它的價格也不算低，所以你要請這個，要看你在社會上整個層次的感覺，有時候可能有一些源自於可能說香港廣州這些，以前像我們在師父級，比如說舞白獅我們都知道是師父級的過世才有，平常沒有這個，因為舞獅這種東西，我們以前兩廣，兩廣也跟洪門有一點關係，跟洪門裡面的獅子它有一定熱場或是代表層次，它所代表的層次就是說，其實這個白獅就是你在幫會裡，有一定的層次，不是說你隨便出，不是這樣，以前要化獅就

是說，白獅一定要燒到。

陳：那我不好意思，請教一個議題，我常常在聽到台北兩廣，像你們是拳兒兩廣，巫松軒那邊也是王功兩廣，高雄也聽到兩廣，我不知道這兩廣的意思是怎麼樣？

謝：兩廣跟我們的姓有一點像血統關係，從最早李輝師父它們，所謂李輝兩廣，從大陸廣東那邊過來，然後跟蔣中正，跟蔣中正轉戰過來這邊，那以前最早他們是在部隊，部隊有一個系統，他們在部隊在玩的時候，這是我師父跟我講的就是說，他出來的時候，他有跟了很多的徒弟，就是說我一個師父，教了很多徒弟，那很多徒弟的時候，就會有很多兩廣，比如說像我們有高雄兩廣、戰神兩廣、拳兒兩廣為什麼這麼多兩廣，因為它是一個血統，一個獅形，從那個師父出來，那我玩佛山獅，後來也可能因為有人玩鶴山獅，最早兩廣這部分是佛山獅在玩的，鶴山獅它們也有兩廣，兩廣這種團體，從師父師公師婆師叔一直傳下來，到了李輝師父來東勢教兩廣同鄉會，那所以從台中這邊又衍伸出來，從台北很多師父教他們都是兩廣，有兩廣總館，像那個前師伯也是，他們也有旅台兩廣總館，那其實很多的師兄弟他出來之後，他成一個系統一個血統，那我們都叫兩廣，可是我們佛山獅不玩鶴山獅，加上鶴山獅來講大部分在馬來西亞那邊，因為馬來西亞整個

競賽的規則，他們比較走向馬來西亞，所以他們很多都是配合他們的鶴山獅的玩法，後來兩廣來講，兩廣他所玩一定有他的難度，他比較文，比較文，可是也不能說他是文獅，其實都是有他武術的底子，就是說兩個舞的形不一樣，後來競賽的規則一直走向鶴山獅，所以我們台灣現在很多的獅館，到最後都走向鶴山獅，所以玩佛山獅很少，再來就是說，兩廣來講，為什麼大家都叫兩廣兩廣，因為兩廣它現場所表現的它是屬於比較強悍的舞法，你說像以前老師父級在比的話，他們在看，像我們沒有很多什麼叫站胸口，可是這是我們佛山獅你要站胸很不容易阿，所以有時候很多玩法，因為派系的問題，因為以兩廣來講，它是一個系統一個血統，就像我們一個姓氏一樣，我從哪一個一直下來，從阿公來講一直延續下來，所以兩廣其實也很多不是兩廣，可是他為什麼要稱做兩廣，因為最早真正這種廣東獅，是從兩廣師父延續，其實廣東獅是最近，可以說這五六十年，才流行廣東獅，以前是台灣獅，走到哪裡都是台灣獅，然後廣東獅它比較花俏，所以喜歡看的人比較多，那別人的東西比較花俏，可是它有相當高的武術底子，所以每個人只是獅形上不一樣，血統上不一樣，兩廣它是一個稱呼，就是一個血統的稱呼，應該是這麼說。

陳：我請教謝君對政治跟族群部分看法，像你們從事了這麼久，我不

知道你對這種民俗活動的政策，有沒有什麼感想，現在舞的這些人，大概都是什麼人，比如說像我剛剛所講的，大部分都閩南人在舞的比較多，是好像外省人比較沒有來舞，或是說其它女性那部份，我不知道對於這部分你的看法？

謝：政治跟族群這部份，我覺得剛開始可能，以舞龍來講我是覺得沒有什麼，初期來講以前的舞龍大概都是社區，以前我們比較務農，像這種公司，是比較少，所以有時候像我們這個社區有在舞龍，可是那舞的是傳統的，大部分都是以社區，跟政治層面我是覺得沒有多大的影響，可是它對整個社區的凝聚力我是覺得相當強。

陳：那我說政治部分，比如說向政府在推動一個政策，比如說像你們這種職業團的一個團體，都是一腳印一腳印慢慢走上來的，你們沒有受到政府的補助？

謝：沒有啦，最主要可能是文化局這一部分，它比較有針對一些比較優良的團體有補助，可是他們的補助畢竟是杯水車薪，也是說沒有辦法讓整個武館，很有一套在延續上那個經費根本是不足，可是你說像我們怎麼去申請，整個國家對這種東西，或是跟馬來西亞，或是跟新加坡比較起來差別相當大。

陳：那樣我們知道台中不是有個九天技藝團，我記得他們有接受，他們補助方法是說，比如說我縣政府給你，五十萬或一百萬，你要

去幫我表演幾場，是用這種方式？

謝：其實補助沒有那麼多，其實我是自己知道，演藝團體，像文化局裡面我們補助的話，約八萬多吧，一個優良性團體，像我們來講，大概表演一場，或是兩場，我記得是兩場，對，兩場，因為就是說優良演藝團體他補助你，你就是要把這種東西推展出去，我說社區，他的要求可能就是說，到社區某一個地點，社區的一個信仰中心，一個主要群聚的地方，做一個表演，就是說第一，讓所有演藝團體有繁衍的機會，第二就是說，藉著機會能把這活動推展出去，有拉政府是有在做，可是當然跟正式的體育，民俗體育跟正式的體育，類似像田徑這類，比較起來的話，當然是比較不受到重視的。

陳：那我說另外一個問題，像舞龍這種東西，我們自己在玩，我們是把它認定在民俗活動，民俗體育活動之內，那比如像你們這種是國術館在經營的，到底龍的東西，它是屬於民俗活動，還是屬於那種國術館還是武館的產物，因為實際上武術有武術，國術有國術總會，那民俗他有民俗體育協會，那我不知道說你對這一部分，你自己的感想？

謝：其實民俗體育，本來早期都規定在人家所謂的角頭館，角頭館，那就是說他是屬於武術，因為社區以前都有老師父在教武術，所

以舞龍舞獅，都被這武館一類，其實他們是脫離不了，所謂的武術館，舞龍也許你覺得，像競技龍來講，其實它要不要武術，它要武術，你說舞獅要不要武術，它也要武術，可是民俗體育這種東西，後來把它區分，所謂真正武術是為了門派才去區分，可是我覺得沒有什麼區分，舞龍舞獅還是要有武術底子，沒有什麼區分的，可是我們所謂的區分是，民俗體育跟政治的田徑、手球，這一類當然它們去區分，因為那個事情比較正式，教育部規定的所以，一些比較正式比賽的項目，民俗體育它中小學運動會裡面沒有這種東西，後來慢慢國家對這部分，歸到文建會裡面當作一個文化傳承，當作是一個民俗體育的走向，所以後來才有全民運動會，這種所謂的比賽，不是歸類在政治體系裡面，可是我的感覺是說，舞龍舞獅它真正你要傳承還是要有一些老師父傳承，我相信能夠資深的老師傅早期都是武館的身份，因為那些有講究很多的步伐，還有比較強壯的體力，所以應該跟拳術是脫離不了關係，像我們這裡面，我們每天一樣要練，我們也是要練拳術，所以這是我們的根，你沒有拳術的話，你說像我們夾腰、踩馬這些東西，根本你連上都上不去，蹲個馬步看似很簡單，就蹲著你踩上去就好，可是蹲有它蹲的訣竅，你沒有蹲過馬步，你根本不知道它的訣竅在哪裡，你看這個人體格不是很好，為什麼他馬步可

以站那麼高，他可以支撐人家的重量在上面，所以實際上還是跟武館脫離不了關係。

陳：傳統舞龍在推的時候，要有社區認同感在，比如說像你們是屬於職業團體部份，我不知道說，社區會不會來認同你們，比如說把小朋友送過來練習，或是說它們平常給你們一些經濟或精神上的支援，比如說他們給予技巧性或大家精神上的鼓勵這一部份？

謝：其實現在在外面搞舞龍搞舞獅的，其實不好用，尤其現在很多人認為就是說，很多人對這種民俗體育的認知，沒有人會很清楚，那有的像可能剛剛會跟八家將，或是跟舞龍舞獅它們都是混在一起，例如說這就是一些好像是層次比較低的孩子。

陳：像我們自己在推動，本身也有這種感覺，也就是人家會把藝陣跟舞龍混在一齊，就是會跟中輟生或是不喜歡讀書，畫上等號，其實也是我們一直在推動的困難，我不知道，謝君有沒有這種困擾

謝：像我當然困擾是一定有，其實看你自己怎麼做，其實我的孩子都鄉下社區，所謂社區來講，我都在學校教小朋友民俗體育，可是我們的孩子不是中輟，以自己當師父的人，要怎麼去跟學校，跟社區很多人去配合，你怎麼管理你的孩子，這很重要，你總不能說每天讓孩子這邊在玩，在社區裡面飆車，惹事生非，人家怎麼認同你，其實民俗體育他跟教育其實是有配合的，不是只在社區

教，有時候你在學校發生的時候，你要配合學校怎麼教育，整個體系，它除了說運動以外，它有達到一個所謂的，把孩子導向比較善的層面，善良的一個層面，所以向我在這裡發展，當然也有家長也有所誤解，可是最主要的是你自己怎麼秉持你自己的意念在走，像我的武館勢必一定要跟社區學校配合，甚至跟主任老師來配合，我們不是說我自己顧我自己的不是這樣，像我自己在學校教的話，學生有問題，我可以跟老師溝通，老師覺得他在教學上，孩子給他困擾，也可以跟我們做溝通，其實要達到這樣，才能達到教育的目的，不是說你自己在這裡瞎搞胡搞沒有用，孩子來進來就是菸酒檳榔，家長怎麼會去認同你，像我們來講，你沒有滿十八歲二十歲以上，我根本就不讓你抽煙，有可能每個師父每個教練它帶領孩子的方式不一樣，可是我們不能講說誰對誰不對，可是每個社區有每個社區的文化，可是我自己來講，我是認為說，武館也是一種教育，武術它也是一種教育，而且它教育的層面，其實是很深的，其實有的人一直誤解，其實讀書最好，我爸以前也說讀書最好。

陳：請教謝君，就是像我說我們在中國傳統文化裡面，都是男尊女卑，那其實我們在以前看到相關文獻裡面，有我們覺得龍是神格化的東西，不可以讓女孩子來碰，到現在這麼現代化，其實像我們自

己的龍隊，都有女孩子在，有些不只是敲鑼打鼓，有些我們還讓她下去動看看，比如說像你們職業的部分，我看到的是比較沒有女生下去，我不知道說你對這種性別意識層面，有什麼心得，你們職業團體，強調精采表演，可是女孩子加進去，她就是沒有體力，那我想說對於這一部份有沒有什麼感受？

謝：性別我們是沒有那麼歧視，現在那有什麼性別歧視，可是以前的老師他教規矩，女生有不方便的時候，那鼓有鼓神，獅子它是一種神獸，龍它已經升為神格化，所以有時候他們認為女孩子去碰那些東西，會有一點不太好，其實這是一種尊敬，我們不能把它認為性別歧視，而是一種尊重，你不能把它講成性別歧視，沒有什麼性別歧視，這種東西它本來就是一個神格化的東西，桌子有桌神、鼓有鼓神，所以有時它是一個我們講神獸，然後舞龍你說已經神格化，可是我們要去尊重它，所以有時候女生比較不方便的時候，你去碰觸它的時候，對它來說是一種不禮貌，最主要很多的忌諱在，以前女孩子可能在某些時候，她不方便開口講話，好像不太方便的地方，所以師父比較忌諱就是說，你來碰它的時候，等於對我這東西，不是很禮貌，那是一個禮貌一個尊重上的問題，我覺得對性別沒有什麼很特殊，在的就是說，如果今天是一個，舞龍這種東西來講，它講究的比較，十個人，還有跟鼓，

鼓這部分我們比較其次來講，這十個人他的體能要很平均，我相信你自己有舞龍也知道，十個人有一個體力差，你就不要玩了，因為你根本連托都很難托，所以說怎麼講，性別那也不算是歧視，在體能上，有些我也知道，也有找那個全部女生來舞獅的，找那個舞龍也有全部找女生，可是不是說性別歧視，而是說她們體力是不是很平均在舞，女生整群都是女生，那舞的東西，跟男生玩的東西，有不一樣，可能她玩起來會比較斯文一點，她是可以玩，可是就說，有時候當初老師父，有時候他們是說，我是覺得那不是一種歧視，是一種尊重，不管要講女生各方面問題都有些不方便，可是不会跟男生說這個，我們訓練少了一個你再補進去一個不見得它就可以舞的很順暢，我覺得這應該是尊重的問題。

陳：那再請教謝君，對那種錦標的部份，像你們職業團體的，我不知道說有沒有在參加比賽，像我們說我們學校比賽，那當然大家都想爭第一，那第一只有一個而已，那我想說對那種錦標主義的部份，你們那種職業性的會不會說，我去參加一個比賽那如果說我得到很好的名次，來抬高自己的身價？

謝：我覺得，像我來講我是，像社會團體來講跟錦標這種東西，不是說沒有關係，可是我覺得是，你知名度而且你玩的東西，你說你玩得很好，別人不一認為玩的很好，你說你玩的很好別人不一定

認為你很好，其實他們都是屬於外圍的，像職業團體，當然付費來請我們去表演，他一定要認同我們，覺得我們都表演他們能夠接受，他覺得我們層次水準夠，他比賽有他一套規則，可是有時候，我是覺得民俗體育隊讓人家垢病的地方就是說，它有自己的延續所謂武術的問題，延續以前武術派術的問題，我們很久以前，像從以前就是這樣，你學了什麼拳，我的拳就是比你好，這樣變成武術他跟武館意識主要型態還是有些關係，如果知道規則，是不是能夠適應整個的所有舞法，傳統龍有傳統龍的優點，你競技龍有競技龍的優點，可是不是你出一套，大家就能夠接受，這是很難，真的是很難，我也感覺到就是說，現在這種東西跟我們，整個武館的生存，不是很絕對，可是重點是，你所表演的東西，你職業團體視外圍的接受度，但你學校發展與推展，你學校來講規則的話，那技術學院的東西，就看你自己怎麼去經營，你怎麼去訓練孩子，怎麼去調教你自己的學生，錦標對我來講，我是沒有什麼很大的感覺，我是覺得說，把這種東西推進到學校裡面去，才是最重要，到了學校你會覺得，小朋友他們如果玩出一種東西來，然後台灣這種東西比較講究，以前大概廟會這一類，小朋友作一個民俗的延續，每個人都能去接觸，我覺得這是最重要，至於說你要提升到全部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能夠接觸所謂的錦

標，比賽這種規則的話，等於你就要放棄所有你自己自我的那種觀念，要能夠擬出一套，等於就是說，我玩的東西，就是要一樣，你所教育的東西完全一樣，當然武術它套路很多人都會說，像我去苗栗比舞龍好了，我曾經去苗栗比過舞龍，去苗栗撈龍，我只去一次，我比完一次他們就不讓我比，只比一次，他們很狹隘因為他們認為那是它們社區地區的傳統，我不能參與，如果你要提升是不是你要去觀摩去學習，但是他們沒有，一次而已，然後當場在那邊開會的時候，大概二十條龍，每一個都不讓我參加，那我也沒有覺得什麼，我不會說，我一定要去拿第一，我覺得說他們能夠把這種活動推展出去，讓很多小朋友去了解舞龍的舞法，它的製作方法，它彩繪的功夫，它整個獅法或龍頭的編法，我覺得這才是最重要，其它我是覺得，錦標這種東西，小朋友當然能夠參加，得第一名的話，可是也沒有很客觀的規則在那邊，就是說，玩的東西是不是都一樣，你有沒有一個套路給人家，你的套路在哪裡，是不是所有出來比賽的人，他就是走這個規矩這個模式，跆拳道有跆拳道他們的形法，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學習方法，空手道也有空手道，國術可能在某些套路裡面，他們也有一些套路，那我們有沒有規定一個真正規則讓每一個學校可以玩的東西，然後再加上，所以他們用嗆的口氣，我是覺得很難讓每個老

師想去學這個東西，有一個可以遵循的規則，現在民俗體育比較差，應該是差在這這裡。

陳：我剛剛聽謝君，你說技法舞法部分，你剛剛在前面提到說，你說兩廣它有一脈的傳承，我不知道說謝君，比如說我們舞龍，在台灣比如說有沒有一個比較有傳承的門派，或是說有誰的舞法傳的比較久。

謝：這個部分，北部來講，到最後，那時候，因為我們所學舞龍裡面，那時候有大概從台中部分，我們說有分北部跟南部，那舞法其實都不一樣，龍頭的製作方式其實也差很多，其實差，那現在來講尊循這種東西，大家一直在改進，像龍頭，以前龍頭，我龍頭有多大個，可是現在，人家第一個問你是，你的龍頭有多重，可是現在跟以前不太一樣，我是覺得沒有什麼，以門派來講

陳：在舞龍部份，門派技法沒有比較特殊的地方，在台灣是否分北部與南部的技法特色，請問謝君有什看？

謝：很少，沒有一個比較有門派或特殊系統在，很少，其實很少，大概後來，東南技術學院那個吳教授，你不是知道，他比較有再歸類一些舞法，禮儀上的一些舞法步法，吳富德教授比較有在歸類，我們來講，除了傳統以外，當然你當初會了你自己就要動頭腦，你的玩法套路，其實舞龍這種東西，就跟舞獅一樣是有靈魂的東

西，當然你比賽在講套路，可是你在做外圍的一些表演的時候，你那個套路不見得在那個地方搬得上台，所以當師父來講，除了教育技術跟方法以外，就是說整個真正的一個舞法，你進到一個區域裡面的舞法，它的靈活度才是重要，因為別的廟，我們很多廟每一個廟，它的區域性不一樣，你能夠進到這區域完成，整個靈活度，還是相當重要，所以怎麼講，舞龍這種東西跟正式在一個室內的比賽，可能會有一點不太一樣，我覺得傳承比錦標來得重要一點，因為其實錦標除非你說，有心的人可以把它擬訂出大家都可以接受，我是覺得說不容易啦，因為武館這種東西，本來就比較講究，他們自我觀念，很多問題是都接受別人，別人其實很難，就算是新加坡馬來西亞，你說要接受我們台灣的部分，當然很難，那你說兩廣，兩廣從我以前有接觸老師父，說穿了他們的想法就是說，我們就是最好，就是說你要怎麼去導正這個觀念，並不是那麼容易，因為老師父太多了，你要把系統連起來，我覺得真正從事體育你要把利益放到旁邊去，如果你把利益放在前面的話，可能很難，所以應該我猜想是這樣，其它應該比較沒有什麼

陳：最後再請教謝君一個問題，像你們在經營這種職業性的表演團體，你在經營的時候，有沒有什麼策略，當中有遇到什麼困難，

什麼心酸，跟我們講一下，或者是你在教育，進來的小朋友，你要怎麼教育他，讓它能待的很久，從小跟著你到長大這樣？

謝：這是個人特質，我覺得這是應該的，其實沒有什麼，其實你要那群孩子跟著你，榮譽是很重要，然後你要讓他覺得有學到東西，他也想要到想要的東西，有時候跟錢不是絕對關係，而是個人的一個定位，他認為在這個地方，他所接受的教育很好才重要，其實我是很傳統來講，你如果讓小孩子一進來，就叫他練武術，來叫它打掃，或打壓、打掃廁所什麼，（陳：因為目前社會不可能），從最小進來你就是打掃開始，然後我們的練習，算很傳統，我們的固定時間，當然你要有一套教學的方式，跟老師一樣你怎麼從基礎開始教，不是說進來這邊，就是說看到孩子不來你就給菸、酒、檳榔，甚至很多舞龍舞獅或是家將被人家垢病的地方，大概就是在這裡，那跟你師父怎麼去走，我覺得你師父的定位，你要把這個部分，定位在哪裡，你要走到一個比較高層次，還是要走一個教育路線，還是說你只是走向一個幫會，幫派，人家說都說家將跟武館就是跟幫會有關係，我是覺得不見得，那你要讓社區來認同你，讓地方認同你，我覺得當然你要付出很多努力，其實心酸滿多，心酸讓你講，講三天你也講不完，每個孩子來到這邊，最重要一點就是說，我們要教育他們，教育好比學什麼都更

重要，父母當然也是有孩子不是很乖，然後送來，可是你要怎樣去教育他們，讓他的父母能夠安心，讓學校能夠接受，我覺得你要容忍的地方太多，像我來講我每天到學校有是傳授這種技藝，你要怎麼去跟學校配合，不是說來學這個，學這個東西其次，最重要品行的問題，你怎麼去保證他，本來他在學校喜歡翹課，你就給他什麼他就不會翹課，當然在訓練過程中會比較嚴謹一點，可是你要讓他覺得在這裡有學到東西

陳：你們招收新團員，你都用什麼管道去招收

謝：我不會招，也沒有招牌，你有沒有看到，我沒有什麼，都沒有，可是我覺得我收來講，一個目前社會的這種團隊，最重要的是要跟教育這種單位結合在一起，然後學員的來源，像我們來講，我不外收，我只是收我自己在學校指導社團的學生，所以他們從小來，我們就給他一個觀念，你說你高中來我就不要，像我這邊，你高中它已經生活的習性，比較定型而且它不見得受你的教育，那我們有時候付出很多的時候，因為他從小時候從家庭延續上來的教育，國小的教育國中的教育，然後來到我們武館這種嚴肅的教育，他不見得能夠接受，所以我們大部分都從小就帶，你只要到高中我就不要，我這邊沒有收高中的，高中畢業我就不收，所以現在有父母送來，收高中的我就不要，因為我們沒有辦法怎麼

講，他那種觀念已經根深蒂固的時候，我們沒辦法塑造他，所以

說有時候我們付出功虧一簣，應該是這樣說

陳:好，謝謝，謝君接受訪問。

編號：6 號 F950310 2006.02.23 PM 07:00 訪問陳君

陳：今天是 95 年 2 月 23 號，我們到台北縣坪林鄉，訪問坪林舞龍隊的總幹事陳君。先請教陳君，能不能幫我介紹一下你們坪林舞龍隊的歷史、訓練方式，大概現在人員還有幾個，能不能幫我介紹一下？

陳：我們坪林龍隊差不多 30 年前就已經有舞龍隊，那時候我爸爸那時候也是龍隊的隊員，因為那時候 30 年前是屬於農業社會，那時候畢竟他要組織一個龍隊那時候人手不足，大家都是為了要討生活，所以說一個社會龍隊是要付出的，那時候因為時代的關係，龍隊成立沒多久就解散掉了，其實坪林龍隊真正成立是在 7 年前，由我們現任的鄉長梁鄉長他帶頭，因為我們 30 年前有這一條龍，那時候他剛擔任鄉長，也是很有心，以前的龍舞的那麼漂亮，現在我們就盡量把它結合起來，那就透過我們坪林鄉有 7 個村，比如說 1 村叫村長去負責職位，一個村差不多 10 位，7 個村就將近 70 位，可是那時候每個村每個村的人手，比如年輕人在鄉裡面其實每個村都不一樣，那就是說那個村人口比較多，那就盡量招集過來，那第一次招集過來那時候我還沒有擔任總幹事，那時候我還是一個隊員，其實那時候剛剛開始，應該差不多有 40 位的隊員，後來我擔任總幹事也差不多有 6 年多了，那 6

年多我那時候又覺得說龍隊隊員好像太少，後來又陸陸續續又招募一些人手，現在我們龍隊的隊員有差不多 42 位，有 42 位，也有出去的也有進來的，那我們龍隊之前成立不是吳教授來教我們的，那時候是我們以前 30 年前還有一些老師父在，現在年齡差不多有 6、70 歲了，就是那個年齡，那年齡因為 30 年前，那個龍隊的一些舞龍招式都是停留在舊時代的那些招式，其實沒有幾招，就是反正就是跳龍、絞龍，現在這幾招而已，那因為那時候有一位隊長，他是以前的龍隊的隊員來教我們，來教我們那時候我們龍隊都很信心，一直想把舞龍舞好，可是舞一舞，大家隊員，那時候我們差不多是 30 多位隊員，覺得說好像沒有什麼變化，好像就是攪在一起，尤其出去外面，看到跟人家，那時候我們有出去台北去跟人家舞，結果看人家的招數怎麼那麼多，那我們的怎麼這樣子，跟人家沒得比，那龍隊就有產生聲音了，那時我已經擔任總幹事了，尤其是在廟會，廟會人家有禮貌跟我們敬禮，我們要回禮的時候，那些招數我們也不會，都沒有學到，那有一次機會就是因緣巧合，就是說我們公所有一位，那個好像是課長吧，他有認識東南技術學院的吳教授，他跟我講說我們可以去邀請他來教我們，他有得到薪傳獎，我我們去拜訪他，看他願不願意來教我們，那時候我們就找我們的理事長，我們龍隊的理事

長，就去拜訪他，他就義不容辭說，好好好我來教你們，那從吳教授來教我們之後我們才覺得說，龍隊的招式好像不是以前隊長所這樣講的，好像花式太多了學都學不完。

陳：我以前也是那麼感覺，我以前是玩扯鈴的，玩扯鈴全國冠軍的，以前覺得舞龍那有什麼好看，原先是我們學區國小隊伍升上來，國小校長來拜託我們來帶，那時候舞龍隊就沒教練，那就自己來帶，因為帶了幾年越帶越有興趣，我現在在寫論文，就寫這方面的文章，那它文化影響力真的很大，像我一直在看書，最近也一直在跟東南亞的做交流，他們舞的很好，那我覺得舞龍這種文化真的不容小看？

陳：那像我們現在，我們不敢說我們舞的很好，可是我敢確定一句話就是說，因為我們是社會的，社會的就是說大家出來表演就是沒有拿一毛錢回家，所以每一位隊員，我對他真的都是很感激，雖然我當一個總幹事，主要是招集他們過來的，所以我們坪林鄉只要有什麼廟會、拜拜、鄉公所、農會、國小邀請去表演的話，像有時候運動會都會邀請我們去表演，那我就會通知每一位隊員，他們都參與率都很高，那我就覺得說我們龍隊真的不錯。

陳：所以說，我很佩服你們，我們在學校要組織一個龍隊就很不容易，舞龍運動沒辦法吸引很多同學來參與，像啦啦隊籃球隊招生一下

都爆滿，所以說我說你們要組這龍隊，真的很不容易。

陳：其實說，我們龍隊其實說，吳老師它教我們的招式太多了，我們學都學不完，為什麼學不完，因為像我們龍隊的隊員，現在是在社會上都差不多 40 歲 50 歲，那時候家庭最要緊，那我有時候我也想說要舞很好，問題是你要叫來隊員舞，隊員有事情，還有我們這邊有時候去喝個酒，那個部分有問題，要來學一個招式，有時候就那個沒來，這個沒來，因為龍的東西是團體性的東西，比如說今天是 9 節龍或是 13 節龍裡面一個出差錯，整條龍整個美感都已經破換掉了，所以吳老師隊員真的很認真在教我們，我們有時候兩個月也沒在練習，三個月也沒有練習，因為我們有一個採茶時間，我們採茶時間，茶忙的時候正在忙的時候，那有可能來學這個東西，我們有辦法學比如說冬天的時候，冬天農閒茶葉沒有在耕作，我們就可以盡量來學習，現在我到目前，龍隊也是有遇到一個瓶頸，因為大家已經舞了 7 年多了，7 年多招式實際上我們都已經有了，那時間上，主要是時間上，像吳老師跟我講說，社會組的東西不要跟職業，你不要看人家舞的那麼好，我們不要羨慕它，其實我們有我們的困難在，社會組有社會組的困難，其實我們招是幾招可以，主要吳老師講說，那天跟我講說，團隊最要緊，團隊向心力最要緊，不要把他散掉，凝聚力最要緊。

陳：請教你這個問題，像我們做活動，他都是一個相關的意義在，比如說你們會喝酒聚會，順便做其它事情，你們會不會覺得說，藉著這個舞龍，把大家聚在一起，縱使喝酒也好，聚在一起說至少也有感情交流，就像現在社會工商社會很繁忙，包含農人也是一樣，現在社會已經不像以前的社會，大家很少聚在一起，你們會不會感覺，藉著這個舞龍，聯絡感情？

陳：舞龍隊的隊員，因為我們就是藉著舞龍的時間，就是在一起，在一起就是因為有在一起才有感情，其實我們坪林鄉怎麼講，我們坪林鄉是個鄉下地方，其實每一位隊員，其實沒有透過舞龍就已經很熟識了，小鄉嘛，其實出門什麼都看得到的，沒有透過舞龍大家就是很好的朋友，藉著舞龍的時間來，舞完，我們都是利用晚上訓練舞龍，白天其實大家都沒有空，利用晚上，晚上龍舞完吃個點心，就聊天喝茶喝個酒都沒關係，休息的時候才會聚會。

陳：我很佩服社會龍隊，他就是有那種意義存在，像我們學校那些隊伍，我們把他當做校隊來經營，最主要是教育孩子來運動，第二就是說發展一些民俗活動，剛剛我說跟社會龍隊不一樣，我在學校現在組龍隊就很不容易，相信你們這社會龍隊更不容易，因為我叫學生叫得動，他們沒有來我可以修理，但你們社會隊的沒辦法，全靠凝聚力。

陳：其實龍隊，我們有隊長，那我就總幹事，再來就組長，總務，像我們其實隊長它是跟隊員沒有那麼直接，其實都是總幹事在處理，其實整個龍隊都是我在招集人員，招生的部分最累，因為招生期間，這段期間我深深感受到，像我譬如說我們今天，明天要訓練舞龍地點在那裡，幾點集合，你看像我之前是有分成4組，4組組長打給4組組員，他們就一組差不多有7、8位，他們就跟他們的組員連絡。

陳：雲林濁水溪那邊有一個聖龍團你們有沒有接觸過，像它們也不算職業團，因為我有跟它們在接觸，它們也是大家都在工作，禮拜六禮拜天才有聚在一起練龍，像它們很有計畫練習而且去登記立案為社會團體，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種計畫，有沒有，現在有沒有這種計畫？

陳：你是說類似那種性質？

陳：他們已經現在定位在內政部社會局立案，他們是濁水溪民俗技藝協會，他們是定位在這樣。

陳：我們沒辦法，除非我們要學成那樣水準。

陳：據我的了解，他們是三、四年前，有一次無意中去被人叫去國外比賽，去看別人的技巧被嚇到，回來在自己慢慢學再接再厲，這兩年成員比較年輕，不然最早也是四五十歲在舞的，我常學生

說，你看人家四、五十歲舞的這麼好，你們才十七、八歲

陳：那天有去三峽，三峽表演，我看人家舞龍，他們是屬於比較類似

職業水準，我們要跟人家怎麼比？

陳：其實我有說過，我跟吳教授它們想法是一樣，我們不用去玩那麼

精，因為他們已經，舞了一段時間的，他們既然當初有立這個目

標，就有去達到這個目標，可是我到覺得說，像你們現在，像你

們坪林龍隊，定位在大家聯絡感情，互相交流，我到覺得說那會

比較重要。

陳：我也是這樣想的，但是最基本的，自己練習是最基本的，我如果

說有空的時間，想我也在想說，吳教授也有拿C D片給我，就是

世界舞龍比賽，他們的滾龍，他們腳手，其實我們要學有是有辦

法可以學啦，但是我現在沒辦法可以處理這些事情，。

陳：濁水溪他們有一個好處，他們會把家裡的孩子抓出來練，我不知

道你們有沒有這種做法，他們濁水溪在練習時，爸爸在舞孩子也

出來舞，女孩子就是去打鼓，他們會這樣。

陳：我們這邊沒有這樣子做，我們都差不多當兵回來，比較穩定的，

才來參與，我們國小現在也有成立，那我想有關技術層面那一部

份，也會慢慢進步也希望是這樣，我們龍隊以後還是朝著這個路

線走下去。

陳：像我們都在舞龍，早期他們都是有宗教有文化，像坪林要參加觀音座壇部分，我們舞龍隊也到處去表演，遇到廟，我們都會簡單行個禮，這代表說我們去尊敬那個地方的主神，那我不知道說，像你們傳統龍團體，對舞龍跟宗教信仰有沒有這種習俗？

陳：我們的習俗是這樣，等於說，我們龍隊要經過一個廟，就盤龍獻瑞一下，如果經過土地公廟，最基本的禮節一定要作，如果說我們要過橋，橋也有橋神，我們要過橋之前，你要先拜一下，過完橋回頭再拜一下，我們坪林鄉剛剛來有看到，過坪林交流道，旁邊就是我們坪林的市集，那是最熱鬧的，那比如說我們元宵節有一個類似一個民俗遊街，每年都有拜拜這樣子，我們也是義務參與的，義務參與地方，我們出去，龍出去，像那天我們整個坪林遊街，我們去遊街，有時候接紅包，其實我們都不想收，主人要送給我們不收又失人家的禮，所以很難拿捏，其實那天也收一些紅包回來，那天像三重龍隊你也知道，他也義務性的參與我們，我們現在有兩條龍，一條 13 節、一條 9 節龍，他們也不用帶器材就人過來而已，我們另外一條給三重龍隊使用，兩條出去，這樣才能帶動地方熱鬧。像你剛剛講說，像我們有兩條龍，那龍的來源是什麼，龍的來源我跟你講，其實第一條龍，我們現在經不用了，公所當初成立龍隊，是公所鄉長發起了，經費都是全部由公

所出資的，那時候不知道外面有什麼龍，也不知道龍現在做到什麼時候，也還不懂龍，我剛剛說，之前有一位師父，他是老一輩的，他自己會編織，它會編織龍頭，那個每一節、每一節的竹框，他其實都會編織的，他只是買一個一個，半邊的，它不是整條圓的，半邊龍你知道嗎，半邊你有聽過嗎，當初第一條龍是用那個半邊，是最近七年前剛剛成立的那一條，對對對，這是訂做的，自己編織的，沒那麼細，龍頭很重，舞一舞之後，就是認識吳老師，吳老師說那個，三峽那邊有一個師父在做龍的，就去那邊買一條龍，也是公所出資，出資那時候好像 20 幾萬給我們，我們就是買那條 13 節的，買過來繼續不久，差不多 2 年前，又買了一條競技龍 9 節龍，那一條是我們透過吳老師去買的，那個國小也有兩條龍，一條是校長自己去申請的，一條 9 節龍，一條是自己在買的，那現在他有另外一條螢光龍，就是三重透過我們送給國小的。

陳：像現在說舞龍，我們中華文化是說，女孩子最好不要給她舞龍，就覺得不好，摸到就好像會衰，現在你們有嗎？

陳：目前我們龍隊，都沒有女孩子，可是我不會忌諱那個，因為起初公所他要招募，他沒有說要招募女孩子，其實公所當初招募那一些隊員，其實目前隊員最多，還是留到現在，現在因為女孩子有

時候她沒有多幾個進來，一兩個進來她們也會不好意思。

陳：像我學校現在，打鼓鑼鉞都是女生，我們是這樣，男孩子就是舞龍，（陳：男孩子舞龍力氣比較有啊）對阿，（陳：那女孩子打鼓都很好）對阿，我們跟日本隊，日本隊高中他們也有在舞龍，我們前兩年跟他們做交流，他們女孩子打鼓，打的非常棒，而且他們在舞龍都是女孩子，大概前兩個月還看過一次，都是女孩子在舞，舞的比我們還好

陳：其實現今在夜光龍，九節龍，它做的很輕，女孩子來舞都不是問題，像我們以前 13 節那條，就是去三峽買得那一條龍，女孩子就比較困難，它龍頭的部分很重。

陳：現在女孩子舞的還不多，像我們學校有女孩子在學舞龍，也有女孩子帶龍珠，覺得說，女孩子比較靈活，比較聰明，就讓她去帶龍珠，也是不錯做法，那請問一下你們沒有女孩子

陳：目前我們龍隊沒有女孩子，（陳那有沒有人考慮說）有阿，有考慮，可是我們鄉下地方就是，怎麼講，其實現在如果要招募七八十位不是問題，可是我們女生會產生反感，因為你這幾年成立不曉得，像剛才我們不是有講，有些問題，比如像政治立場，像我們現在我們的龍隊，其實我們沒有劃定，就是整個市集在坪林鄉或是有外地有意願來舞這一條龍的話，我們說任何一個人都可

以，我們都很歡迎，可是現在人家給我們設定，不是我們去設定的，那另外一個派系的，他就看到我們的組織，他就不願意過來，我們就是被限制在一個框框裡面，就是像現在的年輕人，願意為社會付出一點東西的還是那些人，有些人就是說，我是吃飽太閒整天沒事做，我不想理他，還是有很多的是這種心態

陳：舞龍隊要求一個團體活動，第一個就是聯絡感情為目的，就是讓大家有個重心，大家會以這個重心為為主，就像我們宗教一樣，很投入的話就是這樣，那我想說，像你們這樣，有想過要去跟人家比賽看看嗎？

陳：想剛剛說的，我們如果有時候一個月兩個月都沒有來舞，有時候碰到說明天國小邀請要去表演，不要漏氣喔，其實我們都招式都會，只是就是久一點的話，什麼時候要跳會忘，基本上是沒有想到去比賽。

陳：感謝，今天跟你這樣打擾，我們今天訪問到這裡，好，謝謝。

編號：7 號 G950206 2006.02.06 PM 08:00 訪問陳君

陳：今天是 2 月 6 號在新加坡訪問陳君，跟他談論有關舞龍的問題，

那首先要跟陳君講請教，是否能夠跟我們談說傳統舞龍的特質

陳：主要傳統舞龍就是說從這個一跟四登龍一跟四的舞龍，就是早期

還沒有到五的靜態式的一些登龍式的構造，然後產生的舞龍由靜

到動分成動是這個在技術上技巧上加強，就成立了舞龍的發展，當

然傳統舞龍的發展方面是有根據的，習俗性不同地方的特色也出

現了很多很多種的，所謂的傳統舞龍。

陳：那新加坡之前有沒有傳統舞龍的形式？

陳：我們新加坡的推展和新加坡的舞龍歷史最早發展的就是在我們新

加坡這邊的福州木幫工會，這個公會成立在 1911 年，然後就是當

時就是從中國過來的這個福州的這些做木的所謂的木匠，然後組

隊起來的這個工會，然後去申請當時英國的殖民地申請的這個執

照，然後就跟著開始訓練了，這些他們所謂的專長，然後成立了新

加坡第一支舞龍隊，這支舞龍隊在 1927 年就有了有這個舞龍隊的

存在，當時在這個龍的執照方面我們還沒有辦法，就是說，他們說

一句話當時的情況，龍到底是什麼，是怎樣，仔細的看到什麼的

招數，在當時這個龍還是從中國福州那邊做好了寄過來，讓他們

來表演還不能夠做，不過有可能是技巧上的問題，或者是說使用

方面不大適應這邊的天氣，那就很快怕破，很快不耐久，就跟是所謂的老師傅，老工匠，慢慢的去嘗試去做自己新加坡自己本身舞龍的龍，那大概這個就老前輩跟我講，大概在他們用了中國第2，3條的龍之後，他們就沒辦法了，然後對方寄過來的運輸費也相當的貴重，而且他們都是自己出錢，來搞這個龍隊，然後就有一些比較講究製作的精挑過的龍，大概在1940多年的時候，就已經出現，所謂在新加坡製作的第一條龍，然後再我們的這個福州舞龍裡面可以講說在整個新加坡，它幾乎它應該是頭首啦，就是我們第一支龍隊，然後也由他們的開始一直相傳到今天發展起來，在今天福州的舞龍的技藝發展，當然是我們做了很大的推廣力量，幾乎在新加坡福州舞龍可以幾乎占新加坡四分之三的市場

陳：那新加坡還有別的門派的舞龍嗎？

陳：別的門派，還有廣東的舞龍隊，廣東人他們所謂玩的長龍，長龍他們的設計是以雙數為主，福州舞龍以單數為主，這就是一個福州龍跟廣東龍的特色。

陳：這我還是第一次聽到。

陳：然後還有一些就是說北方龍，北方龍在1950多年就從這個中國的總會傳過來，北方的舞龍形式，龍頭很大，龍身很瘦很小，尾巴就一把小扇子而已，然後龍皮沒有骨骼，龍口雙眼朝天朝天看，

所以就是在舞動的時候那個風，空氣從口衝進去，把龍皮充滿，所以舞的人很辛苦，那北方的競技龍可以跑的越近越好，它們不會覺得冷，不過在新加坡這樣的舞動的形式，較不大成立，因為比較辛苦，氣力方面的運用是多好幾倍，而且新加坡的天氣比較熱，所以北方舞龍大概到 70 年代就開始所謂的退下來，那到 80 年代還勉強搞了幾年，然後出來參加比賽，不符合規則不符合大會的所謂的這個比賽章程，不方便說還是保有自己的傳統的比賽形式來比賽，結果得不到好成績，就退了下來，然後這支龍隊到目前可以講說，在新加坡目前這支龍隊已經算是沒有了，自從他們有自己的風格，地方性舞法的問題，就是龍不能夠在新加坡生存，這個是很少人知道的事情，這是因為我從小是爸爸帶著我們陸續認識了很多老前輩，跟他們坐下來談話，而且可以講說從小就對龍的興趣比較大，舞龍方面比較大，然後就問了，就把它記錄起來，然後我說我把這些東西記錄起來，然後其它的就是一些福建的龍衣，其實福州跟福建就是同一個省。

陳：它也有分到福建省跟福州龍有？

陳：其實大同小異，其實就是地方是一個傳統性的接受不同而已，然後為什麼要講說福州舞龍那麼出名，主要是福州那個地方，他們的鄉城裡面的舞龍隊有七八十隊，就是大家對舞龍的東西很集

中，然後有隊伍多了競爭性就有可能大家會時常觀摩，時常表演，這樣才有，福州方面有好幾個龍隊就是這種相當的出色。

陳：我從網上看資料，像大陸他們已經定了好幾個舞龍訓練地區，像龍鄉四川的重慶，然後還有什麼好幾個科研中心，看到大陸把他們定為那個訓練基地，(級別)，新加坡不知道還有沒有這樣去定級別？

陳：應該跟我們可能新加坡社會問題，因為新加坡這些的舞龍舞獅的團體的組織可能講說早期就是說，都有一些武館的成立，然後再除武術的發展，搞了些舞龍舞獅的活動，然後以前舞龍隊的活動是比較開銷很大，人需要很多，製作費也高，舞龍隊的團體當時來講，在新加坡最早期的龍隊就是能夠活躍的龍隊，大概3隊還是4隊，然後當然技術好的，技術好的，表現的繼續更好，表現不好的自然淘汰，然後最主要新加坡成立了這個新加坡舞獅總會，然後有了這個總會成立了這個舞龍組舞獅組，就是在這方面的推動，花了很大的推動工作，幾乎從八十多年代開始，我們對這舞龍的工作方面，做了很大的推動發展，還有主要就是說當然是，是不懂的人你怎麼去教人家，怎麼去發揚，然後這樣的精神方面，所以當然在我們自己福州龍，因為我可以講算起來在福州龍裡面，如果說是一批批人下來，我下面的輩分應該都有六、七

代，不過在整個工作方面上是，也許是因為我先去舞龍，當然我還有一個背景是，我爸爸在新加坡龍獅協會的創辦，而且我爸爸也是很喜歡舞龍，所以我爸爸原先是賣咖啡啦，不能練龍，他要去送咖啡不能練，因為他是送咖啡它整個沒有力，然後他很謙虛，去跟他們交朋友，比如說你今天沒有空，我來替你練龍好嗎？這樣，一開始教練也不答應，後來看見我爸爸很有心，就赦免了，就好啦，讓我爸爸來做替工練龍，那我爸爸才從中學會了這個福州龍，就成立了這個福州龍獅體育會。

陳：在台灣類似龍獅協會，有很多組織，在武術總會裡面也有，可是在外面也組織好幾個，類似龍獅協會的，那有沒有可能說，龍獅協會從新加坡的那個武術總會脫離而變成一個單獨的組織，你覺得這樣好嗎？

陳：在新加坡方面我們主要是，就是因為我們有這個全國的舞獅總會，早期是國術總會現在就武術已經是全民國際上的一個權威，然後就以舞獅總會加入武術總會裡面，把舞龍舞獅也列入武術的一個成分，當然對舞龍上的工作方面可以講說從八十多年代開始，也就是因為有可能是我對舞龍的興趣比較大，剛好開始當選了舞龍組，因為我的興趣關係我很大力的推動發揚，教學生幾乎是成為我的新訓練班的，新增很多很多的徒弟，再由他們去發展，

再短短的十多年期間，新加坡的舞龍可以說是我門派占了四分之三的市場，就因為這樣的情形，當然有好有壞，總之個性良好的，品德良好的，搞出來的龍隊肯定是成功的，也就是說所以比較不好的久了自己也自然淘汰，在新加坡舞龍發展可以講說有了這樣的發展跟著我們就做，就是說成立了所謂的舞龍組，然後就是由新加坡的這些舞龍舞獅的團體的教練，請它們大家再一起成為一個舞龍會，然後大家互相研究，然後大家的共同點拿出來，就是先把門派擱在一邊，大家為這個舞龍的工作做，然後這樣的新加坡可以成功也就是因為這樣的作法，然後大家門派方面的比較年輕的一代慢慢受到感化，不會整天在說自己的東西自己的東西，我的東西就是這樣你們要跟我，就是這樣無理取鬧，我們就組織了所謂的新加坡舞龍，當然夜光龍是新加坡的驕傲，1967年新加坡發明了夜光龍，然後從那個時候搞了兩次的比賽，全國性的比賽，之後就舞龍比賽之後可能就是說當時的推動發展方面比較不注重，停了下來，就是說沒有很大的推動，就是說在舞龍比賽有幾乎停了十多年，沒有在搞比賽然後一直到八十二年開始，那時候我是舞龍副主任，那我應該是還很年輕，我們就開始在推動把舞龍比賽搞起來，不過當時就是接到一份很好比賽的規則，然後我們在跟門派的代表作研究，應該怎麼做，就成立了我們新加坡

一個夜光龍比賽的專長，然後也跟著時代的演變技術上的水準，到今天為止這個比賽當時就是從最基本的形式，已經可以講說我們已經變成一個複雜的形式，不過都要去做。

陳：請教陳君，我們剛講那麼多從傳統舞龍已經到夜光龍更到現在的競技舞龍，據我了解說有在我們東南亞或華南在比賽，不是比夜光龍就是比競技龍，請陳君幫我講說明競技龍的特質？

陳：競技舞龍的發展主要是在中國方面成立了這個國際龍獅總會，把世界上所有舞龍舞獅的總會的組織，組織起來然後由他們編了一套，所謂國際競技舞龍的比賽章程，他們現在已經在 1990 年在國內，舉行了國內賽，然後大致上就是說經過修編改後，在 1995 年才成立了所謂的國際舞龍比賽，新加坡也派進去，可以講說我們人來講，不知道原來舞龍可以這樣舞，因為早期的舞龍，就是傳統舞龍就是高低起伏，龍身順暢，然後飽滿，我們已經覺得很驕傲，然後我今天如果可以隨手耍幾個龍套高難度龍套，所謂過龍門，鴛鴦改手套，我們就真的可以驕傲了整個禮拜，那些是要靠很大的人力，很大的時間來表演，要看一個招式，看半個小時，才能夠把那個方式完全表現的足夠，人力方面，一個龍隊，當時一個龍隊沒有五六十人應該不可以舞喔，而且以前的龍很大條，又很重，然後從 1995 年開始有了這個競技舞龍，就是這個比賽，

競技舞龍的比賽，然後我們新加坡也可講說是在那個派人學習，幾乎在三年的時間我們就把競技舞龍掌握了，掌握了它的技巧，競技舞龍的好處就是說，有一個很好的比賽的章程，規格力氣方面、時間方面、完成的時間方面、重量方面，各方面都有規格，大家依照在一個很公平的競爭下依照這樣的規格來比賽，就沒有，你的龍大，我的龍小我的龍輕你的龍重，這樣的情形，然後也從這樣的發展方面也呈現了五到六種的舞法穿節，跳躍，組圖這樣的東西穿堂還有基本的八字舞龍，在從舞龍方面就說三個來舞、跑著來舞、躺著來舞、一個人舞、兩個人舞、三個人舞、四個人舞、五個人舞，像是一條龍一個人舞兩人的，雙槓舞龍，所以現在就是說，主要是說多了人體的機智方面，作出了另外一種的表現的手法，所以這個我們競技舞龍發展是，在體育項目來講，是一個非常好的發展的運動，所以可以講說在新加坡方面我們幾乎是大力的推動，新加坡在每年的活動方面有…就是說一年舉行夜光龍賽，下年就是準備競技龍比賽，就是對著兩項活動當兼顧到，不會放棄任何一方，其實夜光龍還是我們的主要，還是我們主要的項目發展之一，在夜光龍方面新加坡是比較強的。

陳：再請教陳君，那傳統舞龍跟競技舞龍它的教育價值，如我們促進團隊合作那一類的類型，我不知道你對這種推動傳統、競技舞龍

的價值有什麼看法？

陳：傳統舞龍方面就是傳統到競技舞龍方面，兩個就是說傳統就是傳統很侷限，佔據人力很大，競技舞龍方面幾乎展現了極力的角度也展現了文化的角度，因為有了這個所謂的有規格的傳承，然後當然在整個組織方面，競技舞龍方面的發展是比較明顯，而且有教育培訓的跡象，所以可以講說競技舞龍的，雖然它是後期，但它也是從傳統舞龍演變出來的另外一個形式，還有它的發展的角度，應該是比較好的。

陳：我剛剛從你的談話當中，知道你對舞龍這方面的見解，真的很深我訪問很多個，當然包含陳教練的部分跟神戶的部分跟馬來西亞歐師父的部分，其實它們都沒有提到，關於運動競技的部分，他們主要一直在討論舞龍，那我覺得這種東西就是文化跟體育融合在一起，才是這方面的精華所在，真的覺得陳君，你的見解很深，我可以請教陳君，在我們舞龍舞獅的部分，我們都一直是中華文化，跟宗教信仰應該有關係的，我們講的福州龍拜龍的形式，我台灣的在 2005 年十月的時候，在台灣投稿一篇競技龍的介紹，我當中有講到競技龍拜龍，正面龍拜龍，它們嚇一跳說奇怪怎麼不知道福州派怎麼還有這種區分門派的拜龍形式，我說其實你只要看那種敬禮是那種招式，原則上就是福州派的，實際上很多台灣

舞龍隊，他都不知道，他只認為說那是敬禮的動作而已，再說我們去廟裡，比如說我們自己學校也有舞龍隊去表演，那只要我們去一個地方，那個地方是個廟，我們都會事先跟他簡單的行個禮，我覺得講到這個部分，我想請問陳君舞龍跟宗教的信仰這部分你覺得有什麼看法？

陳：單講龍就好，龍可以講說在我們中國帝王的象徵，至今，很高的地位，然後我們華人華族，在社會中就是因為有龍我們的地位，都無形中的增高了，然後在龍方面，宗教方面，可以講說尤其是在台灣廟會的廟裡的龍柱、龍尾一個很大的象徵性，可以講說宗教的一個很大的象徵，然後也無形中大家都崇拜龍就是最高，舞龍也無形中，在一些民俗中舞龍會比較高的，在新加坡方面，當然在新加坡舞龍算是普遍化，然後在龍方面可以講說是，能夠舞龍大家都覺得說很高興。

陳：要請教陳君，我們說舞龍它其實慢慢在發展，那你對傳統舞龍跟競技舞龍，它的經濟跟觀光層面，剛才跟陳君報告說，我們台灣是有撈龍，其實是像你們藝妝大表演，聚集很多人來看，這次藝妝大遊行，聚集很多人來看，在大陸也很多比如說火龍它也吸引很多人，那對於這方面比如說經濟跟觀光這一層面的話，不知道陳君有什麼見解？

陳：在新加坡舞龍方面，新加坡所謂的這些國際會議就在新加坡舉行，主要說有所謂的慶典，這慶典都會有舞龍的表演，在新加坡舞龍方面主要就是說發展，我們是主要發展夜光龍，尤其在早期大概 80 年到 90 多年的時候，這段時間裡面我們幾乎所表演的地方，都是這些國際會議表演夜光龍，所以把新加坡的夜光龍的特徵，傳授給他們知道新加坡有這樣的舞龍的行程，然後現在也慢慢我們也慢慢的面對到一些時間，因為夜光龍要把燈光熄滅掉然後，參與這些國際會議的都是一些所謂的很重要的人物，就為了一些安全措施的問題，這樣的夜光龍表演形式會造成安全上的漏洞，已經被淘汰，因為要關掉燈，就是說有可能會帶來一些無形的危險性，因為這些可能出現政治代表所謂的安全問題，然後慢慢的夜光龍方面已經開始不被接受，在這樣的場合，以前是一定要有夜光龍給人看看，然後從那個時候我可以講說我是最快的轉變的就剛好競技舞龍的進來，我們就最快下功夫，再競技舞龍裡面著手，然後跟做因為那些所謂的請我們的人物可以不要那麼大，他就要你舞好看，我說可以啦！很好看了，我們可以坐下來舞、躺下來舞、睡下來舞，我們要弄亮，不用關燈，場地也不用這麼大，也不用特別的去裝燈光，這樣競技舞龍的形式，也從這樣的形式也可以講說在觀光在經濟方面，帶來的一定的好處。

陳：再請教陳君說我們在舞龍部分，它對那種政治跟族群部分，有什麼看法，那我先講說比如像新加坡大部分舞龍，都是華人在舞，實際上新加坡是多種族國家，那包含在我們台灣也是一樣，在台灣也有分本省人跟外省人，實際上在舞都是閩南人，陳君對這一部分有什麼看法，甚至跟族群的部分？

陳：所以新加坡在政治跟族群方面，是我們政府在做很大的所謂的調動，就好像你看的前天晚上的藝妝大遊行，有三十四個龍隊裡面參差了，有清一色馬來人的舞龍隊，青一色印度人的龍隊，為什麼主要就是希望這些外族群的人，也來接受我們華人的文化，你們也舞龍，舞龍隊並不是我們華人的，一定要我們華人來舞，馬來人跟印度人也能參與，所以這個就是所謂我們的政治的一種所謂的推動，就是說鼓勵這些，我們搞這些活動的人，你們不要淘汰外國人，要接受他們，所以這次整隊的表演形式，三十四個龍隊裡面，有兩隊到三隊清一色都是馬來人、印度人還有一些是屬於那些國外的西洋的都在裡面，這樣就很多元的，不要把舞龍侷限在這個是我們華人的東西，現在我去外面教舞龍，我去到菲律賓也是菲律賓人的在練，我去泰國也是泰國人的在練，他們就是我們所謂的龍種，在語言上在文化上是另外一個侷限的，他們的精神，當然我們的語言溝通是比較辛苦，就是用簡單的英文，他

們都是能夠接受都很有興趣，競技龍的發展，我們走了他們就是繼續舞下去，所以在整個亞洲區，菲律賓、泰國的舞龍，泰國本身有它們自己形式的舞龍，也是一個相當不錯的表演形式，去年我們就有請他們過來表演，泰國形式的舞龍，就是說因為我有機會往外跑，我去看到別人好的東西我把他推動來新加坡，給新加坡人，舞龍並不是像我們這樣，還能夠這樣也能夠這樣舞，然後在新加坡的舞龍方面，我自己就好我們也是嘗試多樣化，把最大的舞龍，把通天棍接上去，就是這個方面我們也是一種嘗試，當然舞九節的龍更長的龍，當然龍長，長的龍在技術上是另外一種演變，長的龍跟傳統舞龍在技術上起了很大的變化，然後在舞的技術方面，是另類的形式，看不懂的就覺得沒什麼在舞的形式就是馬馬虎虎帶過，長龍有長龍的一種舞的形式方面，它能夠舞出更大的那種技術上的層面。

陳：我再請教陳君，在舞龍的時候需要很多人參與，事實上我們要去找那些人很不容易，我們再做活動的時候，又要找很多人，沒有社區的認同度的話，其實是很難去進行的，我不知道說陳君對舞龍這樣的運動社區認同，這個層面有沒有什麼看法？

陳：社區主要還是在推動的主力的方面，就是說他先自己要參考你不要先綁死自己，我不管你的力很大，或是你沒有力了，我不管你

學鼓樂先，先學鼓樂，你很有力了再來舞，姿勢招式練了也沒用沒什麼氣力，我們都不分，我們就是一句話嘗試，然後給他機會也給自己機會，所以這是推動方面，所謂的社區的東西在新加坡方面推動方面而現在有所謂的民俗文化，就是有負責的人在搞這個活動，在社區方面在推動，如果每個人就是搞自己的不往外推就很難進行。

陳：再請教說陳君，像中國文化的傳統舞龍，我們會覺得說女孩子是不好的，都不要讓女孩子碰到龍的東西，那像現在的舞龍女孩子可以在其中，那不知道陳君對這種舞龍的性別意識有沒有什麼看法？

陳：這方面我可以講說在新加坡的舞龍史方面，就是說女孩子舞龍大概在哪時候開始？其實我們的龍獅協會大概在 1961 幾年，67 年到 72 年的期間我們已經有好幾位的女團員來參與舞龍，在 70 年代能夠看到女孩子跟一大堆男人在跑，是很稀奇的東西，女孩子可以舞龍，在這樣的情形方面在我的認同方面我喜歡女孩子舞龍，我喜歡女孩子拿龍珠，她的鎮定性比我們男孩子還好，女孩子比較知道慢條斯理的區別方面融合，然後在整個龍方面的歷史，我也交過幾個女孩子的舞龍隊，主要是發展不能夠長久，因為女孩子到了一個年齡的時候，也許是生理上還有一種觀念上長

大了，就覺得舞龍是一個比較粗魯的運動，尤其現在有競技舞龍，又要抱又要纏，如果女孩子要抱要纏怎麼辦，當然女孩子對女孩子就還沒什麼，如果一個龍隊裡面有男孩子對女孩子也許就一些姿勢不能夠做，就侷限了發展，當然女孩子再一起舞龍有些動作作起來也不太好看，有可能是生理上各方面的問題，就比較受到約束，然後可以講說在中國方面，大陸方面這個就不是問題，他們的推動就是所謂的很美，體育學院女孩子也可以舞的很好，女孩子都穿的很漂亮，都能夠把動作很完美很完全，沒有所謂的那種尷尬，跟新加坡這個穿著的問題，而且舞龍就是粗魯不好看，就拿自己的小孩是女孩子來講，9歲加入小龍隊，不過去年就升中一了，就不來舞了，把舞龍放棄。

陳：我這幾天來新加坡發生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新加坡這邊可能熱，台灣還有春夏秋冬，可是新加坡這邊沒有，可是女孩子的皮膚都很白，我有一次就問他們說，奇怪你們的皮膚怎麼這麼白，他說都躲在辦公室裡面，都不出來活動。

陳：對阿，就是很多，這邊中學打室內排球隊，現在舞龍也不要了，全部男孩子，以前不怕現在怕，長大了嘛。

陳：請教陳君，競技舞龍開始，就有得名次的問題與錦標的問題，像舞龍它是門派的問題，為了要爭第一，我不擇手段，第二個甚至

說用不雅的方式去得到，那他得到第一名，他就是拿這個招牌說我就是全國第一，不知陳君對種錦標主義，對舞龍競技舞龍有什麼影響，錦標很好用，用的好的話好像是激勵大家，比如說我們台灣隊伍來新加坡比賽，當然我們水準不高，我們抱著觀摩心態，我們來學習，對名次部份沒有那麼在意，在國內會碰到說大家為了要得第一名，不擇手段得，那我不知道陳君對這一部分有什麼看法

陳：現在所謂的這樣的錦標主力的層面，在新加坡可以講說主要在這方面的發展，在二十年有了這個比賽的開始，開始接觸這個比賽，成立這個舞龍組，然後搞這個比賽，當時有好幾位跟我在一起的說，主要因為我教育程度不高，有一兩個教育程度高，當時他們在搞這個活動項目的，當時他們比較有研究，運用他們的方法，用我的舞龍比賽的要求，我們成立了這個開始，到今天為止，我們一直在改變，所以我們每兩年有比賽，我們一定要搞一個裁判訓練班，裁判課程，人家講我們浪費時間，我說不是，我為了主要是提升大家的水準，時代不同了，以前的舞龍比賽，五六個舞龍的方式，要舞十五分鐘，已經很頂呱呱了，有些龍隊出來只有一句話，轉來轉去，盤來盤去，沒有東西舞，技術不夠，輸了，哎呀！裁判不會看，裁判不會欣賞，贏了，這樣的水準可以拿冠軍，

所以這個問題，我們對這個比賽的規則規定，到今天為止，甚至還沒有完美，沒有辦法完美。

陳：還有進步的空間

陳：對，比賽真的只有一句話，沒有侷限，你能夠現在十個螺旋跳龍，左右跳龍，耍前鋒，斜盤，我現在做十二個，以前作十五個，他作二十個，這個就是技巧上，我們對這方面，在比賽當中，要求很高，我們新加坡很高，反而在國際我們不能要求太高，因為主要是水準的問題，我們可是說我們單項，碰到一些發展中的國家，剛開始的水準不高，你所講的，來到這裡就是我們的地盤，我們贏定了你們，你在怎麼好也贏不了我，所以我們不要這樣，我們只要平衡這個制度，國際賽的要求十分鐘到十二分鐘，而我們新加坡舞龍比賽夜光龍，十分鐘十一分鐘，一分鐘的差距，你多打一個圈少打一個圈，時間不對，在國際上我們十分鐘到十二分鐘，主要就是說，平衡這個每個國家的水準，在比較公平的角度下發展了較好的規則，當然贏還是我們贏，我們的贏是讓大家看得到的，是真正的贏，而不是說靠一些人際上的關係，一些場面來影響裁判情緒上的關係，當然這方面我不否認，新加坡也有這樣的情形在，不過，一般上還可以，都能夠實至名歸，只是說在表達方式上面比較不好，表達感覺比較不好，你有來新加坡看

過比賽，影響裁判的情緒，只要他今天不差錯，這個冠軍應該給他，當然他必須要有一定的水準，我們才會給，新加坡去年，發生了一些小事件問題，就是說對於我剛剛提到的一些問題，那在整體來講，他還是好，還有一個失誤，他的失誤，以裁判的水準來判，他還是能夠所謂的冷靜，所以當時的判決，我們這個所謂的勳章給他，然後在其它人的角度上認為不公平，他們說他怎麼拿冠軍，這是你們對我個人的看法，以整體來講，十幾二十多個龍隊來比賽，雖然他有這個失誤，他還是比較好的隊伍，如果他沒有這個失誤，冠軍肯定是他的，他有這個失誤，在你們的評分制度扣分之下，他還是能夠贏，當然這方面我們是，可以說，一個比賽成績是在，比賽過後三分鐘內，要做訂決，當然在分數我們做調整，最後還是一句話，當然大家也只是說尊重我，我的定義就是說，雖然他犯了這東西，可以講說是一個嚴重的扣分，如果是一個不同的角度之下，能夠講說我看不到，真的是幾乎是這樣的情形，我坐的位置，我不知道他們什麼問題，所以我不能夠判決說它是舞龍掉，我當時是副總裁判長，所以我的判決就是說，我知道有人停，我看不到是什麼，我不能夠因為他們停，我就指證他你舞龍掉下來要扣他的分，就裁判來作一個所謂的公正，他們在這方面就認為說現在能夠扣分，我們沒有話講，就是說你下

的定義，大致上，公平兩個字，怎麼去平衡，到今天都沒辦法平衡所謂的公平，在怎麼樣所謂的規則都會出現所謂的陋規，這有的沒辦法，要做到這一點，完美，除非舞龍技術受定型，舞龍就要這樣舞，(陳：陳師父你的見解真的很棒，你這樣一點就點出來)這樣就公平了，現在大陸他的競技舞龍有分，規定套路跟自創套路，大陸有這個情形，新加坡不會說歡迎，我們舞我們的，看法空間比較大，受這樣的約束，所以說新加坡還是讓他們自學式，中國的老師有過來說，搞一個規定套路這樣方式，又說一句話，要我去帶動，帶動我們自己，我覺得沒意思，自學好你們要怎麼玩就怎麼玩，更好啦，看到更多新鮮的東西，今天你也還看，在那個藝妝有看到我們新加坡舞龍的形式、服裝的東西，你們能夠這樣我也能夠那樣，他們的套式都是一樣，所以這方面的問題，定型方面，能夠這樣的發展是卓越的發展，還是自學是的比較好，比較精采。

陳：剛剛跟陳福全教練請教過，還有幾個問題跟陳君請教，就是說我們要推動一個團體，很不容易，從陳君的父親，開始創體育會開始到現在，這一個團體在營運當中，比如說遇到什麼困難或你們會務的營運方針或靠什麼力量在維持住一個團體，我不知道陳君你能不能跟我們說明一下？

陳：如果是說在新加坡，台灣方面我不太清楚，新加坡方面，新加坡

一個所謂的龍獅團體體育會也好，在新加坡可以分成，大牌跟小牌，大牌就是所謂的社團組加上我們的體育會，整個組織都是經過投票精選，把人選出來來處理會的事情，然後小牌就是商業精神，就是個人的，名利收入都是你的事情，怎麼發展怎麼推動也是你的問題，不在這個社團的組織不太一樣，而我們這個會就是一個社團組成，當然我爸爸是肯定是這個會的，我爸爸把這個會組織起來然後教龍的當時，在當時新加坡舞龍舞獅的這些團體，組織成舞龍舞獅的運動團體不多，然後我們還是主要是因為所謂的忠心，當時都是因為當時跟我爸爸在一起的都是福州人，然後福州龍就是福州龍，那些人不支持，你們是福州龍，我就只有潮州海南，不過我爸爸有可能是說他在處世方面的態度跟人家不同，他收徒弟廣東人海南人只要你肯練他就教，他不會嫌，他是不會以後強迫我怎麼辦，而我們這個體育會就是1963還1965年開始，那我爸爸收徒弟是學武術比較多，所以海南人潮洲人福建人廣東人都有，而這個組織不是單向一定要靠福州人來支持，然後有可能是說，在推動方面，當時是文化方面我們是一定比較磨練的團體，然後一些大事情看到，我們表現的不錯，所以給予支持贊助我們錢，還有一些團體出錢，我們就去拿，然後就搞一些

慶典，大家就出力，就是說以前的社團就是要搞慶典，從慶典彌補費用的開銷和拉水果店應酬等，然後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們這個會就是以這樣的形式，生存下來，然後更加就把組織慢慢擴大，就是武術方面，教武術收學費，舞龍舞獅方面，就是免費，因為舞龍舞獅它在這個方面有個競技家族，就是說你會了，你好的技術人家會請你去表演，他就會給你錢，拿到錢就把錢存下來，就能夠應付會務的開銷，我們的手法就是從這一點開始，舞龍舞獅的方式，當然比賽一定要奪標勝利，才有名望，有了文化水準技術保持，自然的人家就會請你來提高水準。

陳：那會不會碰到如業餘的社團，都會碰到人力跟經濟的問題這部分的而解散，我說這部分的新加坡其它體育會有沒有相關的問題？

陳：都有，不會沒有，外面的問題，當時我們有是面對這些問題，因為早期的所謂的師兄們都是已經是相當大的人物，他們的活動能力三十多歲，那時候我才大概是十一、二歲，不過有可能是從小我爸爸的影響，我也兄弟班一班，老的一批老的一批，年輕的年輕的一批，老的不活動，時間到就來表演，就是這個方面已經受侷限了，那就我們年輕的一個禮拜，跑去了兩趟，都沒問題，我們還是練，練起來而且還比他們的好，這個老的，哎呀！十多歲你們舞的好你們去舞就好了啦，我們對去站旁邊就讓你們表演

拉，這樣的情形他們也慢慢退，就由我們這些比較年輕的這樣，龍獅協會大概在七十二三年的時候，可以講說是我們人最多的時候，我那時才十五歲而已，十五歲那我的師兄是舞龍主任，也是因為家庭生活環境的問題，所謂的已經放棄學業了，從那個時候就已經開始，拿著口哨所謂的隊長帶他們去表演，到今天就是結束了，當然我們還有一些問題，兄弟的感情，你做了太多的什麼，他們就一句話，心理不舒服，搞一些集團，內鬨問題，不過都有解決，最後都解決，那當然那時候爸爸在有什麼事情不可以，但還是要看他的面子，當然還要看他怎麼去處理整個的糾紛，主要大家一個完美一個公平處理這個問題，今後大家都能夠解決，然後爸爸九十幾歲走了，現在這個負擔在我身上，然後當然我也學習他的精神，碰到問題我們都不會聽單方面，兄弟就這樣沒什麼大不了，主要有太多的利益衝突，當然社團裡面坐大的問題就是錢財，所以在我們這個龍獅體育會，尤其是我對錢這個字，我們很小心的處理，我能夠處理整個會裡面的行政工作，我就這個問題不處理，錢我不喜歡處理，因為我的權力太大，如果連錢我都處理，我掌握了整個東西，所以錢方面我交給其它的理事去處理，當然過目了解知道，這個錢能不能夠花，因為在這個會裡面，我是所謂的總教練，總教練只是在一個體育項目領導而已，在理事

會方面，我們還有財務、總務，他們都是生意人，他們很注重我們的錢財的問題，開支票他們都要看，買什麼作什麼他們都知道，所以有可能是因為一樣的手法，我們得到我們會的理事很信任很支持，絕對不會認為我們會虧空，所以龍獅體育會可以講從成立到今天，當然在早期有碰到一些所謂的寄生蟲，寄生蟲也有，搞的會裡面沒有錢，然後應該是從七十二三年開始，我負責開始，然後還不能參與所謂的行政工作，然後我們從那個時候就是很注重錢財的問題了，所以我們新年要踩青，過年要踩青，我們每一天晚上都要作帳，每一天都要把收入開銷作好好，絕對不能夠回來告訴他沒有，很透明化的，過年我們不用躲在房間裡面發紅包，當眾發就好，有興趣的想知道誰比較少你看，今年每個人，二十個人，紅包只有一個人六十塊，我總教練不會拿一百塊的，我是拿六十塊，不過總教練的工作很大，你們六點集合總教練四點就要起來，去買早餐，六點之前早餐會到這裡，起來了快點出發，先排工作，排個程序，不過最後的階段，我每禮拜天寫的清清楚楚，今年的開銷今年的收入，作好了，來了幾天，賺了八萬，花了六萬多剩二萬多，給他們看，發紅，當然要看你的出席幾場，你都來那很好，還要看你的表現，一個小隊員一個獅頭負責拿龍的龍珠的你的部位你的職位是高的，你做的東西是多的，之後還

是要看整個今年新年，整個採青初一到十五總共有九天的活動，初一初二初三沒有算，初三沒有，初四初五初六初七初八初九初十初十三初十五是表演不算，整個算一算是九天，你的出席率一樣是五天，還能夠發紅給你，這五天，你來了五天，最少五天，這個你來的表現是，好、中、普通一點的，根據他的表現，很好的又舞獅又舞龍都是在大位置的，它能夠拿整個團體裡面最高的薪水，100 塊，最重要我來作，我的眼睛要對全部不是只有對一個，整個團體時間準不準時，來到會場會不會做工，給你一句話，你來的時間就是這樣，就給你十塊錢，我們的做法就是這樣，在考慮他整年的出席率在考慮他的本性，他的說話，來沒有用阿，你都沒有領導工作，人家不會看你，每一方面你都會拿，最低那方面，為什麼你給我的最少，我們的方法就是這樣，你的出席、你做什麼，人家舞龍站一邊，練習你又不來，謝謝你，有車馬費給你，我們都知道，所以畢師父就是作這個紀錄的人，這種紀錄他作的，他的專長，他很細心，你跟他作的東西你就知道了，精打細算我不可以，他很專長這方面，我就都處理會務的問題，而我們會根據，如果一個表現很好的，它的報酬可以拿到四百多塊，今年的出席率，表演參與一年拿四百塊也不多，台幣其實不多，還有就是教練你對會裡面有推動活動，還有你教的學生要把他帶

回來，幫幫我們，這些你有功勞，發一個獎勵。

陳：我覺得舞龍舞獅它很大的功用就是說，新加坡他利用這個把很多青少年，最少他們不會去比如說，像台灣上網咖無所事事，有很多社會問題出現？

陳：這個是好的一面，當然有壞的一面，我很老實告訴你，在新加坡舞龍舞獅這方面的團體的發展，有一些是利用組織的力量來控制這些人，來加強他的人手，就是把這些人訓練起來成為工具，可以講說通常這些都不會長久，這些組織的利用都不會很久，因為這很容易發生事情，發生就會反了，這新加坡也有，不過在這樣的情形下，再可以講說在六七十年代，政府方面做了很大的力量，控制了社會團體，控制好像要掌權，主要掌權因為這些團體，除了有這樣的黑道的一些組織，還有財力的組織，他們有財力有錢，我們這些沒有錢，搞個龍隊叫他們去賺錢，他們組織裡面，這些團體一但還能夠有裁判的支持，所以說新加坡可以說有好幾個團體有這樣的情形，不過還好啦，他們也許是到了一個階段，然後形式上還做的蠻好，當然內部問題就作的不好，所以說他們一些所謂的規則來表示，你進來了你成為我的，你就不能往外跑，需要這個就是，在當時來講在早期 60 年代，這個夜光龍出來真的是一句話，然後後期加碼，讓他了解到，很快的夜光龍出現，拿

了舞龍的冠軍，當這個技術是很平凡的技術，想不到黑摸摸怎麼去舞出來，看不到龍，裁判，對於比賽的規則，又有他套路服裝，他拿什麼服裝(黑色的還是…)套路你也拿不到，那時候技術根本沒有，然後68年我們就很快就用了我們這邊所謂的技術規則。

陳：你說夜光龍會出現，是因為比如說東南亞產橡膠，資料全是這樣寫，因為東南亞盛產橡膠？

陳：是要塗在龍的身上，然後就利用紫光燈的輻射的原理。

陳：在它的比如說龍骨，骨架是不是跟一般的龍是一樣的，它是龍條？

陳：色彩上塗上夜光色。

陳：比如說不管是龍，它做的很華麗，我覺得新加坡目前最漂亮。

陳：幾乎大家：都公認，我們很要求，我們很要求就是說，一個龍形的色彩，它的製作，我們很要求，當然可以講說新加坡的舞龍漂亮，所以才會那麼漂亮，是什麼那麼漂亮，我們龍很棒，很飽滿。

陳：可是我另外一點說，像台灣有些舞龍會覺得說，我不知道新加坡的龍，它的頭很小，有點看起來像蛇，閩南語說蚯蚓一樣，台灣也是有些人認為，新加坡的龍頭很小，跟身體好像一樣大，像那個蛇一樣，那它們比如說，龍要很大才好看，可是龍大對舞龍技巧是有限度的？

陳：這個可以講說，時代的演變，技術的演變，比賽的演變，所造成的，在早期傳統上舞龍，真的龍很大，我們早期龍身舞到 16 吋 18 吋很大，一個龍頭如果以公斤來算，當時就是因為東西太大太重，技術上的侷限，受到很大的侷限，只能夠舞什麼，舞順暢，把龍身拉直，掌握很講究那個，龍順暢，當然所謂傳統舞龍的要求，有的比賽有了這個東西，改變了之後，當然新加坡，我們也不否認，在可能在新加坡的龍頭比較越做愈小，一些團體的要求，而並不是完全，當然在顧客要求龍頭小我沒辦法，技術喜歡，小就是做小一點，那在一般我製作的龍方面，我都平衡身體，不會說身體大頭小，我盡量平衡它，就是說一樣也是小，我會在某方面加強它，盡量加強它，主要它不會影響到技術上的發展，因為現在舞龍就是說，不是所謂那樣的順暢，各方面的角度，難動作就很多，東西太大你舞不過，所以龍身直徑，夜光龍我們經常做 14 吋，主要是夜光龍要求就是一句話，順暢，然後我們對舞龍要求方面就是順暢，就是說更小更輕，所以一個龍槓兩個人舞，雙人舞，都可以，如果以前的早期舞龍，一個人都拿不起，一個人怎麼舉兩個龍槓，所以在這方面給人家的感覺，新加坡的龍越做越小，它這麼小它精幹，它在技術上表現的好，很高超，所以因為它的器材，比賽的器材，是個很重要的東西，在我們來講很講

究，新加坡很講究的，我每次一到比賽，我會碰到很多社團來訂舞龍，要求這樣要求那樣，我都要照做，我們不可以也要做給他，因為那個就是他顧客的要求，我對我自己隊伍的要求，不能夠做太小的龍，因為龍頭太小，舞龍太小，你在形狀上面是吃虧的，因為少了那個生意，一般上我要求自己的，我還是能夠做到，我的龍頭是很小，可使我還是可以把高難度動作做出來，（可是那不是已經有規定說，龍頭重達到4公斤，而且龍頭3公斤重，這個是重量方面，在技術上有辦法改變，有辦法克服現在就是說，中國人有一個規格，龍頭要做長，中國人的規格，不過這個規格，講了在推動方面比較困難，到目前為止還是比較難，因為中國本身，他自己也做不到，因為它做了這個規格，在技術上的表達，它就沒以這麼好，其實他們這個規定，其它省也不會遵守這個，太大的東西會受到局限，所以說龍頭小一點的，你要怎麼舞都可以，有了這樣的局限，這個動作做不到，就做不到為什麼我還要舞這麼大的龍，在無形之中，現在的龍越做越小條了，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說，我是一個製作舞龍的，我一直在承諾自己，我現在在某一方面，我們去加強它，我們的龍頭小，所以有些能夠誇大我就誇大，然後在平衡整個龍的形狀。

陳：陳君，我可不可以再重問一下，你剛剛說夜光龍，再重新製作的

是南洋少林派的少林寺？

陳：第一隻夜光龍，就是在南洋少林寺出現的，(那創始人是)梁宣華(宣是哪個宣)宣揚的宣，(華呢，中華的華)對對對，梁宣華先生，他是一個廣告製作商，製作人，他跟這個團體很有密切的關係，是由他主導整個夜光龍的發明，因為他是這個廣告商，對這漆料方面的利用很專精，把這個漆料用在龍皮的身上。

陳：剛剛聽很多陳君，對新加坡舞龍的介紹，那我現在知道說，陳君有去過，泰國、馬來西亞、香港、台灣跟大陸，這幾個比較常接觸的國家推動舞龍的情況，大概敘述一下，你對這幾個國家了解，我們先講台灣好了。

陳：在舞龍發展方面，當然我跑了不少地方，主要也是說一些生意上的關係，比賽的機會，到處看看。在台灣方面就說，台灣方面的舞龍發展，其實，你們很早就舞龍了，在發展的制度下，比較不全面，然後發展的情況，受到一定的局限，所謂的全國性，全國性的組織，就是說他家都是搞自己的，搞了自己的變得沒辦法規範，所以就比如像，我們說台灣的卓蘭，濁水溪，陳福全教練關係，三年的時間，就是說在國際上，這些龍隊已經能夠出來比賽，為什麼就是說，台灣這麼多龍隊，只有你們能夠出來比賽，其它龍隊就不能夠出來比賽，那可能是你們跟國際上有接觸，你們有

了這樣的關係，有了這樣的接觸，才有得到這個機會，來參加比賽，就剛剛你們在台南，麻豆那邊你們有參加比賽，那是一個國際賽會，為什麼台灣這麼多龍隊，就你們來比賽，你們是個學校嘛，不是正式的舞龍舞獅團體，有的就是放棄，當然你們有一定的水準，人家才敢說，接受你們代表台灣來比賽，雖然說成績不是很理想，最起碼在水準上已經看得到，你們已經開始有一個水準，當然主要是水準的問題，不是單方面的，有好的教練，不一定有好的學生，有好的學生，也要有經濟能力，尤其是舞龍隊，高中好的龍隊，沒有這麼容易，然後主要也是學生的問題，不是每一個都喜歡舞龍，學校幾千個學生，找不到幾個人。

陳：我是本身比較喜歡玩民俗的東西，之前我對舞龍還沒有概念，之前我是玩扯鈴的，我會覺得扯鈴比較好看，都還有技巧，之前接觸台灣舞龍印象，它就只有跑一跑跳一跳而已，都覺得說舞龍怎麼會比扯鈴好看，等到正式接觸以後，才覺得舞龍是台灣藝陣或民俗活動中，可以說是第一名的，比如它的相關文獻很多，它是中華文化神格化的東西，很多東西都是以龍為首，才知道它的涵義很深，不是我們這些人可以了解的，所以也是促進我想學舞龍這個活動，那我們再請教陳君，你了解大陸舞龍的概況嗎？

陳：台灣舞龍的結論就是說，要發展下去，真的就是說要有你們這些

人，用學校的這方式是比較容易的，當然說，要下比較大的心去推動，一定要把龍隊搞起來，只要有機會一定要對外比賽，台灣這幾個龍隊，他們是屬於社會團體民俗組織，有單位性的組織，就是說去那邊教了兩次，（陳：兩廣的巫松軒，我也想去訪問他，因為在台灣的部分，他也算是前輩）他們就是說，他們就是傳統舞龍，就請我過去教，教了最起碼就是說，舞龍的技術上，規劃的比較有水準，不過他是商業性質，還不錯，那介紹大陸，中國大陸龍的文化很深很大，地方大，民俗性更大，什麼樣的龍都有，然後現在以中國來講，我去教就是說，競技舞龍已經是它們的專長，然後當然因為他人多，我們這邊少，（陳：因為大陸舞龍把它科學化，他現在成立舞龍體育學院，還掛牌，另外上海還成立舞龍運動科學中心，對舞龍選手的選才，訓練時的身體狀態做研究）他們把舞龍當做成一種專業的運動，中國方面對舞龍的發展，看的比桌球重要，而獅子，廣東那邊發展的比較好，那其它地方才是龍比較多，廣州這一帶，可能就是說受獅子的影響，就是說舞的好的就是出來，大家就模仿，在去到上海，我看就是舞龍活動比較多，舞龍活動比較多，尤其是上海的龍隊。香港部分，是由怡保武術社，歐錦榮先生三兄弟，中間叫歐景天，就是他們最早把夜光龍帶去香港，他們的龍是跟我學的，他們之前也是會舞龍，

可是就是一些傳統式的，就碰到一個機會，那時候去他們的表演，碰到就交流，就請我做他們的顧問，去做教練，我是教他們舞龍，然後就跟著，我們回來，我們就派人去學他們舞大旗，你們現在台灣的舞大旗，就是從馬來西亞這邊學來，就是說我們新加坡龍獅協會，我們派了十多人去學大旗，學完大旗我們就回來，推動發揚，就跟這陳福全搞東搞西，就是新加坡以後展開了這樣的情形，我們把大旗活動帶了上來，1988 年台灣舞龍得獎人吳富德，來新加坡，看到大旗有興趣，我就送了一個大旗給它，然後就是我們表演，他拍下來，他回去就是加強搞了個大旗隊，台灣的大旗可以講說，是由我們這邊，把它帶過去的，這都是有紀錄，歐景天去香港，當時的龍隊，過去教舞龍，夜光龍，從那時候開始，香港才有舞龍發展，然後到目前，香港的技術水準，已經可以跟新加坡比美，在這麼多個東南亞國家，香港已經追了上來了，當然也有很驕傲的一句話，這個龍隊也就是我自己門派的龍隊，就像郭文龍龍獅團，幾乎在香港全部都是它的龍隊拿冠軍，澳門的舞龍水準比較不高，都處在比較不好，馬來西亞也同樣，（陳：可是我最早了解說，馬來西亞在舞龍是，我看到的資料是，馬來西亞比較早在舞龍，才傳到新加坡，可是反而新加坡，青出於藍勝於藍，是這樣嗎？），如果以這個淵源歷史來講，就跟我們福

州木幫工會完全有關係，福州木幫工會，當時新加坡也是屬於馬來西亞的部分，(陳：這樣講我覺得通了)在交流上是同樣，然後這些人，跑回去他們的地方，在馬來西亞的舞龍，都是聽老前輩講，在怡保、太平，有個地方叫太平，那是說整個馬來西亞舞龍裡面，他是第一個龍隊，不過有可能是組織方面，那些人在後期的發展，馬來西亞的夜光龍，都是從新加坡傳過去的，舞龍發展可以說主要是在福州木幫這邊的分離過去的，然後在香港小地方搞一些龍隊，才形成了這些地方性的龍隊，然後在全國方面，舞龍發展做好的還是在羅婆洲，雲頂比賽就是說它主要還是搞舞獅高樁賽，舞龍賽好像搞了兩屆，兩屆還是三屆，就是一些得不到獎的隊伍，在態度上表現的不好，雲頂是為了商家，商家搞活動為了什麼，為了賺熱鬧的錢，讓更多的人來，為了搞比賽搞到打架，又這樣什麼的，因為這個問題，雲頂的舞龍賽暫停，，大概三年前暫停了，然後馬來西亞方面，在舞獅方面在舞龍方面都是只能夠搞國內的，沒有辦法搞些什麼國際賽。泰國舞龍的部分，泰國是傳統舞龍方面，它傳統舞龍那個舞大龍的型是很好看，舞大龍很好看，好多人會怕我去教那個龍隊，看了會怕，龍身 18 吋，龍 20 多公斤，發現是整條龍會發亮，泰國龍隊前二年受邀到新加坡表演，表演時有一個發電車，跟著跑，這個龍隊來的時候，我

說你不能照樣跑，你要去把龍頭做輕，不然你放不了這個柱子，因為什麼，它有一個柱子這樣上去的，盤上去很好看，不過以他們泰國的形式，他們的龍很大很重的，他說可以可以，我說不可以，為什麼，因為我只有 10 分鐘，他們要盤上去，他們一條龍盤十分鐘，一個接一個，還搖搖擺擺，斷斷續續，我這個只有十分鐘的表演而已，你這個盤龍，龍還沒舞我就把你趕出去，後來就是說由我來編他們的動作，所以一出場，我就用登龍來做龍式，用登龍來做龍身，然後我們在來表演，我在第一個他在後，ok，就是龍頭那個要怎麼玩，菲律賓最主要可以說是在三四年前，開始請我過去，我跟他做了不少東西，然後就是在舞龍方面的推動然後也有比賽，就是他們國內的比賽，還有六七個龍隊，要比就比，比一比那些龍隊就不要再來了，那個水準是相差很大的水準，主要是技術上的那個，沒有高水準的技術，就是說很普通的龍，就連最基本的拿龍節都不會，然後比賽中他不管你，去了有氣無力的舞很久，時間到了都不出場，有些的去了繞了兩圈，算了，就菲律賓舞龍發展方面是停滯的，現在有一個菲律賓有南台，他的隊長搞的不錯，然後在面對學生問題，可以說到目前為止，他在菲律賓，是一個最強的隊伍，到目前為止，最好的隊伍，主要是他在財力方面，他有一定的財力，就是說因為，可能說活動搞

的比較大，那邊消防隊，那邊醫療隊，在他們那邊，馬尼拉常常有火災，他們就是利用這個關係，就是一邊練龍，一邊當打火隊員，練龍時丟下我去滅火，我問他們什麼事情，他們說師父師父十分鐘，跑下去救火，他們這個隊在社區，得到社區高度的認同。

陳：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沒有辦法再訪問陳師父，但還是很謝謝陳師父，給我們所作的訪問及說明

編號：8 號 H950205 2006.02.05 PM 08:00 訪問陳君

陳：今天是 2 月 5 號，我訪問新加坡惹蘭勿剎龍獅團負責人陳君，跟他請教傳統舞龍跟競技舞龍的文化內涵，請問陳君，我們傳統舞龍的特質跟定義是什麼？

陳：在我們傳統舞龍的話，我們就是每個動作要完美，而且可以感受到傳統舞龍，龍隻的製作，會比較龐大一點，而且比較笨重一點，這就是傳統的舞龍。那麼在接下來新的，我們所謂的競技舞龍的話，在舞龍的製作方面，比較輕巧，所以在動作的變化、速度方面會比較快，而且會更加多了變化。

陳：傳統舞龍跟競技舞龍，有沒有比較特別的舞法？例如傳統舞龍它有沒有什麼特別的舞法？競技舞龍它有沒有什麼特別的舞法？

陳：在傳統舞龍方法，我們最主要的，所謂的就是注重在它的龍形狀態，在龍的盤遊、團跳，這些龍的龍型狀態。那在競技舞龍方面，我們除了是注重我們龍型狀態，我們也注重表演者自己本身的肢體的呈現的舞法，這是其中的差別。

陳：傳統舞龍跟競技舞龍的發展，一定有它的文化內涵，首先能不能請教，傳統舞龍跟競技舞龍它的教育價值在哪裡？

陳：甚至我們講說傳統，傳統這句話就是講說，從以前所流傳下來的我們一直保留著原味不變，所以叫做傳統龍，如果沒有保留所謂

的傳統的話，我們必須要把它相傳下去，而不改變它，這才是所謂的傳統。如果講說在價值方面呢？就是我們必須要有這種價值觀，就是要把它保留而且不加以隨便胡亂的去更改，這才是所謂的傳統的價值。

陳：競技舞龍的價值那部份呢？

陳：競技舞龍是我們隨後，隨著時代的變遷，我們在跟上這個時代，所以把這個舞龍的各種的套式，做了更加多層次，更加多變化，更加跟上時代的這種步伐來，所以的話是所謂的競技舞龍的變化和傳統舞龍的差別在這裡。

陳：請教競技舞龍跟傳統舞龍的宗教跟信仰層面，龍跟宗教信仰多少都有連上一點關係，有沒有專門傳統舞龍的宗教信仰或競技舞龍的專門宗教信仰？

陳：其實龍，一直以來都是我們華人的傳統，傳統的所謂的象徵，所以這個舞龍都是有跟這個我們所謂的神明有掛勾的，但是現在隨著時代變遷的話，可以說是我們所謂的道教徒、佛教徒它們也舞龍，甚至在於任何宗教整治，譬如說基督教，甚至我們也排除任何的這種宗教或者政治的這種層面，都能夠去把它變成是一種體育的這種運動。

陳：請問像我們如果說去到一間廟，龍到廟裡都會龍都會先跟廟方先

行個禮，它跟宗教信仰有什麼關係嗎？

陳：因為我們說龍是我們華人最崇高，而且是最吉祥的動物，所以的話，它在這個廟會的時候，我們以龍來參拜神明，是給龍最崇高的尊敬以及最崇高的敬意，來參拜神明。

陳：再來是我想請教一下就是傳統舞龍和競技舞龍，跟政治和族群有什麼關係，比像新加坡，大部份都是華人在舞，馬來西亞和印度人就沒有在舞，而台灣的大部份都是閩南人跟外省人沒有在舞，那我想跟你請教陳君，這一部份有什麼區別呢？

陳：其實它是沒有任何的區別，我們也不排斥其它種族來參與這個文化的活動，因為它是屬於我們華人的一種所謂的傳統文化，其它種族要參與都可以，我們也會接受，但是它是說它是屬於我們華人的傳統，所以別的族群來參與這個活動的話，像我們感覺這樣是比較怪，但是我們確實不排除，我們也不排除在新加坡也有馬來人、印度人參與這樣子的活動。

陳：再來就是請教有關傳統舞龍和競技舞龍社區認同的層面，是否可請陳君說明。

陳：這一部份，就可以講說是牽連到那個團體，而且我們整體上，給我們的社區層面如何？一種形象的認同，如果我們每一個舞龍團體，都是不取締，不規矩，形象不加以去重視的話，那麼在社區

認同的話，他們不會接受，就等於說，舞龍舞獅，是一種比較低層次，而且是比較流氓式的活動，所以我們必須要把我們自己本身在各方面，所謂的形象給提升，那麼讓社會能夠認同說它是傳統所謂的優良的活動，而不是他們所以為的低層次三教九流的一種，流氓的活動，這是可以講說是屬於我們舞龍的人，必須所要去努力的，一方面要如何去提升社會對我們的認同。

陳：再來就是性別問題，舞龍大部份都是男孩子在舞，比較少女孩子在舞，甚至以前在我們中華文化，都認為說女孩子是不潔或是比較不好的，這種神格化的東西，通常都不讓女孩子碰，到目前為止，我們也很少發現有女生的龍隊，請問性別意識問題跟舞龍有何關係。

陳：如果說隨著時代的演變，當然是說以傳統我們古代來講呢？舞龍舞獅是不屬於女性的，因為龍是所謂的一種吉祥的動物，而且是一種崇高的象徵，所以在以前的社會，比較封閉女孩子是不准參與這種活動，但是隨著時代的演變的話，我覺得說，我們也沒有辦法去阻止，也並不反對，但是我們最主要是說來發揚、來提倡這一門文化，所以在性別方面，相信現在也有好多女生來參與這個活動，其實在推廣這活動方面的話，是一件好事，因為它是在發揚，也可以讓社會族群都能夠知道這是一門很好的一個文化意

識的活動。

陳：那再請教陳君關於舞龍，當然它都有一些錦標主義，比如說競技舞龍開始有在正式的比賽，雖然傳統舞龍沒有，像錦標主義，對舞龍有影響，就是大家要去爭第一名，相對的也會失去某些東西，是否可請說陳君明。

陳：其實錦標主義是，應該是講說，因為有比賽就有勝利，這是肯定的，那麼每個隊伍，他們每個都要所謂的逞強，要所謂的出名，那在各方面的話，我們都要了解到，就是想說我們在比賽，我們所謂的逞強只有在那比賽的那 10 分鐘，過後的話我們都是不批評，如果是為了所謂的名氣而有傷和氣的話，那就不是一位舞龍者所擁有的精神。

陳：可是實際上，現在社會上有很多這種情況，它為了要爭奪第一，都會有一些不好的行為或不好的動作。

陳：沒錯，這是難免，但是主要是屬於他們的領導者，因為正所為你的領導者是怎樣的作風的話，你的下屬跟著同樣的是那種作風，如果你的領導者什麼東西都帶喊帶殺的話，那麼你所領導的屬下怎麼會尊重你呢，或者是你的這種敗壞的這種風氣，他就跟著你一直所謂的品行，你的所謂的領導這種方向去處理事件，所以說這方面，應該是注重在所謂的領導者它自己本身的修養，如果他

會所謂的比較理智的去處理事情的話，那當然是說，以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但是他每一件事都要去澄清的話，當然是小事鬧成大事。

陳：再跟請教陳君，你帶那個惹蘭勿剎龍獅團，也有一、二十年時間了，想請教你怎麼經營這種龍獅的團體？讓它們怎麼去發展、怎麼去約束，怎麼去挑選團員？在經營上有什麼策略？

陳：在所有的所謂的經歷的這二十年的領導，我只能夠講說只有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本身自己要警惕自己、以身作則，因為我們自己本身做出什麼東西，是給你的下屬看，給你的團員、跟隨你的去看，他們會了解你是怎樣的一個為人，所以，你自己本身在罵它，但是你本身確實犯，他們所犯的事情的話，他們怎麼會對你信服，所以說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那四個字「以身作則」，我們以身作則的話，我們不要他這樣做的話，我們自己本身更要說服他，我們自己本身也必須要這樣子做，他們自然而然的方向是這樣子的，他們都是很了解，都很清楚，我們朝著同一個目標、同一個方向，去發展我們的活動，那麼剛剛的話，能者我們也要去獎勵它們，而另外一個方面的話，絕對不可以放鬆，因為你萬一只要有所謂的「鬆」的話，往後的話你就很難在去對他們加嚴，所以我苦苦的強求，什麼任何新的團體也好，我一開始就是要

嚴，嚴了之後，往後你在教育他們，放鬆他們，他們就會知道說，教練已經放鬆給我們了，如果你一開始就給他們放鬆的話，往後慢慢加嚴的話，會覺得你是在虐待他，你是在所謂的為難他。

陳：我想請教說陳君，比如說要維持一個團體，很不容易，平常它都有經費的開銷，我不知道陳君對這種經費或怎麼經營這一部份的話，能不能再跟我說明一下？

陳：每個團體都有不同的所謂的規範或規矩，我們在這一方面應該講說行商，行商的劃分但是我們的行商劃分是講說，我們要經費的時候，我們價碼可以講說在市場上，會高出一些，但是最主要的是，我們要讓我們的顧客、邀請我們的那些人來了解，為什麼我們會比其它隊伍，收高一些的那些收費，確實是要把我們所有的東西呈現出來，讓他了解我們收的比外面的高，確實我們是有那種水準、服務，那種水準，能夠來收比外界更高的價碼，而且另外一點是在所謂的在說整個形象方面的話，韻律的形象、整體的形象，是給人家最重要的一個感覺，比如說你要怎麼去說服告訴人家說，它們一支隊伍是三佰塊，我們必須要加到六佰塊呢、雙倍呢，確實是我們的服裝、韻律整齊，那麼還有體育方面的話，都非常的好，人家感覺到這個團隊，選這個團隊，他是值得的。

陳：不好意思再問一個比較私密的問題，像你覺得說成立一個團體。

一個舞龍舞獅的團體，他一年大概所需的經費大概是多少？

陳：如果你活動的多，你肯定你的經費一定會龐大，你的東西損壞就比較多，但是你活動多的話，你的收費就肯定會多，這是所謂的，同樣的一個支出跟收入，所以我們要去評量要去平衡支出跟收入，當然我們每一場活動，所以我們必須要去衡量，當我們要所謂的要支出的時候，我們要衡量我們的收入是多少，就如同我們量力而為，我們盡力而為，最重要是要有量力，就會有所謂的這種現象。

陳：請教我們在推廣，不管是傳統舞龍還是競技舞龍，跟經濟、觀光他都有一點關係，不知道說陳君對這一部份，有什麼感想，像大陸表演蓮花龍的時候，他可能是有一個慶典，或是觀光，人家來配合他們的龍出來觀光，像我們台灣那個，苗栗燒龍，他們是過年的一個活動，當中有很多燒龍，就像你們那個藝妝大遊行一樣，也有很多觀眾在看，我的意思是辦一個舞龍活動，他是具有觀光價值或經濟價值，像你們的夜光龍比賽，香港新加坡比賽，都有在收門票，不知道說你對這一方面有沒有什麼建議？

陳：這部份我們現在有一個問題是講說，因為這是一種活動，你活動的話，一定要有經費，所以的話，在比賽方面的話，我們匯集了新加坡二十多條龍比賽的話，收一個象徵式的門費呢，而且獎金

獎牌這些的話來運作，這整個開銷，這是賀禮的，不公告的，而不是講說我們收這個門票非常的昂貴，借一個象徵式來補助整個費用的開銷，當然是說，他也會受到市場上的經濟不景氣的影響，包含如果我們活動辦的太多的話，人家付的錢會太多，就埋怨會太多，而且如果是市場上不會有經濟不景氣的話呢，當然同樣的我們的活動可以更多一點，就會有更好的收入這樣子。

陳：請教陳君關於你去推展很多海外的舞龍運動，對於這一方面有什麼收穫，能不能幫我做一下說明，或是說有什麼成果啊？

陳：我可以講說除我自己本身國內的隊伍之外，我所在國外所教的隊伍，可以講說，都給我非常非常大的收穫，所謂的精神的、所謂滿足感，因為他們都能夠達到我自己本身所對他們的要求，因為如果到國外去教的話，那個隊伍在他們國家裡面，是唯一的隊伍，所以他們自己本身在精神和學習方面的話，已經有非常好的條件，他們很肯去學習，所以，我國外所教導的隊伍呢，我都對他們引以為榮，他們的成績，都值得我非常的驕傲。

陳：那最後還是要請教陳君，有沒有說對於這些舞龍的部份，剛才我所請教的或剛才敘述的，你要不要在跟我做最後的一個結論？

陳：我本身在新加坡，我們舞龍、舞獅的活動，跟國外非常不同，不同的地方是新加坡現在是最小的國家，但確實他是龍活動最寬闊

的一個城市，那麼我看到的，所謂的香港也是，那麼香港已經把龍、獅，當作是一種專業、是一種行業、是一種職業，那麼在台灣方面的話，我倒是覺得說，在形象方面就必須要去提升，因為台灣的龍獅的形象，不是給每一個社區有很好的形象，那麼還有其它方面的話中國、馬來西亞的話也是非常的多，但是也不怎麼注重他們所謂的形象方面，所以新加坡跟香港的話，是不能隨便出隊的，是在各方面的形象給人家一個非常大的成功環境。

陳：最後一個問題，我們知道新加坡的夜光龍，它是很有名的也是創始國，能不能幫我們簡介一下它的歷史，簡單的介紹過程，就陳君所知道的。

陳：它是在 1967 年，他們是中國所謂的骷顱，骷顱在螢光下呢，骷顱頭的舞蹈呢，在螢光下的這種黑的光，那麼塗上螢光劑的效果，而演變成塗在龍皮上，才製造出第一條夜光龍，如果從那時候就開始呢相傳下來的話，我們的夜光龍就可以發展的比較快速，因為在漆黑的話，你只有看到一條螢光，在那邊舞動，這是非常優美的龍行狀態的動作，在這方面就是夜光龍所流傳下來到現在，我們還是非常的，可以講說，非常引以為榮的，在推廣到世界各地去，這是我們可以講說一個小國家，覺得非常驕傲的一個文化。

編號：9 號歐 950204 2006.02.04 PM 02:00 訪問歐君

陳：今天是 2 月 4 號在新加坡訪問馬來西亞佛柔洲歐君，跟他談論有關舞龍的問題？那首先要跟歐君請教，能夠跟我們談說傳統舞龍的特質？

歐：因為我們的師父也是這個福州派的陳源基他們，這個惹蘭勿剎也是他的，所以我們舞龍也是福州派的。

陳：我有聽聞，好像馬來西亞的舞龍發展的比較早？

歐：我們馬來西亞發展的龍，要比其它的那些龍隊又不同，因為我們馬來西亞裡面大都是自己闖出來的招式，跟新加坡有點不同，我們的跟新加坡的福州龍源頭是一樣，所以我們的跟福州龍一樣的，我的二個弟弟都做教練，大哥也是，他以前很久也是，所以我們不會發展一樣，剛惹蘭勿剎他有講我們也一樣，這個，龍珠的形式也是，跟我們一樣。

陳：你覺得像我們傳統跟競技舞龍，有什麼教育價值，比如說像團隊性的價值部份

歐：這個舞龍，在我們中國傳到現在，在馬來西亞是一種文化，所以我們就不能夠把它廢掉，所以我們繼續在玩這個舞龍，不過以前我們玩的時候，起初我們是沒有拜師父，自己闖的，後來我就正式式的去把這個文化發揚起來，所以我就拜這個新加坡的陳源

基為師父，所以就在那邊學到了，就順便在那邊發展，因為龍好像講，是我們中國文化的一個根，是不能夠少的，如果我們缺少了，我們就會把它找回來，一定是，這些是我們的文化，舞龍這些是我們的文化，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保留下去，我們的會社宗旨是這樣的，

陳：像舞龍通常都跟宗教跟信仰有關連，能不能為我們說明？

歐：這個跟宗教來講，就是舞龍大多數都是在佛教裡面，他們不知道龍是在我們華人上的重要性，所以他們不覺得很有得失，就是我們自己中國人就認為說舞龍，龍是我們中國文化的象徵，龍一定在皇帝身上才可以有的，以前是這樣的，所以龍是很重要，所以根據我們華人來講，我們馬來西亞來講華人，就是講中國人叫華人，那我們華人來講，他是一定要保留下去的，所以我們馬來西亞也有很多龍隊。

陳：在請教在舞龍的宗教和信仰的部分 我自己也有帶龍隊，我們學校的龍隊去廟裡表演，通常我們都會先去行個禮，在龍的傳說裡面，它含有宗教意涵，比如說海龍王等，那對宗教信仰的部分，歐君有沒有什麼看法？

歐：沒有這樣講如果我們講這樣，就是法制，老實講，我們這邊的社會黨現在已經很缺少了，政府已經把他們通通，就是要把它們消

減，就是不能夠講這個，舞龍就是舞龍，舞獅就是舞獅，那就是不要跟宗教或政治搞在一起，不要扯在一堆裡面，我們是政治歸政治，文化歸文化，不能在一起並論不能夠，就是這樣。

陳：在馬來西亞對於舞龍，對那個經濟或觀光層面，有沒有什麼影響或有沒有什麼表現？像香港在辦那個 2005 年至尊夜光龍比賽，開始有門票的收入了，實際上他是經濟活動的開始，歐君有沒有什麼看法？

歐：現在舞獅舞龍在馬來西亞很難有區域上的範圍，因為老實講，我們在那邊有些是那個宗教不同，唸的書也不同，他們唸英文的，會對這些文化對我們華人的文化，他們不太了解，所以沒有什麼人去學，不過現在開始就有了，我們也在兩間英文學校裡面去教他們，他們現在有些，有些不是通通是有一點要學，所以我們就趁這個機會，把他們帶出去，就等於說他對他的經濟觀光價值部份還沒有說相關的效果，不太好，舞龍舞獅團體經濟不太好，

陳：舞龍跟政治跟族群部分想我們台灣的比較簡單，政治跟族群在馬來西亞，對舞龍有沒影響，歐君有沒有什麼看法？

歐：現在馬來西亞，現在對於那個政黨要來選舉那個議員的那些政黨，有些都會在這個舞獅舞龍那邊那個經濟上幫忙了不少，有拉，現在開始有這個現象。

陳：那社區認同部份呢？

歐：社區就比較多，因為那個我們那邊那個鄉會，那個團體，就有舞獅舞龍的，時常都有，如果他們有什麼這個紀念日，如過年紀念，他們就有請舞獅

陳：那社區參與的會不會很熱烈？

歐：熱烈，講熱烈也可以，不過，不是很踴躍的去支持，不過，有些就是很支持的，所以，支持的比較少，不過他們都會支持一個社區的團體，他們都會的。

陳：請教有性別主義問題，像台灣女子舞龍在就很少，我想問馬來西亞有沒有？我們以前好像有一個禁忌，古代的在我們中國文化裡面，龍它是神格化的東西阿，龍就好像神物，都不讓女孩子去碰，歐君有沒有什麼看法？

歐：不過我們馬來西亞就不會，不過我們馬來西亞的女孩子，對於這些是一個運動，好像我們在運動這樣，她們不會玩的，所以就是很少女生舞獅舞龍的，基本上是沒有限制，沒有限制，很開放的，不過就是她們有些不太喜歡完這些東西，她們是現在，現在開始這個讀書比這些東西還重要。

陳：就文化傳統的問題，歐君有沒有什麼看法？

歐：他們不會參加這些文化，兒童也不會參加，很少很少。

陳：其實這個活動，台灣也是都有這個問題？

歐：他們可以讀書很厲害，所以我們馬來西亞，現在讀書的那些孩子很厲害。

陳：那我想再請問，像比如說我們舞龍，在參加比賽，大家都在搶第一，搶第一就會讓錦標主義產生，請問歐君有沒有什麼看法？

歐：這個政策我們不鼓勵，錦標主義這個部分不鼓勵，為什麼我們比賽是一種交流的，如果你把錦標放在頭，我們的隊伍不是這樣的，我們是盡量去發展，譬如說我們發展，對錦標是不太說喜歡，所以很多比賽我們不參加，我們已經拿過，從我們的社區裡面的冠軍，也拿過全國的冠軍，不過有些隊伍，好像有些失敗了，他是會警告你。

陳：像我們台灣有比賽，像得到第一，這把個金字招牌拿出去比賽、出去表演，價碼可以提高，他們的意思，我得到全國第一，我出去表演，價碼可以因為這樣來提升，所以基本上錦標對於那些社會團體，比如說社會隊伍，它們是很注重的，請問歐君有沒有什麼看法？

歐：因為老實講，有些團體是這樣的，他把這個錦標，看的很重，他要靠這些東西來維持它們的經濟，維持他們的生活，所以他們就是把這個錦標看的很重要，如果我們的社團，是以發展文化，就

看不大重要，這個錦標。

陳：馬來西亞，他是不是每年在雲頂不是有一個國際性的舞龍舞獅的錦標賽？

歐：那個老實講，我也是我們馬來西雅舞獅總會的一員，他們比賽的是，老實講有些隊伍不是國家隊，他們是以這個感情來邀請過來的，所以有的時候，把這個錦標看的很重，他不能夠可有可無。

陳：在台灣，像我自己推展，會遇到一個問題，像很多父母認為說，他們將舞龍，跟其它藝陣放在一起，像台灣很多八家將，他們八家將他們都是有帶那種像兵器的東西，當兩團碰在一起的時候，他們都互相會比較一下，就是會有爭吵發生，所以很多家長不願意學生來參加這種民俗藝陣，像我現在參與的這幾年，人員的招募不容易？

歐：老實講在我們領導我們的隊伍，我們沒有和人家比的想法，你要跟我比，我不要跟你比，你認為你是第一，你就拿你的第一。

陳：就比賽來講，歐君比較有這種理想，不要去和別人競爭，只是單純的把傳承工作做好，歐君你是不是這種意思？

歐：比賽，有時候我們比賽也是，他們怎麼樣去耍手段，OK你拿，你拿去，我們不要跟你爭，我們是這樣的，我們就只是講啦，我們就發展我們自己華人的文化，其它的我們不管，你們怎麼樣競

爭，怎麼樣去耍，我們不管，我們就是這樣，我們的宗旨是這樣的。

陳：台灣的舞龍，目前比東南亞國家水準還低，我就覺得說，是不是台灣人比較不尊重那種文化，就是說好像本身我們自己的文化，我就不用再去發展，所以相對的，這幾年的水準都比東南亞國家還低。

歐：所以阿，我都會，我盡量，盡量我們做到很好，至於怎樣好，我起了一個，我們起了一座，一個禮堂很大的，可以在裡面打羽球，可以在裡面作宴會，作其它文化的活動，很大，我的會，我們的長度是 110 周寬是 60，寬是有這樣寬，長是有這樣長，我們裡面有 10 個羽球場，可以臨時拿來租給人家，好像把宴會我們租給人家，我們就把我們的經濟用好來，我們的想法就是這樣，我們不要靠，如果太靠別人，很不理想。

陳：那像在馬來西亞一個龍隊，要不要跟國際總會或舞獅會的這樣的一種機構去登記？如果說有登記得的話，就可以估計說現在馬來西亞大概舞龍隊有幾個。

歐：我們馬來西亞是這樣的，有些有參加舞獅總會，有些有參加龍獅總會，

陳：你們是兩個組織在發展。

歐：兩個機構我們在裡面舞獅總會，裡面也有龍獅組，這個龍獅總會也是龍獅組，所以馬來西亞是這樣，它們現在在雲頂的，的組織就不同了，它們在馬來西亞，只是一個州裡面呢，龍獅隊一個州裡面，你們在台灣來講呢，好像高雄啦，什麼什麼的一個地區都會來的，它們就是以感情那邊，我對你有點感情，就叫你什麼，就要請你過來，它們就是這樣，

陳：馬來西亞有幾隊舞龍隊？像台灣很多像我們那個縣，我們在正月，差不多 16、17 的時候，會辦那個炸龍，那個小學的隊伍像我們每年去比賽，一個縣，一個縣不會很大，我們那一個縣是台灣最小的，人口最少的，大概十幾萬人而已，我們的隊伍就三十幾，那個去比賽的當然不是說玩的很精的，就是說國小的。

歐：隊數大概差不多有十多隊，我們馬來西亞不曾有很多隊伍，經濟上還很多負擔不起，所以這個龍隊很難組織成。

陳：像我自己訓練舞龍，像我們學校就有 4 條龍

歐：老實講，像你們台灣在這個帶頭裡面，台灣以前沒有什麼龍隊，我們去到我們就把那些龍隊在台灣，把它發展起來，所以過去你們台灣會館來的，台灣會館裡面的一個主，那個神一個主裡面，你們那邊的總統，對那個祖什麼媽祖，台灣政府都有封過它的，很厲害的，現在我們那邊，在泰國的發展，我們都有幾個人會在

那邊是我們去教的。

陳：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沒有辦法有長時間訪問歐教練，但還是很

謝謝歐教練，接受訪問訪問及說明。

編號：10號吳 950223 2006.02.03 PM 02:00 訪問吳君

陳：今天是 95 年 2 月 23 號，我們在東南技術學院訪問舞龍薪傳獎得

主吳君，跟它談談有關舞龍的相關的文化內涵部分，那我們首先請教吳君能不能談一下傳統舞龍的特質。

吳：好，那我個人覺得就是說假如傳統龍和競技龍的話，那我覺得就一個觀念裡面就是說，我們要讓新社會的人知道說，競技龍是走向舞龍運動化、競技化，以目前來說是有 9 節，然後有長度、重量，然後有場地等等等等等的限制，就像一個現代競技的一個比賽一樣，那這一條路線，除了這一個以外，其它都是傳統龍，我們這樣子第一個我們先分清楚，然後傳統的舞龍裡面，我們不談大陸，因為我們能談的是說，假如談大陸的話那就變成是，太…在研究工作上面那真的是太多了，尤其它用舞蹈來分類的話，根本上它已經是多元文化，太多，所以說我們限定在台灣的传统龍，那傳統龍裡面我們也只能講說過去現在的差別，早時的傳統龍涵蓋什麼，一樣有點什麼，點燈，接著用汽車電池背在身上，阿然後中間一樣有燈籠，也一樣有這個東西，然後又有分成怎麼樣，布的龍就是中間，龍柄的中間沒有用藤圈，只有一塊布，人家說軟腹龍，硬腹龍，也就是說，其實有不同的講法，包括上路龍、下路龍、文龍、武龍，上路龍，就是說那種龍就是說在空中一直飛翔，飛翔，飛翔，就是上路龍，下路龍，剛剛已經，你已經知道了，包括它們的過去這麼多年來，我去參與以後，老前輩說的，

北、中、南說的又不同，因為北部的龍比較輕，但是南部的龍它做的比較，你曾看過用鋁做的龍頭跟龍尾嗎？現在雲林還有啊，你想看看那個龍頭 20kg 30kg 它有辦法舞，包括說泰國也是一樣啊，它的也很重啊，傳統的啊，像新加坡早期也都是很重，然後這一種傳統龍，裡面所產生的分類就很多了，所以說，簡單講來說，就是說不是競技龍，就是我們傳統龍，可是傳統龍裡面就是說，它最主要早期就是一句話，配合廟宇，然後作慶典，它沒有別的活動，最多有什麼，叫做四四巨龍，它只是在春節，或者特定的國慶裡面作大龍的演出，這也是一個傳統龍啊，包括它噴火，包括它噴煙，包括它龍 44 個人，然後去做交替，那麼大的龍，那麼大的重量吼，舞動起來，然後後來演變成就是說也有旗子，對不對，也有噴煙，還有過火，火圈，然後龍去跳火圈然後雙龍，因為現在北部有很多雙龍啊，雙龍舞起來很對稱啊，那你說現在競技龍在某些競技來說，除了它們沒有像人上架拉，那些肩膀上以外，其它的，它可以講說它，舞的一條龍變成生龍，非常生動，尤其是布龍它一停下來，就完蛋了，因為垮下來，它們從頭到尾它有萬能的，龍不能停，什麼叫做軋龍，兩隻龍就是你幾個人，我都不管它，就是能一直軋，誰軋的比較久，沒有體力，就算輸，這種競技也有啊，就是在兩個競技，人家說龍和龍在遊街的時候，

兩個來軋龍啊等等的這些問題裡面，包括說傳統的競技，也要在裡面去考量，一個傳統龍裡面，它包括早期的，不能女人啊，可以女人穿過去，但是龍舟以前早期也是，不能女孩子坐啊，對不對，但是後來會演變啊，這個演變也是一個值得參考的一個東西，那所有的競技裡面，傳統龍裡面也有很多禁忌，這個，又是一個例子啊，各地有不同的禁忌，北部有北部的，我去屏東的時候，它說我這個是童乩龍，我去那個馬來西亞，去跟它們遊街那個羅佛古寺的時候，隊員裡面就有人起乩啊… 起乩就要照人家起乩的路線去走啊，因為起乩啊，它整個模糊掉，人就要跟著它舞啊，它說要舞龍頭就舞龍頭，要舞龍珠就舞龍珠啊，後面的人就要拼體力啊，傳統龍後來有旗子，來演變成大旗，這個是馬來西亞，理論上應該是濱城，按照我研究那時候我寫的這個書，我馬上希望一年裡面出書，就是說我馬上去新加坡跟馬來西亞，我用我的角度拿取，我也出一本簡單的功夫給大家，然後再跟現在的馬來西亞跟新加坡，我在去印証，我先把我的15年前的一個資料用好以後，然後我弄出來以後，那是我15年前得到的一個資訊嘛！然後你現在的演變，只要我15年前跟你現在的狀況一對比較就知道說你的演變是怎樣，因為你的過去在我手中15年前你給我的是什麼東西嘛！就好像15年前別人到台灣來有沒有競技龍，沒有競技

龍這個東西嘛，但競技龍是誰講的？你講的我講的大家都不一樣啊！夜光龍、螢光龍、到底是什麼龍？以上我講傳有關於傳統舞龍的特質裡面，包括不同的演變，還有場地的表演、還有附屬的東西，就像有的有龍鳳，有龍有鳳，有蝦兵蟹將，照片上都可以看到的啊！而且事實就有如此啊？現在在遊街的時候 龍的旁邊有蝦兵蟹將啦有魚啦，什麼都跟在旁邊，就像燈籠一樣配合它，這也是傳統龍。那最後我剛剛講過就是說屬於苗栗的炸龍，它是另外的一種習俗屏東埔鹽每家都有一條龍 20 年前查訪的時間至少有二十條龍，到媽祖慶典時就叫一些人出來舞，平常就沒有，這也是個禮俗，傳統龍走到那裡都有不同的演變，軍中有軍中的，在過年時軍中的龍是個特色。

陳：再請教，吳君有關競技龍這幾年很興盛，競技龍它有一種特色，它有九節，就是表演的人數比較少，很適合現在工商業社會，競技龍它舞的技法比較生動，也比較能吸引一些觀眾，不知道說吳君對競技龍在台灣發展有什麼看法。

吳：因為人數的關係，還有整個社會的變遷以後，我覺得說用一個簡單的方式來談我們的競技龍的特質，就是我們過去看到美國、美式足球前面的啦啦隊，跟職業籃球前面的啦啦隊，在 10 年前它們只是平面的，透過那個彩球，然後跳一跳翻翻滾滾而已。可是

現在競技啦啦隊 競技龍隊 為什麼會用競技龍？到底是誰用
競技舞龍，沒辦法查到，但是至少我本身為什麼想要用競技龍來
解決問題。但是競技龍本身跟競技啦啦隊已經有關係上的連接，
它可以兩個人的、它可以疊四個人的、可以疊6個人的，所以將
來的競技龍理論上不能限於只有兩個人，它應該會繼續發展，繼
續配合燈光、配合道具，當然它不要去做太被科技所影響，不過
它要9個人10個人，用團隊精神來變化出來的現代技巧，包括
你們各位也強調它可以把人拋起來，2個人可以拋多高2個人可
以接。同樣的舞龍在這方面，也有某些極限，這些極限當然有待
大家去做。可是它是一個特質：就是這個競技龍是我們這年現代
的社會，能多一項現代社會的運動，但是別忘記了紮實的團隊精
神默契的表現應該要顧好，假如我們過於的變成高難度的運動，
事實上在基礎上的發展，它並不是一個正確的方向，但是我們也
希望將來有一種就好像我們扯鈴一樣，扯鈴教學也是教它很基本
的，但是你要一個選手扯了三個鈴，那要多大的苦練，那假如大
家都是扯三個鈴的話，那你說對不對。我就說這樣子要多少磨練
多少技巧，不是說不能發展，可是還是要有個適度，因為它是一
個團隊。我覺得競技龍的特質很適合現代，競技龍本身沒有劇
情，因為民俗的東西，在喜慶上面，其實在民俗的東西裡面假如

要上舞台的話不是只有技巧，所以說競技龍裡面，它做不到的可能也是一樣，因為民俗的、一般傳統龍的話，假如透過戲劇化，就好像現在少林寺它武功它已經變成是一個企業，就像是踢踏舞人家已經把它變成一種踢踏舞的形式而且它能持續性的，話劇性的或著是叫做劇情性的演出，傳統龍可以做到的。我們也希望神龍出海，海龍出現，或著是雲龍出現，這些都可以在傳統龍裡面做到的。可是競技龍的特色裡面，變成就是說只有技巧，所以說這一個傳統龍它沒有辦法像傳統，不過我希望它是變成另外一種運動。那反過來說，今天競技龍假如說我是一個基督教，我不接受龍，請問那我要如何推廣？我希望沒有頭沒有尾的一個活動，那我暫時叫它鋼管龍、風管龍，那它是不是一種運動，沒頭沒尾，那我做一個高科技高技術的一個表演啊！我的棍子可以五花色彩，我可以再加很多東西，它想要成為一種運動，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說我覺得說競技龍也不一定要限於就是說我們自己中國人玩龍的。

陳：那再請教吳君，吳君有在推展舞龍，也得了相當的榮譽，傳統舞龍、競技龍當中，有什麼推廣的價值，可以為我們說明？

吳：其實在這個 10 幾年前出的那本書裡面，我也把它濃縮了，我麻煩你從那本書上就可以得到答案，但是我要告訴你的就是說龍文

化的層面，我簡單的說它是文化層面是傳承舞龍的文化是狹隘的想法，第二個是體育運動的觀念，這是現在人很不容易做到，叫做團體運動。

陳：這個會提到體育的，我是第二次聽到，這個我有很深的感觸，第一次聽到是在新加坡聽陳師父這麼說，它不只是當成民俗，也把它當成是一種運動，我覺得說這種觀念是很好的，個人認為你們的輩分很資深，你們比較有辦法看到這種深層的部分。

吳：這一點我再補充一下，因為除了文化方面的層次、體育方面的層次以外，另外教育裡面還有一個叫做團體活動，那因為我們現在沒有團體活動，現在都是求自我發展、自我表現，可是一個龍裡面它沒有自我，它是一個團隊，然後在第三第四個，在經濟價值裡面，我們只要繼續傳承這個東西，它是有很多的觀光的價值跟特色的價值的。

陳：再請教吳君在舞龍的宗教和信仰這部分。我自己也有帶龍隊，我們學校的龍隊去廟裡表演，通常我們都會先去行個禮，在龍的傳說裡面，它含有宗教意涵，比如說海龍王等。吳君對宗教信仰的部分有沒有什麼看法？

吳：我想在國外，韓國也有舞龍、日本也有舞龍，到亞洲華人地區裡：比如說印尼都有，讓它們接近異族不同的文化，從不同的族群中

接受這種不同的文化。日本人對於龍的看法、韓國人對於龍的看法，都會有演變出不同的差異。但是那是比較屬於黃種人的信念，但是在國外的信念：像包括德國也有這個龍隊、美國也有這個龍隊，它們理論上來講它們不太像日本跟韓國，日本跟韓國人在舞它已經有些演變，但是美國人它不太接受這種文化，但是它會欣賞華人社會的文化，用欣賞的角度。日本人它就會接受舞龍慢慢就會有演變 日本的舞龍它有角、旁鰭、什麼都有，日本的華僑舞我們的龍，它那個也是演化後的，韓國人也一樣，穿著韓國的衣服舞那個龍都有。在台灣我是覺得道教跟佛教都很接受，因為佛教也覺得龍是一個很神聖的東西，那道教就更不用說了。還好有道教一直在推展這種傳統體育性的活動，假如沒有照這樣傳承、推廣的話，就要落沒了。有關信仰的方面，我們還是要感謝道教的推廣，可是目前所有的廟宇不管是大廟、小廟、包括指南宮、包括所有的廟宇裡面沒有人養龍獅隊了，而是周邊的信徒去邀請舞龍舞獅配合這個廟。我們也希望在這個廟宇裡面，本身能夠組織一個龍隊，那現在我們三重的先嗇官，它也願意接收這個神龍來照顧它們，那我們希望是說：現在各地廟宇都能接收 讓它們能夠依附，可是很多現在規定它信仰的價值，可是我們應該要把它當作是一個運動團隊配合廟宇的活動，可是畢竟廟宇本身

在現實社會裡面，它有財力，那一個社區龍隊，它要組成，社區龍隊可能就沒有辦法。那當然有些人講說我們不要跟廟宇太過接近，以學校立場來說，是學校歸學校，它是一個團體，可是社會龍隊它本身，只要不是一天到晚靠廟裡面變成是一個叫做，現在外面有很多那個…那種比較不同的，包括八家將，但是以龍隊來說它不會跟它不一樣，所以信仰跟宗教對於這種傳統舞龍是一個很大的才財力跟精神提供它們活動跟空間。

陳：那再請教，吳君我們知道香港跟新加坡夜光龍比賽，都有在賣門票，像苗栗的撈龍，它們在辦這個活動，其實也是在促進觀光，那我想說，就教授在推廣 20 幾年的舞龍活動當中，對於觀光跟經濟有什麼看法？

吳：我想已經各鄉鎮要發展觀光各縣市要發展觀光，這是時代的潮流，那時代的潮流噱頭裡面，以外國人的眼光裡面，我到台灣來不是看你外國的文化，因為你在怎麼學，也學不到國外，你講英文講的在好，你也贏不了英國人，我這一句話，應該沒有錯的，那你說日本文化，你不是日本人，很多文化你在怎麼學，也是沒有辦法，不過總而言之以外國人的眼光，它在看你文化的內涵，我來這邊外國觀光客，你的涵義你的歷史你的發展，然後你可看性，有沒有跟得上潮流，所以說我們要創新，但是又不失原有文

化的保存，這一點，在我個人看法是這樣子，在發揚跟保持傳統它畢竟有某些衝突，可是這個就是參與者的必須要的考慮因素，那有關於經濟跟觀光我們是用它的層面再一起的時候，我們就發覺，很簡單一句話，某些方面，它會有叫做不同的負面，比如說我以苗栗炸龍來說，假如炸龍，另外一個角度，很簡單現在社會不能放鞭炮，台灣到底在這個春節期間，是不是可以跟新加坡一樣，只有春節開放鞭炮，很特別的，可是目前法律上都不能，然後這些問題裡面，產生一個問題就是說，因為我們還有一個陋習，收紅包，那請問，是不是官方助長這一些團體，假如你沒有向新加坡一樣的約束，那造成，最近大家也看到一個新聞，就是尢仔先三個五個，可是現在我們一個舞龍的團隊到苗栗去參加遊行隊伍的時候就發覺，就有一個拿著獅頭，就是一個尢仔先，它就是要去干擾，然後這一種負面影響，造成這個隊來掃街一次，明天又另外一些人來掃街一次，然後造成負面的狀況，那不要小看這負面的商家，這負面的反應，會造成交通的阻塞，這一種不經過約束性的發展觀光跟活動，變成是亂七八糟的話，那另外一個角度，是不是變成黑社會角頭的另外生財，你不能不去信，不能不去考量阿，所以說在這個負面的觀光價值裡面，你除了正面的意義以外，問題就在這個地方，那另外有一個問題，以政府裡

面，它們撿現成的就以台北市來說，所有的活動裡面，它不會去，文化局文建會，它不會去關懷你所有民間的這些社會團隊，它只是需要你的時候，叫你來表演，不需要的時候，它根本連組織連去認識你它都不需要，那這一種叫做爛，叫做沒有規劃性的一個文化的，不是約束，是一個輔導是一個控管之下，這一種的活動，到最後，就變成是說，人家講說雜亂無章。

陳：關於講吳君的這一部分，今年過年我去新加坡，想回應吳君剛剛講的那個雜亂無章。這次去新加坡，我覺得它們真的是很有制度，它們若去跟人家要紅包，一定是總會有發執照給你才可以去，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它要去商家前，一定是先發一個函，商家有回函才去，去的時候，不是隨便舞，最少是舞個二十分鐘到三十分鐘，那相對，它們得到的酬勞比較高，不像台灣，你可能是隨便舞個獅頭就要跟人家要一百兩百，而它們不止在舞獅，它們真的是在做採青的動作，我去觀摩很多場，它們的紅包是以新幣來講 388，台幣換算起來大概七千多塊，它們如加龍下去表演，最少是 988 或 1338，那我覺得說，有這種正式的規劃的話，對於要紅包這情形可能會改善，比較不會像台灣現在雜亂無章。另外請教教授，以新加坡的例子，它們是多種族國家，那實際上在舞龍都是華人比較多，在台灣有個很有趣的現象，根據我去做

觀察，閩南人比較多，但實際上，這種舞龍技術的傳承，好像是從大陸傳過來的，想請教的是在政治跟族群部分，有沒有什麼見解，另外很多人認為舞龍的孩子都是比較不好的小朋友，甚至跟中輟生畫上等號，甚至把它當成比較下階層的人活動的項目，教授對政治跟族群這部分有什麼看法？

吳：任何和文化，其實政治干預文化絕對是不對的事，但是政治絕對是會影響文化，我舉一個，另外一個例子，我們各地的龍舟比賽，我想現在都被政治化，也就是說誰是現在的縣長，大部分都鄉鎮縣長誰主導，那然後它就會去專門去投資在龍舟比賽，過去龍舟比賽不是，是屬於民間的，以二龍村來說，它是兩個村的一個比賽，它是傳統的比賽，到最後政府干預以後，對不對，講這句話我們不是排那個政府，那一年S A R S全省各地的活動都停掉，只有宜蘭二龍村舉行龍舟賽，我們的總統阿扁蒞臨，原來只有兩個村的繼續一個禮拜的活動，後來演變成很多隊伍來參加，邀請然後獎金給人家，然後變成這個活動，我實際上問它們老隊員，我說你們希望這樣嗎，它說你在怎麼比，你也輸給冬山河，對不對，那目前原先宜蘭不是在冬山河，是在梅花湖，只有兩隊，只有幾隊村裡面在比，在梅花湖比不是在冬山河，這樣子的演變是

好是壞不管，不過前天昨天我出院以後回來，我去參加一個，因

為我覺得要喜氣一下，因為我得薪傳獎，總統每任何總統年春節的時候，叫做春節聯誼，就是全部邀請，我這次是邀請在總統府前面的那個叫做台北賓館，然後邀請這些藝術工作者，那老實不客氣講，這是政治正義來協助我們藝術的這些工作人員的辛勞慰問，可是我卻發覺兩個問題存在，第一個，早期十年前，我去看的全部都是外省，因為那時候台灣人，所有的文化永遠跟不上外省的，各位你想從戲劇美術文化這些，因為我們討生活就艱苦了，所以說看到幾乎都是什麼戲劇，什麼豫劇，什麼全部，可是我經過七年，我五年以後沒去，我這次去看，全部是台灣文化，包括原住民，那一些老的人不見了，當然也許它不喜歡扁政府但是至少，到底對不對我不講，可是看到的都是新的面孔，都是現在推展的台灣在地文化，這有沒有錯，我不敢講錯，可是假如政治可能干預文化，它絕對不是一個好事情，因為真正的文化，沒有人，就像我們過去的國民黨的文化裡面，造成我們有很多政治的藝術，現在講族群，其實福州龍，廣東獅，在馬來西亞在新加坡在東南亞各地，包括台灣也是如此，只要你走到哪裡，你跟人家講福州龍廣東獅，就這一句化而已

陳：曾經聽到一個武術前輩在講，它說我們台灣的龍獅技巧跟技術，大部分都是從東南亞傳進來，我當初的回應是，當時可能是國民

政府跟兩岸比較對峙，很多文化我們不能交流，可是外面的華僑，它們對龍獅當成根在經營維護，它們去大陸已經學到很多，而我們台灣則是透過華僑的管道學習，我不知道這樣的講法對不對？

吳：錯，文化大革命，不容許有民俗活動，現在我告訴你，我不是批判這些老者，我非常尊重它們，但是我所有的不管龍舟舞龍，包括舞獅，我去做全省性的訪問，從二十多年前到現在，每一個都是認為說它技術最好，它懂的最多，可是請問一句話，我先講我認為我懂得不多，我雖然接受現代的資訊，我雖然不敢講跑過世界少數地方，可是對於歷史跟我們自己本身的台灣文化，我大概我覺得我可以講一下，這個觀念，首先我們先講，當我十五年前到新加坡的時候，新加坡本身也不知道大陸怎麼樣，因為畢竟還是一個隔閡的世界，請問我在十二年前，兩岸通的時候，我到大陸去，我從西安北京廈門，包括我去函給廈門文建會，文化局，它們給我的結果是，我們目前正準備恢復民俗文化，那請問文化大革命，有這種活動嗎，可以燒香拜佛嗎，全部都革掉了嘛，你說傳統的舞龍，有阿，民間還是有，但是那其實是小地方不能宣張的，根本沒有，它沒有請問它們有什麼技術發展，它們有的是保存過去留下來的東西，會有舞蹈的人，它透過舞龍表演去呈現，可是在民間的話，沒有，你如果不相信，你問深圳的龍隊，

它們哪一個超過二十年的，講阿，你講阿，請問它們現在，湖南，我們講師範學院，請問它們舞龍有沒有超過二十年，學校容許它們舞龍嗎，對不對，你說東南亞去那邊學，學東南亞這個銜接不上，我不認為，這是印證文化大命一句話，然後問它們，大陸的龍隊，有誰是有歷史二十年的，絕對沒有嘛，接著回到台灣，因為我們當時，交通不方便，資訊不方便，請問這些老前輩，假如換做我一樣，我四十年，二十歲的時候，我知道世界是怎麼樣，我是足球專長，我知道世界盃，已經是人家企業化，已經是那麼的一兩百年的歷史，我不知道，井底之蛙，我是一個現代的體育工作者，當我在十年前世界盃在法國的時候，我才知道說，原來它這麼企業化，那然後請問一個，我非常佩服這些老前輩，可是它們真的很自大，它們聽到只是局面的，但是你說福州龍，福州龍廣東獅在台灣，確實是這樣子做，那你說靠華僑來學的，我說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因為過去華僑，我們這個地方是落後地區，附近的菲律賓那邊的華僑，我們認為有錢，香港的，泰國的華僑我們從僑生裡面感覺到它們這些有錢人怎麼可能來這邊教你們舞龍舞獅，台灣吃不飽的，大家都拼命還來談這些，所以這個局面不對的，別忘了其實我們也不用把這個煩腦太多，因為必竟在民國老一輩子台北，我根據查一個九十歲我那本書上有寫，八十

歲的人它講的，它說早期三十六年進來的時候，民國三十六年一批人進來的時候，前面還有一些人都進來的，然後在中央市場，就有一個鑄鼎，「鑄鼎會社」它有一個師父，它是福州人，然後它就開始那時候假如以我們台北市最大的話就有教學舞龍，然後你到台南去，台南的福州龍，是龍的因為我有那時候照片，也就是當時在五六十年的時候，福州的人來它會介紹因為它們人多它們會介紹龍，由這個地方漸進轉化為本省，本省是以舞龍隊來講，因為本省的龍它可能要追溯清朝的人進來有沒有去傳統舞龍，跟最早的龍隊我看到的資料裡面是台南的龍登隊跟台北的天師公它有像片，別的話我就不再講了。

陳：請教吳君就是你在指導三重舞龍、坪林龍隊，在推動舞龍對於社區認同度層面，有什麼看法？我們要怎麼樣去經營傳統龍隊，或在其它方面有沒有什麼比較特殊同層面的問題可供探討？

吳：社區認同我一直覺得說，因為最新產品的東西越來越多，大家都追求新的東西，要一個社區對舊有文化的接觸，那必須要有指導有根有用心，否則它會很辛苦，今天要主持一個媽媽的不同舞蹈什麼什麼都可以，可是你今天要一個媽媽來做傳統的跳鼓或是什麼，它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同樣的你要這些男女來舞龍，在社區的程度方面要靠非常有力跟有心的人士，因為畢竟早期在傳承在

訓練一般人都沒有去接受，那我們新的東西比如我說們一批新的老師體育老師，我們可以一堆人馬經過八小時的訓練就可以舞龍，可是過去可能很難，但我們現在可不可以，可以呀，你只要給我八小時去訓練我就可以讓你去表演，你要熟練一百八十小時你還不熟練嗎。

陳：再請教教授，在我們中國古代文化裡面，都覺得女孩子都是比較不好的，甚至以前我們在舞龍的時候，都不准女孩子去靠近龍也不能去摸龍，現在的社會在改變了，想請教教授對於舞龍部份關於性別主義問題有沒有什麼看法。

吳：我想其實我去馬來西亞看到不同種族有馬來人也有印度人，然後我們的華人在異族裡面，它的小朋友它願意接受，因為這是會馬上顯現出它的特質，它願意敲羅打鼓在街上然後穿旗袍，穿中國式功夫或者是比較特色的一個活動演出，穿古代的古裝去做街上的遊行，這些裡面就是說因為它有壓力，就是說我是中國人，中國人不是說大陸那種，就是我是屬於黃種人我是屬於華人，然後在東南亞講華人，它願意去接受它願意去呈現，那是一個環境，可是在台灣的社會裡面，請問我們的服裝是什麼？舞龍服裝該什麼（都還沒有一個定論），可是現在競技龍可以了想辦法用一個比較炫、花俏（亮漂），可是一般傳統龍我們要穿什麼服裝去舞龍，這

都是一個問題。包括我其別的國家考古文獻包括所有的戲劇學校，譬如說台灣戲劇學校還有早期內湖專門復興劇校，我去問它們的服裝，我說舞龍要穿什麼服裝，也問不出所以然，所以說由現在的演變成包括性別的問題裡面我必須要講的就是說，因為過去對於女孩子本來不可以出來拋頭露面，一直演變演變現在，可是問題是一個女龍隊，它在一個肌力上面必竟比男龍差了一點，一直要發展成女龍隊的話，它也就是要透過它是一個很好的特色，因為假如把它減輕更競技龍的特色的話，很好，問題是傳統龍可不可以？可以！一個美麗的很精緻的少女來當舞龍珠的話，你有什麼感法？對！它也是一個噱頭呀！所以說我覺性別差異也可能不會有任何突破，問題就是說你如何呈現。

陳：再請教吳君錦標主義問題，實際上舞龍在走向競技化，錦標主義一定會存在，職業隊伍，它會為了這個錦標來為自己的隊伍加碼，在學校也是一樣會有這種情況，很多教練也會為了要拿下第一名來保有隊伍的生存，想請問吳君對於錦標主義這個部分有什麼看法？

吳：假如以一個民俗傳承的一個方式，我不讚成一個錦標主義，因為舉個例子來說，就拿你的扯鈴來說，基隆的中正國中它是不是有一個民俗技藝，假如它永遠都當一個樣版，它去壟斷所有市場，

它永遠是延源不斷的在發展，請問別的學校要不要？那我要多久之後才能跟你一樣？所以說在一個教育體系裡面，教育體系裡面明星制的一個問題並不是，因為現在顯現一個隊它永遠是最強的，裕隆都是打第一名的後來大家會怎樣，那當然大家要改規則呀！簡單呀！那我找國外隊員一、二個，這就是職業的變更，不是講不可以，我馬上突破你，我不要你台灣球員，那就好變成職業，那我買二個球員來，一個二個外國球員來是不是改變了我們錦標的東西，有沒有隊？可以為什麼不行，不然你沒有可看性，那今天這個錦標問題就出來，第一個你不能讓它變成獨打，第二個你換一個角度假如沒有建全的組織，第一名有用嗎？

陳：請教一個問題，吳君你在台灣推動舞龍，學生認為你是教父級的地位，不知道你在台灣推動舞龍這個過程當中，有什麼感想或是什麼收穫，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吳：剛才那個我還可以補充一下，必竟我們沒有透過組織沒有正式一個，比如說學校它需要教育部，比如說你全國性的組織裡面，老實不會去講，很簡單的問一句話，我們現在有一個龍獅協會，那請問現在的這些組織的人到底知不知道現在的龍跟獅根本不在一體，在一體的只有那些職業團體，其它的沒有，你們把龍獅放在一起這根本講不清的事情，幾乎都是獅子自己的人在玩這個龍

獅，包括全國我們的民俗運動最早的這個協會，請問它對舞龍付出多少，它有沒有去做，沒有嘛！那這種東西裡面我們組織不健全之下，社會組織你說隨時全國第一名，根本像誰也不信這一套，然後台灣的組織裡面，學校裡面也不可能透過，因為基本上你就是透過社會這些來辦，然後掛一個學校的名字，然後本身全國包括大專、高中本身，高中體育總會你也不可能主持一個舞龍的一個，假如說你是以單脈相存，我是高中體育總會的舞龍委員會，那我讓高中同學來全國第一名，可是人家講說要九個隊或是八個隊，我們還沒有，因此這個狀態之下，這個值得商確，這個國外其實來說，縱使我們現在成立的是十年、五年，可是在規則上在細節上我簡單一句話，我們的國術比賽在世界上有沒有個底，沒有嘛！國術比賽已經是推擴五、六十年的歷史，請問現在全國龍獅總會請問它是不是一個標準的世界盃裁判，誰都可以掛世界盃，所以以上我是覺得號招名義。接著你剛所講的就是說我在這邊奉獻之外，我是覺得只有一句話，我沒有功勞我只不過盡一點綿薄，我做薪傳因為我來自於不同的資訊，那我透過現代的觀念，也就是說人家已經深入太空要到外星了，我們中國人的傳統我最強，我什麼都是開放，其實我把所有的資料 open，讓大家來參與，這是我目前最大的感想，不是只有我們體育界我們希望舞蹈界，包

括你們看看各位我們要舞蹈化，包括燈光包括變化包括等等的一些劇情都需要一些外面的人來參與，不是只有我們在玩，當然我們更需要有一些種子，什麼種子？人說像是得到癌症的病患，得舞龍癌症一樣的，我們這些種子要多一點，然後我們共同來快樂享受，尤其是明天的舞龍這個龍隊要組成只要有辦法組成龍隊維持十年，你在社會能力的表現絕是優質的，而學校龍隊很簡單，一個學校老師在學校能夠維持十年以上的龍隊，你也會打破頭你也會得到某些別人享受不到的東西，因為確實文化傳承不容易在學校裡面，第二個學生的接受度家長的接受度都是你重大的突破，讓我們共同突破，這就是人生的享受。

陳：謝謝吳君，謝謝吳君接受訪問，吳君講了五十分鐘，很感動謝謝吳君接受訪問。